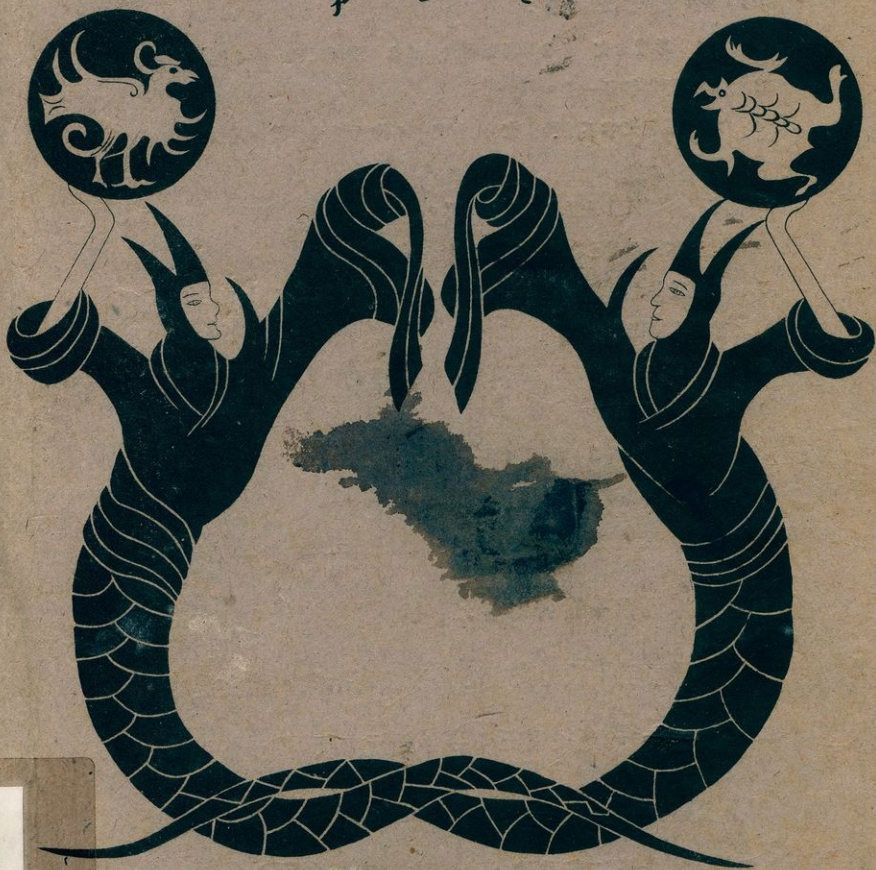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第三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金陵
齊魯
華西

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編輯簡章

1. 本會彙刊專以發表三研究所專任人員之研究爲限。不收外稿。
2. 本刊之主要門類如下：
(1) 考證論文 (2) 調查報告 (3) 重要史料 (4) 書報評論
3. 本刊暫定年出一卷。
4. 本刊登載文字不限於中文，中文中不拘語體及文言，但均須加以標點。
5. 本刊每期後附各篇之中西文提要。
6. 本刊不得刊載已在他處發表之文字。
7. 本刊稿件由主編人於集稿後送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由委員會轉請會外專家審查之。
8. 本刊文字版權爲各研究所所有，他處不得轉載。
9. 本刊編輯事宜由三大學研究所輪流擔任之。每校一年，其次序如下：
(1) 齊魯 (2) 華西 (3) 金陵 輪流滿任即自然轉回依序而進。
10. 每期出版後以二十五冊單行本贈送撰述人。

本刊第一卷於民國三十年夏編輯完竣，以成都印刷設備未周，故由交上海科學公司承印。郵書遲滯，讎校需時，至民國三十一年始行出版。目下全部印本，悉存上海，一俟交通恢復，當即迅謀發佈。兩年以來，多勞各方垂詢，謹此奉聞，諸希亮察。

本刊編輯委員會啓



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第三卷

目次

漢武帝伐大宛與方士思想	張維華	1
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	嚴耕望	13
東漢詔舉制度考	孔玉芳	19
五胡通考	王伊同	57
周濂溪年譜	許毓峯	81
鄭和航海事蹟之再探	劉銘恕	131
論漢字意符之範圍	甄尙靈	171
歌戈麻古音新考	張維思	197
論‘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來	呂湘	229
‘見’字之指代作用	呂湘	239
維西麼些語彙	傅懋勳	245
汶川瓦寺組羌語音系	聞宥	293
論戈秘之形式	蔣大沂	309
宋季翰林圖畫院暨畫學史實繫年	史岩	327
八思巴字大元通寶跋	韓儒林	361
涼山僆民之類政治的組織	徐益棠	365
大花苗的氏族	楊漢先	387
英文提要		397

以肝本





學大三西華魯實刻金

中央研究院集刊

卷三第

大目

1	華語學	歐臣士衣與武大與帝與
13	影神風	武歐武武歐歐歐歐
18	袁正兵	袁與與與與與
27	同母王	袁與與與與與
31	素賦情	歐與與與與與
131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171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191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231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233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242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252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02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22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21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22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23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324	歐與與	歐與與與與與

本刊以

哈佛燕京學社

經費印行





漢武帝伐大宛與方士思想

張維華

聞嘗讀史記大宛傳與漢書西域傳，其論西域各國之情勢，以及漢開西域之經過，詳且盡矣；而其足以動心驚魂，令人仰慕感嘆不止者，則為李廣利之伐大宛。夫大宛葱嶺以西一小國也，去長安萬餘里，曠漠隔阻，人跡罕至，士卒徵發，餉糈轉給，無一非困苦艱難之事。然武帝抱必克之決心，不憚萬里用兵之苦，始自太初元年，終於太初四年，歷時四載，徵調頻繁，卒籠斯大宛王毋寡之首而還，其個人魄力之偉大，以及當時人民奮發之氣概，實有足以誇耀於後世者。史記大宛傳載其用兵經過云：

……天子（指武帝）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軍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書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是歲太初元年也。……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蒙，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泥野

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逸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騾驢騾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於是武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賞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去。

由此引文，知漢武帝征伐大宛之動機，在宛王匿貳師城善馬不予，并攻殺漢使。及李廣利兵敗郁成，退還敦煌，而武帝使使遮玉門，阻貳師師，必使其攻破大宛，雪除前恥，而後始罷兵者，則在懼大夏之屬輕漢，益苦漢使。夫漢通西域，其目的在斷匈奴右臂，漢在西域之威權不能樹立，則匈奴之勢力必不能滅殺，故在發動征伐大宛之後，非獲絕對之勝利，必不肯輕易中止。漢之必破大宛，意在樹立西域威權，此於當時軍事情勢與對外關係言之，實有此需要，然武帝伐大宛之最初動念，則為求善馬，武帝果何為而求得善馬耶？說者謂武帝之求得善馬，意在供軍國之需要，其實未必。余考漢自伐匈奴後，士馬物故，損失甚鉅，馬之供給，誠為當時軍事上一大問題；然其補救之方法，不在外馬之供應。漢書武帝本紀云：「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注引如淳語曰：「貴平杜馬買，欲使人競畜馬」。食貨志又云：「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又云：「……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母馬，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又云：「……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着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杜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凡此等等，均足證明當時補救馬匹缺乏之主要方法，乃求之國內，非求之國外。又考漢伐大宛，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中馬以下，非漢之所貴，而所貴者，惟此善馬數十匹，武帝不憚萬里之勞，出師遠征，而僅欲得此區區數十匹之善馬，以供軍國之用，其說似難令人相信。又漢書西域傳大宛國稱：「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調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蟬封爲王，在大宛新敗之後，歲獻天馬，乃爲敗國應有之條件，如武帝之求得善馬，果爲供軍國之需，則其所要求之數，必不以二匹卽爲滿足也。由是知武帝之求得大宛善馬，其目的非在供軍國之需要，甚爲顯然。

武帝之欲求得大宛善馬，雖非爲供軍國之需要，然武帝之愛好宛馬，則爲事實。史記大宛列傳稱：「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武帝因大宛善馬之來，而於肥饒地及離宮別觀旁多種苜蓿，以飼宛馬，則其愛好大宛之馬之情可知。又漢書西域傳贊云：「孝武之世，……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乃所以備御用，亦見武帝愛好之情。又上引大宛傳文云：「……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夫爲此大宛之馬，而至肯萬里遣使，奉金以請，其愛好之情，亦由此可見。武帝於大宛天馬，特具愛好之情，既昭然無隱，然則，其愛好天馬之情，由於特具此種癖性歟？抑有其他之思想背景？凡人之愛好一物，必有其所愛之因，人之愛馬，必因其雄駿可以乘御，然馬之雄駿可以乘御者，不僅宛馬有之，而中國與北方匈奴之馬，其以雄駿稱者，亦所在多有，何以不開武帝有愛好中國與匈奴之馬之癖性，而獨有愛好大宛之馬之癖性乎？蓋嘗反覆思維其故，知武帝之愛好宛馬，實與當時思想之背景有關，不在馬之雄健可乘與否也。凡讀史記封禪書者，無不感覺武帝一人之思想，所受方士之影響，至深且大。武帝與秦始皇均具熱烈尋求長生不老之願望，而方士則專言長生不老之術，故方士之言，甚合武帝之心意。武帝於獲得宛馬之後，曾作西極天馬之歌，說見漢書武帝太初四年本紀，云：「春，武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

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天馬歌之文，見漢書禮樂志，所載盡為昇天作僊之思想，亦即武帝嚮往長生不老願望之表現。然則，武帝之愛好宛馬，殆與方士之思想有關，而欲尋求長生不老之方術乎？往年讀史記大宛列傳，嘗有此意念，以冗務煩身，未得竟作，茲試略陳管見於後，以與當世之學人商榷之。

王綱首論天馬之名稱：宛馬之稱曰天馬，始自張騫之口傳，史記大宛傳云：「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其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天馬子。」按騫言大宛之馬，為天馬之子，則宛馬自可稱為天馬，但天馬傳說之由來，騫未詳言，無從明其究竟。音義釋天馬為高山之馬，非出之想像，即得之西方流行之傳說，未必悉合大宛原有之故事。馬之稱為天馬，必是一種神話之演變，乃為西方諸國所常有者也。大唐西域記屈支國條，云：「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駝馬，遂生龍駒，備候難取，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隋書西域傳吐谷渾國條，云：「青海週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火羅國條，又云：「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得名駒。」凡此所言之龍種，神馬，雖名與天馬不同，然均是西方流行之神話，張騫出使西域時，留意民風土俗，故將大宛天馬之說傳之中國。至於汗血之說，後人亦有解釋。後漢書東平王蒼傳稱：「并遣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鬣亦汗，今親見其然也。」漢書武帝太初四年本紀注引應劭語，亦同此意，云：「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按馬肩膊汗血，實為奇事，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別有他解，云：「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徐松謫戍伊犁，西域諸國之事，多所諳悉，其言似可為據。宛馬之汗血與否，對於漢人之影響甚微，而天馬之名稱，則予武帝一極大之暗示。史記大宛傳稱：「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按漢得烏孫馬，在張騫出使烏孫歸國之年，大宛傳云：「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四，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張騫歸國之年，日人桑原鷲藏張騫西征考言在元鼎二年，則漢之得烏孫馬，即爲是年事也。烏孫貢馬之先，有武帝發書，神馬當從西北來」之讖言，再先又有張騫傳來大宛天馬之說，則知武帝之所以重視烏孫之馬者，在應合以前之讖言，而名烏孫馬曰天馬，不以神馬稱之者，蓋受張騫大宛有天馬說之影響。換言之，當武帝發書「得神馬當從西北來」之讖言時，其心中早有大宛天馬之印象，雖未必確知天馬神馬之果爲何物，然總有一種神祕思想存其心中。迨後烏孫馬至，適應讖言，故假大宛天馬之名以名之。再後大宛馬又至，故取其原有之名以名宛馬，而別名烏孫馬爲西極。總之，自張騫傳來大宛有天馬之說後，在武帝及一般方士之中，定發生一種神祕思想，因有此種神祕思想，故武帝之視大宛馬，不以平常之馬視之，而獨加愛好之情也。

次論漢人對於天馬之假想與龍之觀念：自大宛天馬之說傳入中國後，在漢人之思想中，總想得一與此名稱相符之馬，可以乘之騰雲昇天。此種天馬實際上雖不可得，然在漢代方士思想極盛之時，則以爲必有實現之可能。因之，天馬之思想，在當時頗爲流行。漢書武帝元鼎四年本紀，稱「……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注引李斐語云：「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作士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士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從李斐說，則知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之說，乃爲暴利長所假託，並非實有其事。然暴利長以刑餘之人，竟敢爲此假託，以神異其馬，則天馬之說，流行之廣，入人之深，可以想見。武帝得利長所獻之馬，信其從水中出，必爲天馬之類，亦特加愛幸。元鼎五年本紀載其詔書云：「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既特爲乘御，則其愛幸可知。天馬之說，所以給予武帝及一般人一深刻之印象者，在其相信此馬能騰雲駕霧，馳騁天空，而人乘之，可以攀援昇天。然在吾國古代流行之傳說中，其能騰雲駕霧，馳騁天空者，只有龍能如此，故天馬之

說傳入中國後，在漢人之思想中，認爲此馬必是變像之龍，故以龍比擬之。最是代表此種思想者，爲漢書禮樂志天馬歌兩首，茲試錄之於下：

一題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作：

太一况，天馬下，霽赤汗，沫流赭，志倏儻，精權奇，籊浮雲，晡上馳，體容與，迅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一題太初四年詠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按天馬歌兩首，亦見史記樂書，其文辭不與此同，而含意則極相類。樂書云：「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今天馬下，霽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蹕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感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說者謂樂書爲後人所附益，非史公之原作，所載歌辭，或經刪削，不與舊同。余按漢書禮樂志所載樂章，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文辭俱備，不容或闕，縱稍有刪改，要不失其本來面目。樂書稱：「至今上（指武帝言）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禮樂志亦稱：「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是知此十九章之歌，幾經文人經士潤色，久爲定篇，漢書所舉，必是此時所訂之舊文無疑，史記缺而不錄，僅舉天馬歌兩首，可知作者之草率，其必非本文之原來面目可知。至於第一歌辭，固書題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則有未合。馬生渥洼水中及天馬歌之作，俱見武帝元鼎四年本紀，則第一首天馬歌當爲元鼎四年作，固書作元狩三年，定是誤載。史漢歌辭之異同，姑置不論，而所注意者，在其歌辭所含之意，均能代

表漢人對於天馬之觀念。固書第一歌辭，稱：「籥浮雲，瞻上馳。」注引蘇林語云：「籥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又稱：「今安匹，龍爲友。」注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者，唯龍可爲之友耳。」以天馬比龍，於此言之極明。樂書第二天馬歌，未有以天馬比龍之語，而固書則言之甚爲明白。其文稱：「將搖舉，誰與期。」注師古曰：「言常奮搖高舉，不可與期也。」又稱：「天馬徠，龍之媒。」注引應劭語云：「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是亦以天馬比龍。龍在中國舊有之傳說中，爲最神祕之一動物，其所具之德性，爲馳騁天空，隱現無常，與雲作雨，近似動物中之神仙。因此種想像，僅屬虛幻之揣測，不能有事實上之證明，故以奔馳於地上之馬象徵之。易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其所含意，卽以地上之馬，象徵天上之龍也。視馬亦具有一種神祕性，當武帝之時，頗爲流行。漢書武帝元狩四年本紀，稱：「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食貨志亦載此事，云：「……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龍龜二物，一般人認爲具有靈性，而馬與之並列，則馬亦必具有靈性可知。此種思想，因西域神話之傳入，而更加強。故當天馬之說傳入中國後，卽以天馬爲龍之變體，形態雖殊，神能則一。天馬歌之一再龍馬並舉，以馬擬龍者，乃此種思想最露骨之表顯。由是知宛馬傳入中國後，武帝所以特別重視之者，實有一種思想爲背景焉。

再次論由黃帝乘龍昇天之故事，所引起武帝對於天馬之觀念：在方士所談之故事中，使武帝最感興趣者，厥爲黃帝乘龍昇天之故事。史記封禪書有这一段文字：

其夏六月中（元鼎四年），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雒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指視得鼎。……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同時。」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

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去。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歲餘，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故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呼！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

按黃帝鑄鼎荆山，鼎成，乘龍昇天之故事，古無此說，想是漢之方士，因元鼎四年有寶鼎出現之事，故意捏造，用以激動漢武帝者。武帝時，方士甚得寵信，往往造一奇說，弄一奇術，即得武帝之信任，驟獲顯達，公孫卿即其中之一也。武帝對於一般方士之說辭，無不留意，而對於黃帝乘龍昇天之故事，尤爲羨慕，尤受感動。故謂「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武帝好大喜功，所建勛業，彪炳史冊，然其出世思想，亦至濃厚，嘗欲乘龍昇天，登入仙境，脫離塵宇，永絕死亡，作黃帝之第二。漢書禮樂志日出歌，亦殊足以代表武帝渴慕昇天作仙之思想。其歌云：

肅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偏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嘗黃其何不徠下！

師古注引應劭文對於末一語之解釋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昇天。曰：吾所樂，獨樂六龍，然御六龍得其調，使我心若。」由此知武帝早已看破人生暫時富貴，而欲昇天作僊。武帝雖欲效法黃帝乘龍昇天，然龍之爲物終不可得，其究竟只有空洞之願望，謂：「嘗黃其何不徠下！」龍既不可得，不得不移其願望於天馬，思乘天馬以昇天。天馬歌第二首謂：「天馬來，開遠門，疎予身，逝昆侖。」注引文類語云：「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馬來，當乘之往登昆侖

也。」武帝何以思乘天馬逝昆侖？蓋此時傳說中國極西界有最高山曰昆侖山，山之上有人西王母居之，逝昆侖，即等於昇天作仙也。是武帝因受方士公孫卿說之誘惑，而熱望乘龍昇天，然龍終不可得，適此時宛之天馬傳入中國，故武帝視之猶如龍也，其愛幸而重視之，乃屬必然。

最後論武帝求馬大宛有受方士思想激動之可能：天馬歌第二首說明武帝之熱烈願望，謂：「疎子身，逝昆侖。」在此舉出昆侖二字，最堪令人注意。昆侖之名，見於尚書禹貢篇，云：「織皮昆侖，」此僅是指西方之地而言，不帶神祕性質。至於山海經，則大變其性質，稱其地爲神僊之所。經上云：「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經下又云：「西海之南，流沙之北，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至淮南子更神異其說，陸形訓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精五尋。珠樹，玉樹，琿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又云：「昆侖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此外若穆天子傳等書，亦多神怪其說，不勝備舉。大抵自戰國時期，至秦漢之際，盛傳一種神話，謂中國極西之地，有一神怪之水曰弱水，有一神怪之山曰崑崙。又有一神怪之仙曰西王母。至於西王母所居之地，或言在崑崙，或言在玉山，又或言在弱水之源，總是神怪之地。此段故事，與方士所言東海蓬萊仙島之故事，頗能流行一時，惟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均是可望而不可及。當武帝之世，方士之說，極端盛行，一般人多注意海上神仙之奇跡，然對崑崙山及西王母故事之傳說，亦未嘗忽略。陸形訓對於崑崙山描繪之神奇，已足證明漢

初人士對於西方傳說之注意。史記大宛傳又稱：「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張騫出使西域，因窮河源，而注意及于真之山，武帝又因聞于真之山，即案古圖書，名其山曰昆侖，可見昆侖之名，在武帝印象中之深刻為何如也。武帝之注意昆侖，並非因其為極西高山之一，乃注意及與此山有關係之一段故事，又不可不言而喻矣。司馬遷生於此時，自受當時思想之薰染，對於昆侖之一段神仙故事，亦甚注意。其作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太史公以史學家求真之態度，而斷言禹本紀山海經所言之崑崙為虛構，不似武帝之武斷，然其心目中久已注意到崑崙山，及與此山有關之一段神仙故事，則由此可見。抑又考之，當時注意及崑崙山及西王母之故事者，不僅上層階級，若武帝及司馬遷一流之人物，即一般出使西域之通常士民，亦甚受此段故事之影響。大宛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安息長老，身處異域，何以得傳聞中國舊有之故事，而言弱水西王母在條枝境，實足令人生疑，以意度之，必是出於中國人之假託。當時出使西域者，或由於個人好奇心之衝動，又或由於某一方面之委託，以為在出使西域之過程中，必可將崑崙山及西王母之所在處，探尋明白。迨後徧歷各境，探尋不得，遂託安息長老之言，言其在條枝境，委之於更虛遠之地。而其不敢言崑崙僊境及西王母神人之必無者，蓋以此段故事，流傳已久，入人己深，不敢公然駁斥，故忤人意，猶之燕齊方士求僊海上，雖不可得，然不敢言其為虛幻也。總之，當武帝之時，對於神僊之追求，不僅向東方觀望，而且向西方觀望；對於崑崙山及西王母之故事，亦因西域交通之發展，而愈加強其注意力。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下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澗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水，有昆侖山祠。」哀帝建平四年本紀云：「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籙，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五行志又云：「哀帝建平四年，……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

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常有白髮。」此雖後事，要皆是證漢人對於西方神仙傳說之注意。日人白鳥庫吉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一文，對於此意，亦言之甚晰。其文云：

……但華人既屬人類，自難免「老」「病」「死」的悲愁，以及「貧窮」「災」「禍」等憂患。避免此種苦痛，又出自人性的慾望，故幻想出「東方蓬萊或扶桑的樂土，西方西王母所居的仙境」來了。有此幻想，遂生信仰，以為如得獲飲神藥，即可成為不老不死的神仙。此種思想，似發生於戰國時代，而盛行於漢魏時代。張騫之受武帝命而赴西域，即在此一期中。其隨行人物中，必有深信可在西域參謁西王母宮闕之人。而且在「曾聞西王母故事」的華人之間，亦必有「深信此舉所獲聞西王母國詳情」之人。史記大宛傳云：「安息國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但安息人決無能知漢人幻想中的神仙——西王母——之理，所以此種記載，確係漢人的附會之談而已。……再讀史記大宛傳，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賓。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一節，卒爾讀之，或覺不重要，但經精讀而後，復參閱當時情事，由此即可窺見武帝之信念。武帝常好神仙，亦係深信西方有西王母仙境之人，故希望張騫一至西域，必能詳悉西王母國情形。……司馬遷對於禹本紀及山海經所記荒誕無稽之事，並不相信，但在其所著史記大宛傳之中，對於弱水與西王母亦有記載。據此，亦可知賢如司馬遷，對於西王母一點，亦未能否認。由此而言，備極尊貴如武帝，學識高深如司馬遷，尚信世有西王母，毋怪當時的一般民衆，自然對之深信不疑了。（譯文見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

白鳥之文，可謂先得我心，備致欽佩。西王母之故事，漢人既如此注意，而武帝又渴慕作僊，無怪有「疎予身逝昆侖」之願望。欲逝昆侖仙境，必須駕龍，然龍不可得，則不得不求之於與龍相似之天馬。武帝之重視天馬，以及不憚萬里跋涉之苦，而遣使奉金以求大宛貳師之馬，此乃其主要之關鍵也。

抑尤有言者，即在元鼎元封之際，武帝對於東海求僊之事，雖未至斷絕地步，

然已開始感覺失望。史記封禪書云：「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按五利將軍即著名之方士欒大，其被誅為元鼎五年事。欒大之誅，即表示武帝對東海求僊失望之一着。封禪書又載：「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此為元封元年事，亦是表示武帝對東海求仙失望之一着。又云：「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緜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跡云。」此為元封二年事，亦是使武帝失望之一着。武帝時，方士中之以言神仙事顯者，莫如欒大與公孫卿，然均使武帝感覺失望。武帝既對海上求仙感覺失望，則不得不求之於西方昆侖之西王母，以期失之於此，而或得之於彼也。考武帝伐大宛，在太初元年八月間，而其遣使奉金求大宛馬，當在元封六年間。此時武帝對海上求仙已感覺失望，因而轉移其願望於西方之西王母仙境，並期得宛馬，駕之以登昆侖，參之當時情勢，固無不合。由是知武帝之求馬大宛，並不避艱苦，勞師遠征，抱必克之信念者，表面上雖為立威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然其裏層實含有求作神仙之想，換言之，即為方士之思想所激動也。

上論武帝伐大宛與方士思想之關係既竟，說者或以為離奇難信。余考武帝之文治武功，多由方士之思想為出發點。封禪一舉，為武帝時之大事，然武帝之行封禪，所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小，而受方士思想之影響大。史記封禪書稱：「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入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可見武帝之行封禪，其採用儒術，僅是文飾作用，而其內心所極慕者，乃欲放黃帝作仙，此固方士之說也。舉此一例，其他可推。宗教信仰，最足使人發生偉大力量，法顯玄奘之至印度求經，出入生死者凡歷數次，非有宗教信仰之促使，不能為之。武帝之時，文治武功，鼎盛一時，實亦由於方士思想之所激動。持此眼光，以觀武帝時之偉大事業，庶可得其要領矣。

史記封禪書本載：「上聞劉徹欲東封，帝從，劉徹欲封，帝從，帝從，帝從。」

兩漢郡縣屬吏考補正

嚴耕望

前歲余撰兩漢郡縣屬吏考，雖稿經屢易，仍嫌未密，會聯刊徵文(第二期)，遂爾濫竽。後閱晉書唐文，見解小有進益。而吾友錢君樹棠閱陳壽樞齊詩翼氏學疏證，發現蕭吉五行大義中引洪範五行傳及翼奉語，述地方曹吏頗備，或足為鄙說之旁證，或為拙作所未發。茲擇要正補，以饗同好。

正譌第一

前文論郡國諸曹有右左前後中之分。右左之別，確然不可拔；前後之別但據胡廣語及蕭育事立言，此或卽府廷後舍，未必有前曹與之對稱也。正文宜削去前後曹，但附於考案，以昭審慎。中曹惟據石門頌單辭隻語，亦宜從慎。又郡縣紀綱紀椽常見史傳，其職不悉，前雖疑爲右曹諸吏之別稱，而未敢遽斷，故推其性質，別立一目，序次議曹之前。後閱至唐文常稱錄事參軍爲綱紀。而晉書七三度樞傳：「東宮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樞爲功曹。」卷六六陶侃傳，侃爲廬江太守張夔主簿，「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諸綱紀皆難之。侃獨……請行。」卷八〇王羲之傳，羲之爲會稽內史，與尚書僕射書曰：「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卷八九忠義易雄傳：「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忠義王豹傳，豹爲豫州別駕，自稱大州之綱紀。據此，則綱紀爲右曹大吏之總稱甚明。故張升以綱紀出守大縣令矣。

(得案不此，爲兩曹考，補考第二正補具)新附(三)

全文已另寫定本，補證頗繁，不便盡述。茲但舉尤要者略述於次：主簿主(1)開通河海。主簿參議也。漢書補(一)五官六府。主簿主簿……，職與實相忠節大諸曹職務開劇輕重雖可略推，然律無明文，究難臆斷，賴五行大義引翼奉語，乃確知：縣制，列曹以「戶」「倉」「金」「尉」爲重，位亞功曹，同爲劇職。而戶曹以傳舍爲重。* 原文載本刊第二期43至94頁，此係補正。

府，倉曹以廚爲府，金曹以兵賊齋夫(?)爲府，尉曹以獄司空爲府，功曹有二府，一本曹，一少府，與四府計議籌用，是爲五官六府(詳後附錄)。蓋「戶」「倉」「金」「尉」分掌「民」「財」「兵刑」三政，而功曹總其成，是猶九卿丞相之比也。郡制大較亦應如此。然據前引王義之傳，則晉世郡制，功曹不在五曹之列，與翼氏語不同，不知因時代有先後，抑郡縣本有微異耶？今考郡縣大吏秩皆百石，而縣獄史不滿百石，不列五曹固宜。至郡決曹則不然，職務極繁，地位極高，必當與戶倉等並列，然則郡國之制，謂以決曹與戶倉金尉並稱五曹，而濟功曹於上位可也。

前文總表已將郡縣列曹粗分數類：曰參議，曰文書，曰民政，曰教育，曰財政，曰交通，曰兵衛，曰獄訟是也。其中惟民政、財政、兵衛、獄訟最爲行政要務，而古者兵刑一體，則四類者實可歸爲「民」「財」「兵刑」三類，今翼氏四曹，民政兵刑各居其一，財政居其二，與余臆說亦暗合。

(二)增曹

(1)田曹 郡縣戶曹勸民農桑，已詳前文。又或置田曹，專耕牧。見五行大義引洪範五行傳。案：淮南子天文訓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又五曹算經亦以田曹爲五者之首。蓋漢世重農，故重田官，郡縣有專曹固其宜也。

(2)時曹 五行傳又曰：「時曹共政教。」案：續百官志，州有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則郡縣固亦應有。謂其政教者，蓋漢人重陰陽，多禁忌，違時節則政教失和故也。

(3)縣道亦有少府辭曹，見洪範五行傳。

(三)補證(見於五行大義者，參看附錄，此不繁引)

(1)主簿 主簿雖職任重要，然在西京，位甚低賤。漢書七十七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此雖公府，可推郡縣。蓋其性質有類當時皇帝之有尚書令與今代表長官之有祕書長，職位本低，第

以親近，故曰形重要耳。

(2) 功曹 功曹主選黜，又有一證極佳。許劭爲功曹，謝承後漢書論之曰：「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於淵，……爲衆所服。」(御覽二六四)

(3) 督郵 神農本草卷一：「徐長卿，味辛溫，主鬼物百精蠱毒疫疾邪惡氣溫瘧，久服強悍躡身，一名鬼督郵。」蓋督郵位低權重，猶州刺史，故意氣激昂，難免苛切，爲吏民所畏，觀此一證可以想見。

(4) 戶曹 前文謂戶曹亦主祠祀，其證未豐。今又得一佳證。蔡邕伯夷叔齊碑：「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平陽蘇騰……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史登山升祠。」(全後漢文卷七七)是也。

(四) 鄉亭部吏

時人慣以秦漢鄉亭制度與近代地方自治相比擬，甚有謂此卽地方自治者。其實不然。三老孝弟力田猶可勉強稱爲準自治，至於主管鄉亭之有秩嗇夫游徼亭長，直郡縣屬吏之出部者耳，毫無地方自治之意義也。有秩嗇夫，前文已分別述入郡縣吏中，惟游徼亭長疑莫能定，故但於小引中略明此意，未敢遽斷。旋詳爲考索，明其如此，而亭長尤爲職役下僚。後閱五行大義引翼奉語，有曰：「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事益大白。

亭長爲縣吏，余舊考曰：「衛宏漢官舊儀：「民應令選爲亭長。」(黃奭輯漢舊儀同。續郡國志注引「令」作「合」，非也。)見於諸傳者，如仇覽傳。縣召爲吏，選爲蒲亭長，獨行王純傳，縣署大度亭長，是也。然此猶未見其爲縣廷職役下吏也。朱博傳：「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吳漢傳：「家貧，給事縣爲亭長。」逸民逢萌傳：「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獨行李充傳：「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部亭長，不得已，起觀以爲中職役。」觀此可知亭長職在胥役，而給事縣爲亭長云云，尤縣廷小吏之明證。故令長出行，亭長導從矣(武梁祠刻像)。」又論鄉游徼曰：「鄉游徼及其



職掌見百官表及續百官志。碑傳不見，而縣職甚多。蓋鄉讞既爲縣廷所署，又與縣職同名，則二而一甚明，但或出部四鄉，或不出部耳。碑傳所見游徼，其中必有出部者，惟同是縣吏，故史家統稱縣職耳。』及讀五行大義，斯義益明。

故最近定本分上中下三篇：上中篇分述郡縣吏；鄉亭部吏別爲下篇，一以示其性質，實郡縣之屬吏，一以全鄉亭之規模，不與列曹相混（若分入上中兩篇，則鄉亭規模不顯）。有秩高夫已見前文，游徼卽縣職之出部，均不必贅。亭長考案篇幅頗長，非數語可了，亦不欲多述，將來定本問世，如有同好，再請參照可也。

總結第三

前文分上下兩篇，後但有總表而無結語，諸曹之地位與性質尙欠醒目。今略爲總結如次，以期繁而能簡。

綜郡府諸吏，或有曹，或無曹，或法定之恆制，或因時地而暫設。此其詳精雖不可考，要可歸爲數類：曰祕書，主簿是也，猶中央之尚書令矣；曰總揆，功曹，五官掾是也，猶中央之丞相矣；曰督察，督郵是也，猶司隸刺史矣；曰計政，上計吏是也，（臨時運籌）——是皆右曹也。曰參議，議曹是也；曰文書，主記室、錄事、承書、奏曹是也；曰民政，戶曹、勸農、田曹、祠祀、時曹、比曹、水曹、將作是也；曰財政，少府、倉曹、金曹、市掾、衛官是也；曰教育，學官、行義、孝義、教化諸掾是也；曰交通，集曹、法曹、漕曹、道橋、津吏是也；曰兵衛，兵曹、尉曹、賊曹、督盜賊、兵馬掾等是也；曰刑訟，決曹、辭曹、仁恕掾是也；曰其他，獻曹、醫曹等是也。——是皆列曹也。參議類本問曹，文書類非關施政，學官別具系統，與普通行政亦殊；惟民政、財政、交通、兵衛、刑訟五類分掌施政職務，各有三二劇曹，如戶、倉、蠶、集（或法）、兵（或尉）、賊、決是也，是猶中央之九卿矣。所謂五曹者，當在此中，與右曹諸職並爲郡府之敷政中樞。餘則或閑散之比，或因時地異制矣。縣廷組織，與郡府大較不殊，惟右曹無專任刺舉之吏，而廷掾實兼其職，列曹獄史位低，當與兵衛合爲兵刑類，此其異耳。此諸類中尤以民政之戶曹，財政之倉曹與金曹，兵刑之尉曹爲重要，與總揆內外綱紀兼職之功

曹合稱為五官六府云。

附錄：蕭吉五行大義第二十二論諸官篇節鈔

此據佚存叢書本節錄。而知不足齋叢書本及續經解一〇七七陳喬樞齊詩馮氏學疏證卷二引索頤與此異，今據以勘校。有出管見，則加耕望曰以別之。

「……洪範五行傳曰：甲為倉曹，共農賦；乙為戶曹，共口數；丙為辭曹，共訟斷；丁為賦曹（陳引作賦曹），共獄捕；戊為功曹，共除吏；己為田曹，共畜養（不足齋作羣畜，陳同）；庚為金曹，共錢布；辛為尉曹，共本使（錢君樹棠曰，本字或卒之譌）；壬為時曹，共政教；癸為集曹，共納輸。子為傳舍，出入禁忌（禁，不足齋作敬，陳同）；丑為司空，守政輔治（不足齋作守將班治，陳同）；寅為市官，平準賣買；卯為鄉官，親事五教；辰為少府，金銅錢布；己為郵亭，行書驛站（不足齋作假，陳同）；午為尉官，馳逐追捕；未為廚官，百味悉具；申為庫官，兵戎器械，酉為倉官，五穀畜積；戌為獄官，禁訊具備；亥為宰官，閉藏完具。支干配官，皆從其五行本體，意略可解，不勞繁述。翼奉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施仁（施，不足齋作得，陳同）。心之官戶曹，火性陽，戶曹主婚慶之禮（慶，不足齋作道，陳同）。肺之官金曹，金性堅，主銅鐵。腎之官倉曹，水性陰凝藏物；倉曹多收也，先王以冬至閉關，不通商旅，慎陰氣也（氣，不足齋作無，陳改作凝，均非。）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粟四方，功曹事君，以信教授四方也。尉曹以獄司空為府，主士卒牢獄逃亡（牢獄，不足齋作獄閉）；與之姦，則蟻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使魚食於民（使魚，不足齋作則魚，陳改作則蠶），從類故蟲。戶曹以傳舍為府，主名籍；傳舍主賓客，與之奸，則民去鄉里；戶曹主民利戶口，奪民利，故悉去之。倉曹以廚為府，主饋廩（不足齋作廩假，陳同）；廚主受付，與之奸，則賊盜起；倉曹以收民租，侵剋百姓則窮（不足齋窮上無則字，窮下有故字）。功曹以小府為府，與四曹計議；小府亦與四府籌用（不足齋譌作則用，陳改為利用），故小府主出納（主，不足齋作倉，陳同），主餉糧。功曹有二府，所以為五官六府。游微亭長外

部吏，皆屬功曹，與之奸，則虎狼食人（自與之奸以下，陳缺）。功曹職在刑罰，內爲奸，故虎狼盜賊殺奪於民，上奸下亂也。金曹以兵丁齋夫爲府（兵丁，不足齋作兵賊，陳同，耕望曰：據文例，此處當脫「主口口齋夫」數字）主討捕，與之奸，則城郭盜賊起，雨浸淫（三字，不足齋作兩偏施，陳引作施舍兩偏）；金曹主市租，侵奪，故上下相爭（不足齋作承，陳同），故市賈不平。（耕望曰：翼奉之言可分兩段，前段以五職配五曹，後段卽五曹明其府。前段以尉、戶、金、倉、功爲次，後段以尉、戶、倉、功、金爲次，與前不同，蓋有誤。何者？功曹下云「與四府計饑」所以爲五官六府，皆總述之辭，括金曹言之也，而金曹次居其後，實不合理。意者，金曹以下至此「市賈不平」一節，本如前段，次於戶曹後倉曹前，今本謬在最後耳。）……」

案：陳喬樞曰：此郡縣官。其言是矣，而未之盡也。蓋當夫游徼亭長皆鄉部吏之屬於縣廷者，此言轄於功曹，是縣吏之系統甚明，郡職不得如此也。又獄司空，惟縣道有之（漢官儀），郡國似無。反觀其他諸曹，皆無郡國獨有，縣道所無者。然則，此其所言，以縣吏爲主，非但不是中央吏，且非郡吏矣，但據縣亦可推郡耳。

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於賴院

東漢詔舉制度考*

孔 玉 芳

(齊 魯 大 學)

(一) 詔舉之科目

(二) 應詔舉者之籍貫與出身

(三) 對策

(四) 分科之待遇

(一) 詔舉之科目

東漢詔舉，制沿西漢，亦分三類：(一)就有學問、道德、材能者為舉目。(二)就可充任中央、州部、郡縣官吏者為舉目。(三)就已入仕之官吏為舉目。三類中所包科目名稱共計五十七種，列表如下：

東漢詔舉科目表

種類	科目名稱	帝名	年月	註
第一學類	高才生	章帝	建初 八	1
	文學士	建初		2
		元和		3
	古文尚書	安帝	延光 二	4
		延光	二	5
	明 毛詩	靈帝	光和 三	6
		安帝	延光 二	7
	經 梁春秋	靈帝	光和 三五	8
		順帝	陽嘉 元	9
		資帝	本初 元	10

* 西漢詔舉制度考原文載第二期 95至135 頁。

第 一 類	問	經	通尚書 <small>桓君章句宿有重作者</small>	靈帝 建寧		11
			尚書	光和	三	12
			左氏春秋		三	13
			術藝士	和帝 永元	一 三	14
			大儒 15	熹帝 延平		16
			有道術士	安帝 永初	元	17
					二	18
					五	19
				延光	元	20
			明政術達古今者	永初	元	21
	儒術篤學者		二	22		
	達於政化者		五	23		
	探蹟索隱者 24	漢安	元	25		
類	道	有道 26	光武 建武		27	
			安帝 建光	元	28	
			靈帝 建寧	元	29	
		方 正	義士		二	30
				光武 建武	三	31
					六	32
					七	33
				章帝 建初	元	34
				章和帝		35
				和帝 永元	六	36
	熹安帝間 (鄧太后臨朝時)		37			
	安帝 永初	元	38			
		五	39			
	順帝 延光	四	40			
		漢安	元	41		
	沖帝 永嘉		42			
	梁太后臨朝時		43			

第

類

方	正	桓帝 建和	元	44			
			三	45			
			永興 二	46			
			延熹 八	47			
			永康 元	48			
		廉	吏	光武 建武	一 二	49	
					建武 一 二	50	
		四	敦	安帝 元初	元	51	
						順帝 陽嘉	二
					質 樸	陽嘉	二
	賢	行	光武帝	54			
	廉	潔	光武帝	55			
	平	端	光武帝	56			
直	言	極	諫	章帝 建初	元	57	
					五	58	
					章和帝時		59
					和帝 永元	六	60
					安帝 永初	九	61
						五	62
					順帝 延光	四	63
					桓帝 建和	元	64
						三	65
						永興 二	66
隱	士	和帝 永元	六	67			
		殤帝 延平		68			
		安帝 永初	二	69			
至	行	能	消	70			
哭	伏	異	者		章和帝時		
幽	逸	修	道	之	士	71	
至	孝	與	衆	卓	異	72	
者				安帝 永初	五		73

德

第二類	中央	大司馬	光武 建武	105
		博士	建武	106
州部	郡縣	尚書	安帝	107
		刺史	桓帝 延熹 五	108
郡縣	郡縣	凡廟百石卒史	光武 建武 (開元二七)	109
		凡廟百石卒史	元嘉 三	109
郡縣	郡縣	考廉郎中	光武 建武	110
		考廉郎中	章帝 建初 元	111
郡縣	郡縣	考廉郎中	安帝 元初 六	112
		考廉郎中	延光 元	113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及	順帝 永和 三	114
		故刺史二千石及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靈帝 建寧 元	115
		故刺史二千石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中平 元	116
		故刺史二千石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明帝 永平 九	117
		故刺史二千石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安帝 永初 二	118
		故刺史二千石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桓帝 永壽 二	119
		故刺史二千石		
郡縣	郡縣	故刺史二千石	桓帝 永壽 二	120
		故刺史二千石		

1. 後漢書3/11b章帝紀（同治一四年成都書局刊本，下同）載：「建初八年冬十二月戊申，車駕還宮，詔曰：『五經割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礙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又後漢紀12/101章帝紀（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下同）。所載與此稍異。「五經割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
2. 後漢書110/11b傅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
3. 後漢書3/16b章帝紀「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4. 後漢書5/19b—20a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5. 同4
6. 後漢書8/9a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7. 同4
8. 同6
9. 後漢書91/4b左雄傳「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10. 後漢書6/20b孝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註：「四府掾屬謂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掾屬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焉。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

11. 後漢書84/14a楊震傳「建甯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荀爽有重名者」。
12. 同6
13. 同6
14. 後漢書4/14b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15. 荀子集解4/45儒效篇（商務國學基本叢書，下同）釋大儒曰：「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斯作擬恁，張法而度之，則喟然若合符節，是大儒也」。
16. 後漢書111/17a李充傳「延平中，詔公卿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又後漢紀15/126載和熹皇后於延平元年六月詔：「曷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讚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壞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煥，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後進」。
17. 後漢書3/3a安帝紀「永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德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18. 後漢書5/5b安帝紀「永初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雷雨。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光貂振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驗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19. 後漢書 5/9a-b 安帝紀「永初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二地震，……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爲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暴濟斯艱，承天誡哉！蓋爲政之本，莫若得人，哀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見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觀焉』。
- 20 後漢書 109a/15b 孔僖傳「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告」。
21. 同17
22. 後漢書 55/13a 魯丕傳「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
23. 同19
24. 周易正義曰：「探謂闕探求取，隨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闕探幽昧之理，故云探隨也。索謂索求，隱謂隱藏，卜筮能求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見周易正義 7/17b 繫辭上，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25. 後漢書 6/14b 順帝紀「漢安元年……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隨索隱者各一人」。
26. 有道一科，多舉學問淵博，道德高尚，隱居不仕之士。後漢書 92/2a-6b 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後漢書 98/1a 郭太傳「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起典舉有

道」，後漢書112/5a董扶傳下「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震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舉有道」。後漢書65/11b鄭元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有道」。此有道學問淵博之證。後漢書112/4b-5a郭憲傳「少師事東海王仲子，……莽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憲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此有道德高尚之證。後漢書112/14b樊英傳「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有道」。後漢書83/9a申屠蟠傳「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再舉有道」。此有道多為隱居不仕者之證。

27. 同26郭憲傳。

28. 後漢書5/1b安帝紀「建光元年……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29. 後漢書8/2a靈帝紀「建甯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為衆所歸者皆詣公車」。

30. 後漢書87/16b謝弼傳。

31. 後漢書111/5b劉茂傳「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椽。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椽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破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

32. 後漢書1b/2b光武帝紀「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

- 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33. 後漢書 1b/4a 光武紀「建武七年，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於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34. 後漢書 3/4a-b 章帝紀「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 35 後漢書 111/16a-b 戴封傳「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
36. 後漢書 4/9a 和帝紀「永元六年……三月，丙寅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察永嘆，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37. 後漢書 62/7b 樊宏傳「鄧太后臨朝時，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釐律

令，如此延頤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日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38. 同17，五十二，五十二之中，為漢世三公出，無學正國體及朝宗，有天

39. 同19

40. 後漢書6/3a 順帝紀「延光三年……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41. 同25

42. 後漢書6/16b 孝冲帝「即位二歲，……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是日，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43. 後漢書92/1a 荀淑傳：「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

44. 後漢書7/2b 桓帝紀「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45. 後漢書7/5a 桓帝紀「建和三年……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46. 後漢書7/8a 桓帝紀「永興二年春……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47. 後漢書7/15a 桓帝紀「延熹八年……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48. 後漢書7/17b 桓帝紀「永康元年……壬子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49. 續漢書34/4b 百官志一注引漢官目錄「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

50. 同49
51. 後漢書 5/11a 安帝紀「元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52. 後漢書 90/14a 馬融傳。
53. 同52
54. 續漢書 34/4a 百官志一注引漢官儀「世祖詔……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賢，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55. 同54
56. 同54
57. 同34
58. 後漢書 3/8a 章帝紀「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59. 同35
60. 同36
61. 同38
62. 同39
63. 同40
64. 同44
65. 同45
66. 同46
67. 同36

68. 同16

69. 同18

70. 同35

71. 同42

72.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1/22a-b爲陳留縣上孝子狀（民國七年四川官印刷局重印本，下同。）載：「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儻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杖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噓，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自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能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

73. 同19

74. 後漢書7/2b桓帝紀「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75. 後漢書7/16b桓帝紀「延熹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76. 後漢書9/9b獻帝紀「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諫」。

77. 同51

78. 同74

79. 同37

80. 同32

81. 同33

82.同34

83.同35

84.同36

85.同17

86.同19

87.同40

88.同25

89.同42

90.同43

91.同44

92.同45

93.同46

94.同47

95.同48

96.同49

97.後漢書5/9b安帝紀「安帝永初五年……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98.後漢書5/18a安帝紀「建光元年……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99.後漢書108/9b孫程傳「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

100.後漢書7/17a桓帝紀「延熹九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氏光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

101.後漢書6/15a順帝紀「漢安元年……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

102.後漢書82/19b-20a崔駰傳「……梁冀誅，實以放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

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貢，拜遼東太守」。後漢書 91/18b-19b 黃瓊傳「元嘉元年遷司空。……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1/1a 述行賦亦云：「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故證舉威武謀略士之詔當在延熹或永康時。

103. 同102崔翊傳。

104. 後漢書8/11a 靈帝紀「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詔公卿出馬弩，舉凡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

105. 後漢書 52/3b 景丹傳。

106. 後漢書 63/7a 朱浮傳「〔建武〕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爾，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收越職」。帝然之」。案朱浮於建武七年前上疏請廣選博士，則知七年前必有選博士之詔文也。

107. 後漢書 78/5a 翟誦傳「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

108. 後漢書 68/9a 度衡傳「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民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制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

109. 綠釋1/15a-b 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四部叢刊本〕載「司徒臣雒，司空臣武稽首言，魯前相秩書言：「詔書崇聖道，勉(闕)義，孔子作春秋，制孝經，

- (闕二字)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裏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吏一人，典主守廟」。……臣恐以爲如瑛言。制曰可」。又載「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武，下魯相承書從事下常用者，選其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判，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
110. 東觀漢記 18/1a 第五倫傳(乾隆乙卯年掃葉山房刊本，下同)。載：「……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爲淮陽王醫工長」。後漢書 71/2a 第五倫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111. 後漢書 3/4b 章帝紀「建初元年……夏五月，辛酉，私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112. 後漢書 5/15b 安帝紀「元初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椽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高者五十人出補令丞尉」。
113. 後漢書 5/19a 安帝紀「延光元年春二月，……己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清白，謂貞正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受超遷之不拘常牒也)。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墨綬，謂令長之屬也。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
114. 後漢書 6/13a 順帝紀「永和三年……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椽屬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115. 同 29
116. 後漢書 94/16a 趙岐傳「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
117. 後漢書 2/13a 明帝紀「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118. 後漢書5/5b安帝紀「永初二年……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續漢書曰：「王國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劉
 敞曰：「正文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前書多言王國，此注中亦有
 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
 詔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於此。〕。
 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
 尚書公府通調合得外補。(移，書也。調，選也)。

119. 同112

120. 後漢書95/14a段熲傳「……時太山，琅邪賊東郭寶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
 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

(二) 應詔舉者之籍貫與出身

據史傳所載，應詔舉者之籍貫以現在省區地理分之，計河南省三六人，山東省一九人，陝西省一四人，四川省六人，江蘇省六人，甘肅省五人，安徽省五人，河北省五人，湖北省三人，江西省二人，山西省二人，廣西省二人，浙江省一人，未確定者一人，不可考者十人。應詔舉者之出身，計由貴族出身者五八人，平民出身三〇人，貧苦出身者一二人，富家出身者二人，不可考者一五人，表列如下。

東漢應詔舉者籍貫與出身表

姓名	籍貫		出身	註
	漢	今		
陳蕃	汝南平輿	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	貴	122
許劭	汝南平輿	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	平	123
王方	中牟	河南中牟縣東	?	124
周燮	汝南安城	河南汝南縣東南七十里	平(儒)	125
樊英	南陽魯陽	河南魯山縣	平(儒)	126
荀淑	潁川潁陰	河南許昌縣	貴	127
爰延	陳留外黃	河南杞縣東六十里	平(吏)	128
周燾	汝南汝陽	河南商水縣西北	貴	129

向	栩	河南朝歌	河南淇縣東北	平(儒)	130
高	鳳	南陽葉	河南葉縣南三十里	平(以農爲業)	131
夏	馥	陳留圍	河南杞縣南五十里	平(儒)	132
薛	包	汝南	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	平	133
荀	爽	潁川穎陰	河南許昌縣	貴	134
趙	咨	東郡燕	河南延津縣東三十五里	貴	135
郭	憲	汝南宋	河南商丘縣南	平	136
周	磐	汝南安城	河南汝南縣東南七十里	貴	137
尹	勳	河南	河南洛陽縣東北三十里	貴	138
宗	慈	南陽安衆	河南鎮平縣東南	平	139
張	元	河內河陽	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	平(儒)	140
馮	馮	汝南平輿	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	平(儒)	141
鄭	衆	河南開封	河南開封縣東南	貴	142
楊	倫	陳留	河南陳留縣治	?	143
謝	廉	汝南	河南汝南縣東南	?	144
趙	建	河南	河南洛陽縣東北三十里	?	145
范	滂	汝南征羌	河南南鄆城縣東南	?	146
李	充	陳留	河南陳留縣治	貧	147
申	屠	陳留外黃	河南杞縣東六十里	貧	148
應	奉	汝南南頓	河南頓城北五十里	貴	149
周	舉	汝南汝陽	河南商水縣西北	貴	150
吳	漢	南陽宛	河南南陽	貧(吏)	151
陳	寔	潁川許	河南許昌縣西南	貴	152
种	嵩	河南洛陽	河南洛陽東北二十里	富	153
張	衡	南陽西鄂	河南南陽縣西	貴	154
李	咸	汝南西平	河南西平縣西四十五里	貴	155

張	331	範	河內修武	河南獲嘉縣	西魏	貴	平(儒)	156
宗	331	俱	南陽安衆	河南鎮平縣東南	西魏	貴	平(儒)	157
彭	331	璆	北海	山東壽光縣東南三十一里	西魏	貴	平(儒)	158
郝	331	原	北海朱虛	山東臨朐縣東六十里	西魏	貴	平(儒)	159
郎	331	顓	北海安邱	山東安丘縣西南	西魏	貴	平(儒)	160
孔	331	昱	魯國魯	山東曲阜	東魏	貴	平(儒)	161
孫	331	期	濟陰成武	山東城武縣	東魏	貴	平(儒)	162
檀	331	敷	山陽瑕邱	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東魏	貴	平(儒)	163
戴	331	封	濟北剛	山東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東魏	貴	平(儒)	164
鄧	331	元	北海高密	山東高密縣西南	東魏	貴	平(儒)	165
鄧	331	均	東平任城	山東濟寧縣治	東魏	貴	平(儒)	166
謝	331	弼	東郡武陽	山東鄒城縣	東魏	貴	平(儒)	167
陳	331	敦	東海	山東舊袁州府東南三川西	東魏	貴	平(儒)	168
祝	331	睦	濟陰己氏	山東曹縣東南	東魏	貴	平(儒)	169
仲	331	定	成陽	山東濮縣東南	東魏	貴	平(儒)	170
魏	331	應	任城	山東濟寧縣治	東魏	貴	平(儒)	171
伏	331	恭	琅邪東武	山東諸城縣治	東魏	貴	平(儒)	172
孔	331	彥	魯國魯	山東曲阜	東魏	貴	平(儒)	173
滕	331	撫	北海劇	山東壽光縣東南	東魏	貴	平(儒)	174
孔	331	蘇	魯	山東	東魏	貴	平(儒)	175
度	331	尚	山陽湖陸	山東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東魏	貴	平(儒)	176
法	331	真	扶風郿	陝西郿縣東北	西魏	貴	平(儒)	177
李	331	育	扶風漆	陝西郿縣治	西魏	貴	平(儒)	178
魯	331	恭	扶風平陵	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西魏	貴	平(儒)	179
李	331	法	漢中南鄭	陝西南鄭縣東二里	西魏	貴	平(儒)	180
蘇	331	章	扶風平陵	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西魏	貴	平(儒)	181

魯 881	丕	扶風平陵	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貴	東	182
班 751	彪	扶風安陵	陝西咸陽縣西	貴	東	183
傅 881	毅	扶風茂陵	陝西興平縣東	貴	東	184
楊 881	賜	宏農華陰	陝西華陰縣東南	貴	東	185
李 681	固	漢中南鄭	陝西南鄭縣東二里	貴	東	186
馬 181	融	扶風茂陵	陝西興平縣東	貴	東	187
趙 881	岐	京兆長陵	陝西咸陽縣東	富	東	188
第 5	倫	京兆長陵	陝西咸陽縣東	貴	東	189
劉 881	寬	弘農華陰	陝西華陰縣東南	貴	東	190
楊 881	厚	廣漢新都	四川新都縣東	貴(儒)	東	191
趙 881	典	蜀郡成都	四川成都	貴	東	192
董 781	扶	廣漢綿竹	四川德陽縣北	平(儒)	東	193
王 881	堂	廣漢郫	四川三台縣南	平	東	194
翟 881	繡	廣漢雒	四川廣漢縣治	貴	東	195
馮 781	緄	巴郡宕渠	四川渠縣東北	貴	東	196
劉 781	瑜	廣陵	江蘇江都縣東北	貴	東	197
江 781	革	齊國臨淄	江蘇六合縣東南	貧(吏)	東	198
劉 881	琬	廣陵	江蘇江都縣東北	貴	東	199
劉 781	矩	沛國蕭	江蘇蕭縣西北	貴	東	200
李 781	南	丹陽句容	江蘇句容	平	東	201
姜 881	肱	彭城廣戚	江蘇沛縣東	貴	東	202
張 781	奐	敦煌淵泉	甘肅安西縣布隆吉爾城東	貴	東	203
皇 781	規	安定朝那	甘肅平涼縣西北	貴	東	204
張 781	芝	敦煌淵泉	甘肅安西縣布隆吉爾城東	貴	東	205
段 881	熲	武威姑藏	甘肅武威縣治	貴	東	206
姜 881	岐	漢陽上邽	甘肅天水縣西南	平(儒)	東	207

毛	義	廬江	安徽廬江縣西百二十里	貧	208
桓	曄	沛郡龍亢	安徽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	貴	209
周	榮	廬江舒	安徽廬江縣西	平(儒)	210
召	馴	九江壽春	安徽壽縣	貴	211
張	儉	山陽高平	安徽盱眙縣北	貴	212
張	訥	勃海南皮	河北南皮縣	?	213
崔	駟	涿郡安平	河北深縣	貴	214
劉	淑	河間樂成	河北獻縣東南	貴	215
崔	寔	涿郡安平	河北深縣	貴	216
吳	祐	陳留長垣	河北長垣縣東北	貴	217
劉	焉	江夏竟陵	湖北棗陽縣東	貴	218
黃	香	江夏安陸	湖北安陸縣北	貧	219
胡	碩	南郡華容	湖北監利縣西北	貴	220
徐	穉	豫章南昌	江西南昌縣東	貧	221
何	湧	豫章南昌	江西南昌縣	平(儒)	222
郭	太	太原界休	山西界林縣東南十五里	貧	223
劉	茂	太原晉陽	山西太原縣治	貧	224
陳	元	蒼梧廣信	廣西蒼梧	貴	225
養	奮	鬱林	廣西貴縣南	貴	226
賀	純	會稽山陰	浙江紹興	平(儒)	227
公孫	度	玄菟	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	平(吏)	228
贊	恂	?	?	貴	229
樊	敏	?	?	貴	230
嚴	訴	?	?	貴	231
夏	承	?	?	貴	232
園	典	?	?	平	233

- 張⁸⁰⁸楷 ? 貢 ? 里十二百百... ? 丹... 234 年
- 唐⁸⁰⁸高 ? 貢 ? 里五十... ? 請... 235 武
- 李⁰¹⁸白 ? (魯)平 ? 西... ? 後... 236 風
- 士⁸¹⁸施延 ? 貢 ? 請... ? 表... 237 耳
- 馮⁸¹⁸直 ? 貢 ? 里... ? 高... 238 耶
121. 今地皆據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122. 後漢書 96/1a 陳蕃傳。
123. 後漢書 98/7b-8b 許劭傳。
124. 後漢書 55/5b 魯恭傳。「(肅宗)拜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
125. 後漢書 83/3a-b 周燮傳。
126. 同註 26 樊英傳。
127. 同 43
128. 後漢書 78/17b 爰延傳。
129. 後漢書 91/14b 周舉傳：「周舉……汝南汝陽人也……。陳留太守防之子也。」
130. 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子颯，少尚元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後舉賢良方正不應。」
131. 後漢書 111/23b 向栩傳。
132. 後漢書 113/11a-b 高鳳傳。
133. 後漢書 97/15a 夏馥傳。
134. 後漢書 69/2a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
135. 同註 26 荀淑傳。
136. 後漢書 69/16a 趙咨傳。
137. 同註 26 郭憲傳。
138. 後漢書 69/14b 周磐傳。
139. 後漢書 87/16a 劉瑜傳。

139. 後漢書97/15b宗慈傳，及玉海114/35b選舉(康熙二十六年刊本，下同)
140. 後漢書109/11b張元傳。
141. 後漢書109/7b戴憑傳上。
142. 後漢書66/1a-6a鄭興傳。
143. 後漢書84/1a-2b楊震傳。
144. 後漢書91/5b左雄傳。
145. 同144
146. 後漢書97/16b范滂傳「……汝南征羌人也」• 謝承書曰「汝南緱陽人也」。
147. 後漢書111/17李充傳。
148. 同註28申屠蟠傳。
149. 後漢書78/9a應奉傳。
150. 同129
151. 後漢書48/1a吳漢傳。
152. 後漢書92/10a陳寔傳，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2/18a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153. 後漢書86/10a种暠傳。
154. 後漢書9/1a-2a張衡傳。
155.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2/11a太尉李咸碑。
156. 續後漢書36/431張範傳(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下同)
157. 隸釋18/1a-b司空宗俱碑。
158. 後漢書100/6a孔融傳「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
159. 續後漢書36/432邴原傳。
160. 後漢書60/1a郎顛傳下。
161. 後漢書97/24a孔昱傳。
162. 後漢書109/8b孫期傳。

163. 後漢書97/25a檀敷傳。
164. 同35
165. 同註26鄭元傳。
166. 後漢書57/14b鄭均傳。
167. 謝弼傳載「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甯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同註28)
168. 同167
169. 隸釋7/3a山陽太守祝睦碑。
170. 隸釋25/5a-b廷尉仲定碑。
171. 後漢書107/2b魏應傳下。
172. 後漢書109/3a伏恭傳下。
173. 孔季彥。孔信子也。孔信傳載：「孔信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見後漢書109/13a孔信傳上)
174. 後漢書68/4a滕撫傳。
175. 隸釋1/16a-b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
176. 後漢書68/8b度尚傳。
177. 後漢書113/15a法真傳。
178. 後漢書109/12a-b李育傳。
179. 後漢書55/4a魯恭傳。
180. 後漢書76/4b-5a李法傳。
181. 後漢書61/12b蘇章傳。
182. 後漢書55/11b魯恭傳。
183. 後漢書70/1a-5b班彪傳上。
184. 同2
185. 同11
186. 後漢書93/1a李固傳。

187. 同52。
188. 後漢書94/16a-17b趙岐傳。本辭章，精思雅量。著有志節，深泉高。 (後漢書本傳、泉源)
- 189 同110
190. 後漢書卷五五劉寬傳。全後漢文77/6a-b蔡邕傳，太尉劉寬碑。(光緒丁亥廣州書局刊本，下同)。
191. 後漢書60/5a-6b楊厚傳。
- 192 後漢書57/15b趙典傳。
193. 同註26董扶傳。
194. 後漢書61/11b王堂傳。
195. 後漢書78/5a翟酺傳。
196. 隸釋7/13a-b車騎將軍馮緄碑。……
197. 後漢書87/13b劉瑜傳。
198. 後漢書89/7b-8a江革傳。
199. 後漢書87/16b劉瑜傳。
200. 後漢書106/16b劉矩傳。
201. 後漢書112/11a李南傳上。
202. 後漢書卷八三姜肱傳載「姜肱……彭城廣威人也」。後漢書集解21/20b郡國志注(乙卯秋王氏校刊本，下同)載：「彭城國有廣威縣，故屬沛國」。集解惠棟曰：「國字衍，前字爲沛郡也」。先謙曰：「前漢縣，三國魏改屬沛國，見魏志明紀謝云：於禁傳禁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李典傳攻廣威拔之，考諸州諸郡無廣威縣，卽廣威之訛。晉志改屬彭城國。一統志故城今徐州府沛縣東」。又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2/20b彭城姜肱碑。
203. 後漢書95/8a-b張奐傳「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後漢書集解56/7a張奐傳注載：「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也」。集解劉昶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錢大昕曰：「國本永作陽，考唐書地理志晉昌縣屬瓜州，永陽二字俱誤，案酒泉，郡名，非縣名，當

作淵泉。胡注通鑑云：「奐，敦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尚未僞也。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忘改爲酒耳。郡國志作拏泉，拏亦淵字之僞」。

204. 後漢書95/1a-2a皇甫規傳。
205. 後漢書95/13b張奐傳，及註139玉海。
206. 同120
207. 高士傳下卷葉十一上姜岐傳(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208. 後漢書69/2a劉趙滄子，劉，周趙列傳序。
209. 後漢書67/1a-9a桓榮傳「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 16/4a 桓榮傳「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封爲封內侯，食邑五千戶。……(子)暉……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
210. 後漢書75/16b周榮傳。
211. 後漢書109/5a召訓傳，及東觀漢記18/7b召訓傳。
212. 後漢書97/21a張儉傳。
213. 隸釋26/10a巴郡太守張君碑。
214. 後漢書82/1a-2b崔駰傳。
215. 後漢書97/6b劉淑傳。
216. 後漢書82/15b-20a崔駰傳。
217. 後漢書94/1a吳祐傳。
218. 後漢書105/1a劉焉傳。
219. 後漢書110/12a黃香傳。
220.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蔡中郎集2/24a太守胡公碑。
221. 後漢書83/5b-7a徐穉傳。
222. 後漢書67/1b桓榮傳引謝承書。
223. 同註26郭太傳。

224. 後漢書111/6b劉茂傳。
225. 後漢書66/10b陳元傳。
226. 續漢書 25/3b 五行志三註補引廣州先賢傳，及全後漢文 49/6a 養奮傳。又廣韻上聲葉四五下（小學彙函叢書刊張氏澤存堂本）引孝子傳有養奮傳。
227. 後漢書集解63/6b李固傳引謝承書。
228. 續後漢書10/106公孫度傳。
229. 高士傳卷下葉五下贊恂傳。
230. 隸釋11/9b巴郡太守樊敏碑。
231. 隸釋24/11a-b祝長嚴訴碑。
232. 隸釋24/27a淳于長夏承碑。
233. 蔡中郎集2/48a-b處士闕典碑。
234. 見玉海114/9a選舉。
235. 註139玉海。
236. 同235
237. 同235
- 238 後漢書91/7b左雄傳。

(三) 對策

西漢應策試者之資格謹限於賢良，方正，直言三科，東漢又增有至孝，獨行。²³⁹敦樸諸科。²⁴⁰西漢策題多為皇帝自身過錯，當世急務，時政闕失，吏治良善，民間隱璞，治國安民要道，王霸要略等。東漢對於此類題目極少，其着重點乃為天然災害，如日蝕、地震，水旱災等。故應策者亦多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道天變。以為災害之降，有者由於長吏不良，小人居位。有者由於封爵阿保，外戚權重。有者由於守令用刑太急，農商失務。有者由於選舉制壞，權臣擅政。有者由於君尚奢侈，宮中怨女過多……等。姑舉數例如下：

和帝永元六年策賢良，方正曰：「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養奮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

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上述陰陽不合由於長吏不良）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²⁴¹（上述水旱災由於小人居位）。

順帝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水災之異，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章，……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敦朴士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李固對曰：「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直言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母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上述不得封爵阿保子孫以順天意。）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腸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上述權去外戚歸諸國家）馬融對曰：「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首相及令長何如，其稱

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失，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上述陰陽不合由於嚴刑所致。）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並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上述民以農爲本，農桑失務則盜賊起，災異生。）張衡對曰：「自從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官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於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蒞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謂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²⁴²（以上痛言選舉制之弊）

順帝陽嘉三年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以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其對，勿有所諱」。尚書周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

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²⁴³（上言宣出後宮不御之女，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雨必至。）

桓帝延熹八年日蝕，賢良，方正劉淑對策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人主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²⁴⁴

239. 同216

240. 見後漢書90/14a馬融傳，及後漢書93/4b李固傳，後漢紀18/146-148順帝紀。

241. 見續漢書25/3b五行志三註補引廣州先賢傳。

242. 同240從漢紀順帝紀。

243. 後漢書91/9b-11a周舉傳。

244. 後漢紀22/176桓帝紀。

(四) 分科之待遇

東漢對應詔舉者之待遇亦隨其科目而分。凡以有學問，道德，才能舉者，則依其學問，道德，材能以高下而定其待遇之優劣。以能充任中央，州部，郡縣官吏舉者，舉後即可充任中央，州部，郡縣官吏。以已入仕之官吏舉者，待遇多由詔文中規定之。或出補長相，或令丞尉等²⁴⁵。茲表列如下：

分科待遇表

科名	人名	應舉年月	原官	遷官	官	人數	註
	崔駟	光武建武元	建新大尹	246	不任		同214
賢	法真	順帝	大儒		不任		同177
	贊恂	同上	同上		不任		同229
	張奐	桓帝	大將軍府吏		議郎		同203
	姜岐	靈帝	隱士		不任		同207
	彭廖	獻帝			？		同158
良	邴原				？		同159
	毛義	？	縣令		？		同208
	魯丕	章帝建初元	郡督郵		議郎		同182
方	李育	同上	大儒		議郎		同178
	養奮	和帝永元六	？		？		同226
	楊厚	安帝	郎中		不任		同191
	郎顛	同上	吳令		不任		同160
	張楷	同上	？		？		同234
	趙典	桓帝延熹八	247	儒生		不任	同192
	孔昱	同上	248	同上		不任	同161
	陳蕃	同上	249	別駕從事		不任	同122
	孫期	靈帝	250	儒生		不任	同162
	許劭	同上	251	郡功曹		不任	同123
	桓曄	同上	同上		不任		同209
	檀敷	同上	大儒		不任		同163
正	劉琬	同上	？		不任		同199
	張範	同上	？		議郎		同156

	江革	章帝建初元	楚太僕	司空長史	同193
賢	王方	同上	名士	侍中	同124
註	戴封	和帝永元六	光祿主事	議郎	同164
同	李法	九	?	博士	同180
同	周雙	安帝	隱士	不仕	同125
同	蘇章	同上	?	議郎	同181
同	樊英	順帝永建	隱士	不仕	同126
同	良种	冲帝	侍御史	不仕	同153
同	皇甫規	冲質帝間	上計掾	郎中	同204
同	荀淑	梁太后臨朝時	當塗長	郎陵侯相	同127
同	劉淑	桓帝永興二	大儒	議郎	同215
同	劉瑜	延熹八	?	議郎	同197
同	爰延	同上	博士	侍中	同123
同	周鑑	同上	郎	不仕	同129
同	方胡碩	同上	諫議大夫	不仕	同220
同	陳寔	靈帝中平 252	太丘長	不仕	同152
同	董扶	同上	大儒	不仕	同193
同	劉矩	同上	雍郎令	尚書令	同200
同	劉焉	同上	郎中	南陽太守	同218
同	鄭元	獻帝建安	大儒	?	同165
同	賀純	順帝永建	儒生	不仕	同227
同	姜肱	桓靈帝時	同上	?	同202
同	向栩	?	同上	不仕	同130
同	高鳳	章帝建初	大儒	不仕	同131
同	鄭均	同上	?	不仕	同166
同	魯恭	建初五	太傅府吏	中牟令	同170

言	戴	封	和帝永元六	光祿主事	議郎	同164
001	夏	馥	桓帝延熹八	?	不任	同132
茂	司班	彪	光武建武	大將軍從事	徐令	同183
155	隸	劉寬	桓帝	253 梁令	議郎	同190
85	光	王堂	章或和帝	?	穀城令	同194
才	祿	李咸	質或桓帝	郎中	高密令	同155
821		黃香	章帝元和元	郎中	尚書郎	同219
209	至	薛包	安帝建元	?	侍中	同133
852		荀爽	桓帝延熹元	?	郎中	同134
852		趙咨	同上	?	博士	同135
891		崔寔	同上	?	郎	同216
855		仲定	同上	?	不任	同170
121		樊敏	靈帝	大儒	郎	同230
193		闕典	?	處士	254 不任	同233
381		祝睦	?	大儒	郎	同169
121		宗俱	?	?	城門侯	同157
81	孝	夏承	?	冀州從事	不任	同232
01		嚴訴	?	守春穀長	東牟侯相	同231
廉吏	馮	緄	?	蜀郡廣都長	犍爲武陽令	同96
171		郭憲	光武建武元	隱士	博士	同136
有	李	南	和帝	?	不任	同201
311		周磐	同上	陽夏重和令	不任	同137
855		樊英	安帝	隱士	不任	同126
013		郎顛	同上	吳令	不任	同160
141		士施延	同上	?	侍中	同237
382		趙咨	桓帝延熹元	??	博士	同135

131同	尹	勳	同上	？	六元	尚書令	真	同138
131同	劉	寬	同上	梁令	八	議郎	真	同190
131同	趙	典	同上	儒生	？	不仕	真	同192
130同	徐	禪	同上	功曹	？	不仕	真	同221
131同	郭	太	同上	大儒	？	不仕	真	同223
131同	謝	弼	靈帝建甯二	？	？	郎中	真	同167
131同	宗	慈	同上	？	？	不仕	真	同139
131同	張	芝	同上	？	？	不仕	真	同205
131同	唐	高	同上	？	？	不仕	真	同235
131同	李	白	同上	？	？	不仕	真	同236
131同	陳	敦	同上	？	？	郎中	真	同168
131同	公孫	度	同上	？	？	郎中	真	同228
131同	荀	爽	靈帝中平	郎中	？	不仕	真	同134
131同	董	扶	同上	大儒	？	不仕	真	同193
131同	鄭	元	獻帝建安	同上	？	？	真	同165
131同	道	邴	原	同上	郡計佐	？	真	同159
131同	申	屠	潘	？	？	不仕	真	同143
131同	張	元	光武建武	儒生	？	宏農文學	真	同140
131同	戴	馮	同上	同上	？	郎中	真	同141
131同	魏	應	同上	同上	？	洛陰王文學	真	同171
131同	伏	恭	同上	劇令	？	博士	真	同172
131同	鄭	衆	明帝永平	司空府吏	？	越騎司馬	真	同142
131同	何	湯	同上	？	？	虎賁中郎將	真	同222
131同	周	榮	章帝	？	？	司徒府吏	真	同210
131同	楊	倫	安帝	？	？	博士	真	同143
131同	謝	廉	順帝陽嘉二	？	？	童子郎	真	同255

	趙建	同上	?	童子郎	同256
	召訓	?	?	議郎	同211
文學士	傅毅	章帝建初	儒生	郎中	同184
儒術篤 學者	魯丕	安帝永初二	侍中	侍中左右中 郎將	同182
有道術 士	孔季彥	安帝延光二	儒生	?	同173
名儒	賈恂	順帝永和	大儒	不仕	同229
通尚書 章句有 重名者	楊賜	靈帝建甯	侍中越騎校尉	少府光祿助	同183
隱士大 儒	李光	殤帝延平中	郡功曹	博士	同147
義士	劉茂	光武建武三	郡門下掾	議郎	同224
	李固	順帝陽嘉二	儒生	議郎	同186
敦	馬融	同上	郡功曹	議郎	同187
	張衡	同上	太史令	?	同154
樸	張儉	靈帝中平	東郡督郵	少府	同212
	許劭	同上	郡功曹		同123
光祿四 行	范滂	桓帝	?	?	同146
	吳祐	?	?	膠東相	同217
獨行	崔寔	桓帝	?	郎	同216
將	滕撫	冲帝	涿令	江都尉	同174
	應奉	桓帝永興元	郡決曹史	武陵太守	同149
	段穎	永康二	議郎	中郎將	同206
帥	馮直	?	?	?	同238

威武謀略之士	崔	寔	桓帝延熹或永康	議郎	遼東太守	同216
大司馬	吳	漢	光武建武元	大將軍	大司馬	同151
尚書	翟	輔	安帝	侍中	尚書	同195
書	周	舉	順帝陽嘉三	冀州刺史	尚書	同150
博士	張	元	光武帝	郎	博士	同140
士	陳	元	同上	郎	博士	同225
刺史	度	尚	桓帝延熹五	文安令	荊州刺史	同176
孔廟百石卒史	孔	歙	元嘉三	文學掾	孔廟百石卒史	同175
故刺史二千石文武才用者	趙	岐	靈帝中平元	并州刺史	議郎	同188
三署郎	第五	倫	武帝建武二七		淮陽王醫之長	同189

245. 見註110與112

246.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見註214)

247. 玉海114/10a選舉。

248. 同247

249. 同247

250. 同247

251. 同247

252. 陳寔於黨錮禍解除後始應賢良，方正之舉，(見註152)黨事解除之期為中平元年(見註212)故證其應舉之年當在靈帝中平時。

253. 據蔡邕太尉劉寬碑載寬應司隸校尉察茂才，太尉公車舉有道後始拜為議郎，司徒長史侍中。(見註190)後漢書55/14a劉寬傳載「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隸釋11/1b太尉劉寬碑亦載：「司隸茂才，

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美顧問。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以演菑沉漸，對當帝心，轉拜尚書」。由此可證寬應茂才，有道之舉當在桓帝時。

254. 隸釋7/8a門生汝吏名「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

255. 後漢書 91/5b 左雄傳「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又東觀漢記3/3b順帝紀「陽嘉二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童子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召而至皆除郎中」。

256. 同255

本刊第一卷*目次

民國三十年 September 1941

Studies on the *Chung-chu Golden Man* of the Ts'in Dynas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inese Art, 秦代鎏金人之藝術學的考察 by Shih Yai 史岩.

The "E" Pillar, 榑柱 by Shan Chen-tsu 商承祚.

A Study of a Pair of Iron Scissors and a Copper Measuring Rod from a T'ang

Tomb at Sung Hsien, Honan, 嵩縣唐墓所出鐵剪銅尺及墓誌之考釋 by

Swan Ts'u chou, 孫次舟.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ial Traditions of the Khitan

People, 契丹民族喪葬制度之變遷及其特點 by Liu Ming-shu 劉銘恕.

Political Ideas of the *Chien-an* Period, 建安時代之政治思想 by Liu Kwoh-

chuin 劉國鈞.

A Critical Study of Tradit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of *Pa* and *Sh* with*Chung Yuan* in Ancient Times, 古代巴蜀與中原之關係說及其批判 by

Ku Chieh-kang 顧頡剛.

On the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Mongols", 讀蒙古世系譜 by Han Ju-lin 韓

儒林.

A Not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ongol Tribes in the *Hsin Yuan Shih*, 新

元史氏族表蒙古部族分類質疑 by Chang Jung-ts'u 張荃初.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ino-Tibetan Philology, 論印支語中 $m > 見$ 之演

化 by Wen Yu 聞宥.

A Review of Dr. E. D. Edwards'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s",

(In English) 評愛德華「唐代散文史」 by Lu Hsiang 呂湘.

*Edited in Chengtu, and published in Shanghai.

則胡粉，¹⁴衣則胡服。¹⁵御則胡床，¹⁶胡帳。¹⁷郊祀則胡天，¹⁸將作則瑠璃，¹⁹甚且以胡羯爲名字。²⁰至侯景代梁，而輻車牀、垂脚坐，筌蹄、靴，²¹紛然兼採，所以胡馬生郊，伊川被髮，豈惟天道，亦人事使然已。然魏晉之世，猶以匈奴爲客，²²爲奴，²³及戎翟寇竊，華夏消沉，夷語胡音，奉爲正雅，²⁴漢子乃丈夫之賤稱，²⁵華胄實高齊之奴役。²⁶昔賈生建策五餌，其論美矣，後人不察，用夷變夏；京師倡導，天下風靡，何不智之甚也？雖云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²⁷正朔所在，衣冠企羨。²⁸然神京蔓草，宗廟廢墟。風俗厚薄，國運隆替，顧不繫乎一二人之心向背也哉？

釋「五胡」第二

晉室不競，蠻夷入侵，後人通謂之五胡。五胡者，匈奴鮮卑羯羌氏也。然匈奴，羯實同族，²⁹而鮮卑亦多匈奴之後，不得爲五。晉書云：「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轡」。³⁰胡者匈奴也，鮮卑不入其數。范蔚宗獄中與甥姪書云：「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橫，實天下之奇作」。³¹晉書云：「石勒以姚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³²六夷不可考，亦五胡之別稱也。晉書有「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橫六極」之語。³³然則曰五曰六，或七至八，固無定準矣。苻堅之叱姚萇也，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³⁴謝靈運云：「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³⁵按東京以還，圖緯大興，決郊祀，拜三公，莫不驗之。³⁶然則五胡者，亦據圖讖而言之；不然，何苻堅謝靈運輩，持之而有故也？³⁷古者，三爲數之多，五爲數之極，九爲數之終。五胡九夷，亦率爾從俗耳，非確乎其有據也。

論匈奴第三

匈奴，古稱胡，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胡，林胡樓煩胡也。³⁸秦始皇一統天下，

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³⁸賈生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³⁹皆謂匈奴也。東胡者，烏丸鮮卑也，⁴⁰所以別於匈奴也。隋唐世有西胡，西域以西諸國屬之，又東胡之對稱具。⁴¹

史記云：「匈奴，其先夏侯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⁴²秦漢間，竊居北境，龐然爲大國，於是白登之圍，嫪書之辱，後且烽火及甘泉。文景世，與通關市。孝武嗣位，用兵不輟，匈奴日衰，而漢室亦困矣。孝宣世，呼韓邪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⁴³元帝世，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⁴⁴於是邊圉多胡，王莽擾之，干戈不息。光武中興，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熲，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部塞八十里，更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熲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吏，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乃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⁴⁵於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靡不有胡。後竇憲大破北庭，單于遠遁；然歲給南單于億九十餘萬。⁴⁶至靈帝中平五年，天下大亂，于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⁴⁷魏武輒興，以其既在內地，人衆很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大陵縣，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⁴⁸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塞泥黑難等二萬落歸，帝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⁴⁹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懷慙二帝，沈沒虜庭。千里之差，與自毫末，夫得之原，百世永歎矣。⁵⁰

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末有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⁵¹謂周伐獫狁，止於太原，不能絕禍源，是中策也。漢運兵征匈奴，而人我交弊，無百年之相安，是下策也。秦募役築長城，謁事北虜，而社稷崩圯，是無策也。意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上策也。大抵兩京之事虜也，曰和親、曰交市、曰歲賜、曰攻戰而

已。和親者，漢初嫁以宗室女，其後昭君出塞是也。交市者，文景世喬為之矣。歲費者，東京常法也。攻戰者，孝武大張鞭撻，竇憲威震虜虜是也。賈生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常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服，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此後世所本也。

單。史記云：「匈奴置有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諸大臣皆世官」，此舊制也。善騎射。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此用兵法也。漢書云：「無文字，以言語為約束」。論衡云：「匈奴之俗，有客無姓字」。漢書稱單于姓韓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月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史記云「匈奴謂賢曰屠耆」，則撐犁、孤塗、屠耆，皆匈奴語也。孝文世，單于遣漢書，使郎中係厚淺奉書請，中行說令單于遣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然則匈奴初無文字，多假漢物為之矣。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服繡袷長襦，錦袷各一，比金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一，繡十疋，錦三十匹，赤繡絳各十匹。竇憲北伐，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蓋匈奴隣吾北境，浸淫日久，華化亦深，服飾器用，益多摹效。劉元海之僧位也，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而竊偽諸君，多博古右文。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享氏易馬氏尚書，尤好左氏春秋傳。孫吳兵法，略嘗誦讀，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常鄙陸陸無武，絳灌無文。劉和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劉聰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名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略嘗誦讀。帝輕侮吳張，而自比樂毅蕭何。百祖渠梁遜博涉軍史，頗曉天文。赫連勃勃命書侍郎皇甫微為文答劉裕而陰誦之，召權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微，裕覽其文而奇之。蓋匈奴之漢化若是，日，市交曰，縣曰，並觀事之京兩俱大。並策王皇，之來以

史記云：「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⁷⁰後書增丘林氏爲四姓，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⁷¹至晉世孽乳達十九種，以屠各爲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⁷²其後冒統漢姓。今可考者：有劉氏，劉氏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爲劉氏。⁷³其鐵弗劉氏，又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宗族鋼銳如鐵，皆堪伐人也。⁷⁴又有稽胡劉姓，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或云山戎赤狄之後也。⁷⁵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自稱天子，年號神嘉，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⁷⁶後爲齊神武所滅，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⁷⁷或云獨孤卽屠各之異譯，亦匈奴種也。⁷⁸沮渠氏，⁷⁹字文氏，⁸⁰賀蘭氏⁸¹大抵皆匈奴種也。新準盡殺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⁸²匈奴爲衰。其後有奚國，或曰庫莫奚，屬東部胡字文氏，所居亦鮮卑故地也。⁸³其西遷者，有白題國，國王姓支名史稽毅。⁸⁴噶嚕國、大月氏之種類也。⁸⁵突厥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刑法風俗，與噶嚕略同。⁸⁶蠕蠕，⁸⁷鐵勒，⁸⁸高車，⁸⁹皆匈奴別種也。

論 羯 第 四

恆入羯胡並舉，實則一族而異稱也。魏書云：「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⁹⁰晉書云：「勒初名匄，其先匈奴光渠之胄」。⁹¹按匈奴十九種，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萎沙、秃童、勃蔑、光渠、賀賴、鍾鼓、大樓、雍屈、真樹、力羯。⁹²屠各最貴，光渠其同族異種也。光渠有二子，長餘扶羅，次呼廚泉。餘扶羅子豹，豹子卽元海也，則屠各光渠爲近屬明矣。⁹³其文字不詳，佛圖澄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秀支謂軍，替戾岡謂出，僕谷謂劉曜胡位，劬秃當謂捉，言軍出擒曜，此羯語也。⁹⁴石勒僭立，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引張賓爲謀主。又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醫生讀史而聽之。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⁹⁵則其漢化浸深，沈其源間，莫由自濟，略等匈奴矣。趙末冉閔誅諸胡羯，無

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屯據四方者，所在承冉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鬣，至有鬻死者半。⁹⁹其後羈種無聞，疑復混雜匈奴間，靡得而分辨也。⁹⁷

論 羌 第 五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⁹⁸晉高瞻云：「且大禹生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⁹⁹劉元海曰：「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¹⁰⁰然則夏之先，其羌人乎？¹⁰¹禹貢云：「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彼」。¹⁰²戎即羌也。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間。¹⁰³至殷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¹⁰⁴故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¹⁰⁵蓋謂此也。周之先，不窋失官，入居戎。¹⁰⁶及王季伐西落鬼戎而後定。¹⁰⁷春秋世，涇北有義渠之戎，渭首有狄邠邽冀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¹⁰⁸方其時戎狄交侵，中國之不絕如線，然而狄滅於晉，而戎併於秦。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¹⁰⁹至光無弋爰劍爲厲公所拘執，以爲奴隸，後得亡歸，亡入三河間，遂世世爲豪。¹¹⁰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¹¹¹三河者，賜支，河，涇也，此其新種也。漢景帝時，徙研種留何於狄道安故，至臨洮羌氏道縣，¹¹²以絕氐羌，武帝又西逐羌渡河湟，初開河西，列置四郡。其後先零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通道至玉門關，絕羌胡，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¹¹³孝宣世，先零寇金城，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餓死者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¹¹⁴光武建武十一年夏，先零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馮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¹¹⁵章帝世，馬防破燒當滇良，乃築索西城。¹¹⁶安帝永初中，羌叛十餘年，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¹¹⁷虞翊請令四府九卿各辟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¹¹⁸順帝永和至永嘉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¹¹⁹至靈帝延熹

二年，燒當八種寇隴西，三年間，段熲討平之。¹²⁰然國庫衰耗，羌漢雜居，至晉武世，馮翊、北地、新平、安平諸地，無不有羌。¹²¹而大亂作矣。

羌人建國，始於姚秦。晉書姚弋仲載記云：「南安赤亭羌人也，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¹²²按羌人多從漢姓，姚氏其貴族也。¹²³外此有王，郭，韋，張，梁，尹，任，姜，閻，唐，彭，車，歙，六，趙，馬，竇，嚴，強，黃，宗，胡諸姓，¹²⁴中或雜漢人，然如韓遂馬騰輩，以羌人而冒漢姓，則史籍所徵，或盡羌戎矣。

初，西戎無詩書禮樂。¹²⁵其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¹²⁶食麥衣皮。¹²⁷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¹²⁸大抵化於中國。如董卓。¹²⁹王過。¹³⁰徐遵明¹³¹皆羌人也。其仍原姓不改者，雷蒙不蒙。¹³²却鐵忽。¹³³傍乞鐵忽，東念姐，韋廉俱和。¹³⁴鉗耳。¹³⁵夕姐。¹³⁶細封，費聽，往利，頗超，野辭，房當，米擒，拓跋。¹³⁷赤葩渴部。¹³⁸諸氏是也，近塞者秦州有濁水羌。¹³⁹而益州。¹⁴⁰梁州。¹⁴¹涇州。¹⁴²河州。¹⁴³洮陽。¹⁴⁴靡不有之。建國塞外者，有鄧至，¹⁴⁵宕昌，¹⁴⁶黨項，¹⁴⁷而敦煌西域之南山中，有焜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朮羌，白馬黃牛羌。¹⁴⁸亦塞外之羌也，莫辨道里廣狹矣。

姚秦文化，影響後世者，曰儒學，曰佛學。北史云：「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并歸江左」。¹⁴⁹是其祕府圖籍，有足觀矣。姚興世，天水姜龕，東平淳于歧，馮翊郭高等，皆者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¹⁵⁰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¹⁵¹而姚泓博學善談，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羨周夏侯雅以文章游集。¹⁵²是儒學也。姚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繆，不與胡本相應。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

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繙出新經并諸論三百餘卷，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十餘人。¹⁵³是佛學也，而後教義大昌，北土爲尤甚焉。

論 鮮 卑 第 六

晉書云：「慕容廆，黎昌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苗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¹⁵⁴鮮卑山無考。魏書謂宣皇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遷，未行而崩。¹⁵⁵以地勢考之，當在吾國極北矣。漢末檀石槐大人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鮮卑至此而疆，漢勅青徐二州，歲給錢萬二億七千萬爲常。¹⁵⁶案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居其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¹⁵⁷此其所以疆，而後世諸族，入侵中原，無以辨其鮮卑匈奴者，此其故也。¹⁵⁸

鮮卑諸種，可考者有慕容氏，蓋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魏末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因名慕容氏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¹⁵⁹殆未足徵。拓跋氏後更姓元氏。¹⁶⁰段氏。¹⁶¹乞伏氏。¹⁶²秃髮氏。¹⁶³高氏。¹⁶⁴代郡子闡尉遲氏。¹⁶⁵步六孤氏。¹⁶⁶勿忸于氏。¹⁶⁷呼延氏。關氏¹⁶⁸其河南王吐谷渾，亦鮮卑種也。¹⁶⁹代北多複姓，魏斷北語，與漢人合婚，改諸部從華姓者九十九種，¹⁷⁰西魏有詔復舊，靡得詳考矣。

鮮卑語略見諸史。草爲侯汾。¹⁷¹被爲秃髮，¹⁷²土爲託，託爲跋。¹⁷³紇干爲依持。¹⁷⁴兄爲阿干，官家爲處可寒。¹⁷⁵左右爲內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擔衣人爲僕大真，帶杖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方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隊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官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¹⁷⁶其大較如此。

鮮卑善摹擬，漢化甚深。慕容廆招懷冠冕，共相遊處，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

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¹⁷⁷ 龐子詵，尚經學，善天文，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射之禮。詵雅好文學，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¹⁷⁸ 戴席第翰，善撫接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¹⁷⁹ 戴子謙，雅好文集，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¹⁸⁰ 慕容寶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¹⁸¹ 慕容德博觀羣書，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三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¹⁸² 德兄子超，送太樂伎百二十人於姚興。¹⁸³ 至拓跋氏之改姓氏，昏士族，復古代表冠，高氏之崇文儒，延經師訓子，遷石經於鄴，尤常人所習知矣。

論 氏 第 七

氏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驢東北，廣漠之西，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謂白氏，或稱埒氏，此蓋中國即其顏色而言之也。¹⁸⁴ 各自有姓，衣服尚青，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以錯居故也。¹⁸⁵ 漢高祖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聽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寶錢，口四十，號爲板橋蠻夷。¹⁸⁶ 巴郡又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¹⁸⁷ 雍州有齊氏。¹⁸⁸ 秦州有蓋闢；¹⁸⁹ 此其大姓也。元封三年，氏人反，遣人討破之，分徙酒泉郡。後漢初，氏人悉附隴蜀，隴西太守馬援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魏武初，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¹⁹⁰ 晉有扶風，始平，京兆之氏。¹⁹¹ 南北朝梁，秦，益，荆諸州，靡不有焉。¹⁹² 晉人出其美，梁漢無委，風俗，氏人多流徙，晉世建國者，有仇池氏，卽白馬種也。元鼎六年開分廣漠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居於河池，方百頃，四面斗絕。¹⁹³ 晉室大亂，奉江左正朔，依違兩強間，以遠交近攻爲國策焉。蒲洪者略陽隴渭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卽前秦也。

104 呂光亦略陽氐人，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往焉，卽後秦也。105 李特，巴西宕渠人，卽武落鍾離種，漢末謂爲楊車巴。初爲梁益人傭力，黨衆十萬，因亂建國，成漢是也。106 案東晉初，漢趙爲二寇。其後苻堅有北土，駕凌上國。澠水之捷，幸也。呂氏交通西域，影響後世文教者甚至。白馬氏依界大國，久而不滅，多與江左通消息。然則氐誠小族，亦五胡之健者，又安得而忽之。

1. 晉書82/222虞預傳。

2. 御覽583/3b樂部二十一，琵琶引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世說下之上/102容止篇云：「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北朝和士開，(北史92/288本傳)祖珽，(同上47/166本傳)高妙達，(同上92/289齊諸宦者傳)皆以善彈琵琶得寵，而魏幼主能自彈胡琵琶。(魏書3/12幼主紀)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北齊書11/15廣寧王孝珩傳)顏氏家訓1/7b教子篇曰：「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教其彈琵琶」。

3. 御覽580/16a樂部十八笛引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宋書19/59樂志曰：「笛，案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北齊書11/15廣寧王孝珩傳云：「周武帝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4. 宋書19/59樂志云：「杜摯筚篥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

5. 御覽581/1a樂部十九笛引杜摯筚篥賦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建斯樂，美其出入戎貉之俗，有大詔夏音」。又引，晉先賢儀注注云：「胡笳，漢舊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笳者，胡人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謂曰胡笳」。晉劉琨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晉書62/174本傳)

6. 續漢書23/53五行志云：「靈帝好胡笳」。

7. 御覽533/4b樂部二十一羯鼓引羯鼓錄云：「羯鼓，自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疎勒，天竺諸部皆用之」。
8. 魏志21/64王粲傳註引魏典云：「臨淄侯曹植初得邯鄲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祖胡舞五袿鍛跳丸擊鈸，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北魏武帝於後園使祖暕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北史47/166祖暕傳）
9. 御覽860/0b飲食部十八餅引王隱晉書曰：「王羲之幼有風操，鄰虞卿聞王氏諸子皆俊，令使選婿，諸子皆飾容以待客，羲之獨坦腹東牀，嚼胡餅，神色自若。」
10. 續漢書23/53五行志。
11. 晉書27/84五行志上云「秦始以後，中國相向爲羌煮貊炙」。御覽859/6a飲食部十七羌煮引搜神記曰：「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晉書77/207陸玩傳：「玩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86/233張天錫傳：「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糞甜甘，鷓鴣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洛陽伽藍記3/4b正覺寺云：「（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食飯鯽魚羹，渴飲茗汁。……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甚多」。
12. 晉書27/84五行志上。
13. 通典200/6b邊防北狄。
14. 後漢書93/198李固傳云：「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悵傷悴之心」。
15. 續漢書23/53五行志：「靈帝好胡服，京師貴戚，皆競爲之」。魏志30/92四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云：「其（海西國）俗人長大平正如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帝欲通使於中國，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帝置如中國。」胡服，詳見王國維胡服考，（觀堂集林22/1a-19a）

16. 續漢書23/33五行志云：「靈帝好胡服胡坐」。魏志1/5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渡，(馬)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又23/72裴潛傳注引魏略：「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掛柱」。晉書42/124王濟傳：「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又69/191戴若思傳：「少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嚙同旅，皆得其宜」。又65/181王恬傳：「謝萬嘗造恬，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歡適，竟無賓主之禮」。又100/272蘇峻傳「韓晃攜出，帶兩步馱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又81/219桓伊傳：「伊是時已貴顯，素聞(王)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又86/232張重華傳：「(謝)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又114/304王猛傳：「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又126/325禿髮利鹿孤載記：「停檣下馬，據胡床而坐」。魏書71/161裴襲傳：「出帝初，出爲驃騎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祭潭遣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又75/171爾朱弼傳：「弼乃踞胡床」。北齊書1/4神武紀上：「帝踞胡床，拔劍作色」。按胡床，坐具也，後漢書111/245向栩傳：「常於窟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魏志11/39管寧傳注引皇甫謐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服，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北齊書37/45魏收傳：「遂折其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蓋其類也。
17. 續漢書23/53五行志「靈帝好胡帳」。
18. 通典200/65邊防北狄。
19. 魏志30/92四夷傳注引魏略西域傳：「大秦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琉璃」。魏書102/231大月氏國傳：「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留流，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

瑠流遂賤，人不復珍之」。

20. 晉書96/260王凝之妻謝氏傳：「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復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羣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79/216謝萬傳：「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羣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
21. 梁書56/84-85侯景傳：「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輶車牀載鼓吹，囊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
22. 晉書93/249王恠傳：「又太原語胡亦以何奴胡人為客，多者數千。」
23. 魏志22/68陳泰傳：「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晉書104/280石勒載記上：「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瀋公騰執請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及在其中。」同上100/212祖逖傳：「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
24. 北史73/237庾慶則傳：「慶則幼教，性俶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魏書44/103孟威傳：「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北史47/166祖珽傳：「〔陳〕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文章之外，解四夷語。」北齊書14/19平秦王歸彥傳：「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北史89/276晁崇傳：「崇弟懿，以善北人語，為黃門侍郎。」又55/18孫搴傳：「又能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繁劇之任，大見賞重。」北齊書20/26斛律光舉傳：「代人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又21/29高昂傳：「於是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顏氏家訓1/7b-8a教子篇云：「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欲稍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遂意，

- 亦要事也」。按舊五代史53/74李存信傳云：「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是四夷語唐宋間猶有通解者。
25. 老學庵筆記上/29云：「今人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
26. 通鑑157/13a-b 梁武紀：「(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27. 史通6/2b 言語篇。顏氏家訓7/3a 音辭篇：「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
28. 北齊書24/34 杜弼傳：「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且少待，吾不忘之」。文中子7/27 述文篇：「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
29. 詳見下節。後漢書六夷傳，有南匈奴、烏桓、鮮卑、西南夷、西羌，而無一語及羯，亦吾說之一證也。
30. 晉書86/233 張耀靈傳。
31. 宋書69/164 本傳。
32. 晉書116/307 姚弋仲載記。
33. 同上97/261 四夷傳序。常人五胡墳窆人為大夷。按窆即氏，且後書六夷傳，所異於五胡者，止多一烏桓耳；故謂六夷無考。
34. 同上114/303 苻堅載記下。
35. 宋書67/179 本傳。
36. 參廿二史劄記4/9a-11b 光武信讖書條。
37. 晉書110/293 慕容騰載記云：「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

錄，寧有分耶」？又123/318慕容垂載記云：「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儼僭卽王位，改名皝，外以慕容皝爲名，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又同卷，頁139云：「垂世子寶言之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是諸胡珍信圖識之確證。

38. 史記43/152趙世家。
39. 同上6/25秦始皇本紀。
40. 同上6/27秦始皇本紀引。
41. 同上43/151 趙世家正義云：「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卽東胡烏丸之地。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也」。
42. 同上110/224匈奴傳。 王國維鬼方昆夷獯豸考云：「(匈奴)又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以醜名加之」。(觀堂集林13/1a) 參呂思勉燕石札記 113/114匈奴爲夏后氏苗裔條。
43. 漢書94下/312匈奴傳。
44. 同上312。
45. 後漢書119/265南匈奴傳。
46. 同上75/156袁安傳。
47. 同上119/267南匈奴傳。
48. 通典195/8a 邊防北狄南匈奴。 魏志15/51梁習傳云：「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輿居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慕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49. 通典195/8a 邊防北狄南匈奴。
50. 漢書94下/313匈奴傳。
51. 同上48/169賈誼傳注引賈誼書。 參燕石札記124-126五節條。
52. 史記110/244匈奴傳。 參燕石札記122-123匈奴官制條。

53. 北史54/186斛律金傳。 54. 漢書94上/307匈奴傳。
55. 論衡25/4a 詰術篇 參燕石札記118—120匈奴文字條，121匈奴不諱名而無姓字條。
56. 漢書94上/307匈奴傳。 57. 史記110/244匈奴傳。
58. 漢書94上/308匈奴傳。 59. 史記110/245匈奴傳。
60. 王國維匈奴相邦印跋（觀堂集林18/12a—b）云：「匈奴相邦玉印，藏院中黃氏。其形制文字，皆類先秦古鉢，當是戰國迄秦漢間之物。考六國執政者均稱相邦，今觀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國者，蓋避漢高帝諱改。……此匈奴之相邦，則單于自置之相，略如漢之丞相矣。……此印年代較古，又為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並同先秦，可見匈奴與中國言語雖殊，尚未自制文字。即有文字，亦當在冒頓老上以後，非初葉之事矣」。按後漢書119/266南匈奴傳云：「無文書辭頌」，是匈奴始終未制文字，不始初葉為然。
61. 史記110/245匈奴傳。 62. 後漢書53/104竇憲傳。
63. 晉書101/274劉元海載記。謂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中宗孝宣皇帝，世祖光武皇帝，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及孝懷皇帝劉禪也。
64. 同上101/274劉元海載記。 65. 同上101/275劉和載記。
66. 同上102/275劉聰載記。 67. 同上103/278劉曜載記。
68. 同上129/330沮渠蒙遜載記。 69. 同上130/332赫連勃勃載記。
70. 史記110/245匈奴傳。 漢書94上/307匈奴傳同。
71. 後漢書119/266南匈奴傳。
72. 晉書97/263北狄傳。十九種者：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沙種、禿童種、勃菴種、光渠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魏古城鎮有徒各慮水胡見北魏書30/75尉撥傳，疑即屠各同族。
73. 晉書101/274劉元海載記。 唐書71上/184宰相世系表。

74. 北魏95/208鐵勒劉虎傳。 75. 通典197/1b邊防北狄。
76. 北齊書2/4神武紀下。
77. 通典197/2a邊防北狄，北齊書2/4神武紀下。 山胡參北魏書30/74丘堆傳，北齊書4/7文宣紀，19/25莫多婁文傳，17/22斛律金傳，20/27薛循義傳，19/25庫狄迴洛傳，19/25薛孤延傳，19/25高市貴傳，21/30封隆之傳，北史69/227楊樹傳，73/231廣慶則傳，75/243郭榮傳，76/244段文振傳。
78. 朱希祖西魏賜姓源流考549-550，（見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79. 晉書129/330沮渠蒙遜載記云：「臨松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沮渠，遂以官爲氏焉」。
80. 宇文氏，或謂爲鮮卑族。周一良論宇文周之種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朱希祖西魏賜姓源流考545-546斷爲匈奴種。按唐書71下/191宰相世系表云：「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于之裔，有葛烏鬼爲鮮卑君長世襲大人，至普回因獵得玉璽，自以爲天授也，俗謂天子爲宇文，因號宇文氏。或云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鮮卑俗呼草爲侯汾，以神農有嘗草之功，因自號侯汾氏，其後音訛，遂爲宇文氏。」魏書103/233宇文莫槐傳云：「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又44/103宇文福傳云：「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擁部大人」。北史60/202李密傳云：「密與（宇文）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疑宇文或鮮卑族，東漢北虜衰，鮮卑由東入其地，遂爲混血種耳。皁隸者，爲匈奴所役使也。
81. 朱希祖，548 82. 晉書102/277劉琨載記。
83. 北史94/296奚傳。舊唐書199下/563本傳。
84. 南史79/191白題傳。 85. 北周書50/77哪噠傳。
86. 同上50/75突厥傳，50/75哪噠傳。 87. 北魏書103/231蠕蠕傳。
88. 舊唐書199下/561鐵勒傳。自突厥盛，鐵勒諸部分散，衆漸寡弱。
89. 高車，卽丁零也，或云赤狄餘種，語言與匈奴同，有狄氏、袁紇氏、斛律

- 氏、解枇氏、鶻骨氏、異氏、奇斤氏諸種。見北魏書103/233-234高車傳，北史98/301本傳，通典197/1a邊防北狄高車。北史28/95陸俟傳云：「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此其風俗也。
90. 北魏書95/207羯胡石勒。
91. 晉書104/280石勒載記上。通考841/9a四裔考石勒，舊作羯。
92. 晉書97/263北狄傳。
93. 同上101/274 劉元海載記。 羌渠一

{	於扶羅一豹一淵(元海)	慕容儼夢石
	呼廚泉	
- 季龍謾其臂，寤而惡之，曰：死胡安能夢生天子。(晉書110/284慕容儼載記) 固以胡概羯矣。
94. 晉書95/257佛圖澄傳。 95. 同上104/281, 105/284石勒載記上，下。
96. 同上107/287石鑿載記。 漢末黃巾黑山自相號字，謂饒鬚者爲于菟根。(魏志8/28張燕傳注引魏略)是菟人或多鬚矣。而西胡人與羯同。魏志102/229于闐國傳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顏類華夏」晉書97/263大宛國傳：「其人皆深目多鬚」。世說下之下/129排調篇「康華目深而高鼻」。是西方諸國，貌多類胡，胡者羯也，固足證胡羯同族 並疑胡人西遷者甚多，故影響其形貌云。參王國維西胡考。(觀堂集林13/15b-16a)
97. 王僧辯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梁書45/62王僧辯傳) 是景亦羯人矣。
98. 孟子8/1a離婁章句下。 99. 晉書108/291慕容儼載記高瞻傳。
100. 同上101/274劉元海載記。 101. 姚弋仲冒姓姚。即以禹後自視也。
102. 書經3/6b禹貢。 103. 通典189/1a邊防西戎序略。
104. 易經6/60既濟爻辭，6/61未濟爻辭。 毛詩18/1b大雅蕩之篇云：「內異於中國，覃及鬼方」。 王國維鬼方獯鬻攷考(觀堂集林13/1b-10a)謂鬼方即犬戎，而後漢書117/258西羌傳羌即鬼方也。
105. 毛詩20/16b商頌般武之詩。 106. 史記4/13周本紀。
107. 通典189/7a邊防西戎序略引竹書紀年。

108. 後漢書117/258-259西羌傳。 109. 史記5/20秦本紀。
110. 後漢書117/259西羌傳。 111. 通典189/2b邊防西戎羌無弋。
112. 後漢書117/2.9西羌傳。 113. 通典189/1b邊防西戎羌無弋。
114. 同上189/2b邊防西戎羌無弋。 115. 後漢書117/259西羌傳。
116. 同上 117. 同上117.260西羌傳。
118. 同上88/182虞翊傳。 119. 同上117/261西羌傳。
120. 同上。 121. 晉書56/158江統傳。
- 122 同上116/306。
123. 中書侍郎姚曠，積弩校尉姚良國，司隸姚顯，黃門侍郎姚文祖。見晉書
卷117/308-309，118/310-311姚興載記上，下。
124. 王氏：中書侍郎王尚，倉部郎王年，司徒左長史王弼，南涼州刺史王敏，天
水太守王松。郭氏：司隸校尉郭撫，太史令郭靡，番禾太守郭將，隴西太守郭
播。韋氏：兼司徒韋華，尚書郎韋宗。張氏：新平張構，靈台令張泉，治
中張穆。梁氏：右僕射梁喜，兼人鴻臚梁襲。尹氏：司徒尹緯，京兆尹尹
昭。任氏：金城太守任闢，太史令任猗，侍中任謙。姜氏：撫軍東曹屬姜
虬，行蘭台侍御史姜楞。閻氏：倉松太守閻松。唐氏：治書侍御史唐盛，越
騎校尉唐方。彭氏：槐里令彭明，鎮軍彭白狼。車氏：西平人車普。斂
氏：輔國斂曼嵬，後將軍斂成。古氏：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詭。趙氏：中書
侍郎趙惡地。馬氏：中書侍郎馬萬載。竇氏：大司農竇溫。嚴氏：吏部郎
嚴康。強氏：扶風太守強超。黃氏：中書侍郎黃世。宗氏：涼州別駕宗
敞。胡氏：主簿胡威。此外有邊氏：兵部郎金城邊熙，主簿邊憲。杜氏：
京兆杜瑾、杜挺。吉氏：滎翊吉獸。周氏：始平周寶。統參晉書117/30
8-309，118/310-311姚興載記上，下。（此節以興載記為限，他可例此。）
- 125 史記5/19秦本紀。 126. 北史70/227韓襄傳。
127. 同上70/230劉曜傳。 128. 後漢書117/261西羌傳。
129. 同上174/253皇甫規妻傳。 130. 北史92/287王選傳。

131. 北魏書84/190李興業傳。 132 北史92/287王暹傳。
133. 北魏書41/96源子恭傳。 134. 北周書49/75宕昌傳。
135. 隋書79/187蕭琮傳。 北史92/287王暹傳。
136. 漢書79/170馮奉世傳師古注。 137. 舊唐書198 555黨項傳。
138. 北史87/274李洪之傳。
139. 北周書49/75宕昌傳。 晉書73/199庾懌傳。 北魏書20/5b元琛傳， 41/96
源子恭傳。 北史87/274李洪之傳。 洛陽伽藍記4/εa法雲寺。
140. 魏書41/96源子恭傳。 141. 同上19中/49任城王澄傳。
142. 同上47/107盧淵傳。 143. 同上41/96源子恭傳。
144. 同上7上/19高祖紀。 北齊武成帝太寧二年，周武帝遣將率夫夷與突厥合衆
逼晉陽。段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關逼，便是膏肓之疾」。(北
齊書16/21段崇傳附韶傳。)蓋其爲患若是。
145. 北周書 49/75 鄧至傳。鄧至近隣，有黑水龍涸諸羌，隋開皇中內附，置之鹽
澤蒲昌二郡。見北史75/243宇文弼傳。
146. 北周書49/75宕昌傳。
147. 北史96/302黨項傳。其種有宕昌白狼。(同上)。舊唐書198/155黨項傳云：
「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參北史70/230劉行本傳。
148. 魏志30/92四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149. 北史72/234牛弘傳。 150. 晉書117/308姚興載記上。
151. 同上。 152. 同上119/311姚泓載記。
153. 同上117/309姚興載記上。 154. 同上108/290慕容廆載記。
155. 原稿缺156. 後漢書120/268鮮卑傳。 157. 同上。
158. 奚本匈奴別種，(北史94/296本傳)居鮮卑依地，(舊唐書199下/43本傳)又一
種也。
159. 晉書108/290慕容廆載記。
160. 拓跋氏，或謂爲匈奴，或謂爲鮮卑。宋書95/232索虜傳云：「索頭虜，姓託

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此主前說者也。南齊書 51/91 魏虜傳云：「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唐書 75 下/236 宰相世系表云：「元氏出自拓跋氏，黃帝生昌意，昌意少子嫫，居北十一世，爲鮮卑君長。平文皇帝鬱律氏，二子什翼犍，烏孤。什翼犍，昭成皇帝也，始號代王。至道武皇帝改號魏，至孝文皇帝更爲元氏。」通典 196/3b 邊防北狄拓跋氏云：「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土德，謂土爲託，后爲跋，故以爲氏。」此主後說者也。按鮮卑被髮，正與拓跋魏同。是殆一族，其先或混居匈奴故地，世人因致誤耶？參朱希祖西魏賜姓源流考 529—530。

161. 晉書 109/293 慕容廆載記陽裕傳：「時鮮卑單于段譽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
162. 同上 125/322 乞伏國仁載記云：「隴西鮮卑人也」。
163. 同上 126/325 秃髮烏孤載記云：「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四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魏書 41/94 源賀傳云，源賀，自署河西王秃髮儁之子也。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藏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福禍，必相率歸降。」
164. 按北齊高氏自謂勃海蕃人，實則非也。北齊書 2/5a 神武紀下云：「侯景素輕世子（高澄），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知高氏爲鮮卑冒姓矣。
165. 朱希祖，551—552。 166. 朱希祖，546—547。
167. 朱希祖，551。
168. 漢書 94 上/307 匈奴傳師古注云：「呵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闐氏今亦有之。」按此亦鮮卑匈奴相混之一證。
169. 南史 79/190 河南王傳。 晉書 117/308 姚興載記上又有鮮卑薛勃，亦其族也。

170. 北魏書113/295-296官氏志，北史19/66咸陽王禧傳。
171. 唐書71上/191宰相世系表。 172. 魏書99/223鮮卑秃髮烏孤。
173. 通典196/3b邊防北狄拓跋氏。 174. 晉書125/312乞伏國仁載記。
175. 宋書96/237鮮卑吐谷渾傳。
176. 南齊書59/91魏虜傳。鮮卑諸大人有唾壺，見北史98/308徒何段就六眷傳，亦其俗也。
177. 晉書108/290-291慕容廆載記。 178. 同上109/292慕容皝載記。
179. 同上109/293慕容皝載記慕容翰傳。
180. 同上110/294慕容儼載記。 181. 同上124/321慕容寶載記。
182. 同上127/327-328慕容德載記。 183. 同上128/329慕容超載記。
184. 通典189/6a邊防西戎氏。 185. 同上。
186. 後漢書116/256南蠻傳。 187. 同上。
188. 晉書58/162周處傳。 北魏書112上/285靈徵志。
189. 北周書49/75氏傳。
190. 通典189/6a-b邊防西戎氏。 191. 晉書56/158江統傳。
192. 同上73/199庾懌傳。 魏書19中/49任城王澄傳，20/56元琛傳，41/96源子恭傳，46/10b竇瑾傳，71/162裴衍傳。 諸處皆氏羌並舉，按兩漢羌亂，氏人多爲之導，其文化似高人一籌。
193. 後漢書116/256西南夷傳。 194. 晉書112/297苻洪載記。
195. 同上122/316呂光載記。 196. 同上120/313李特載記。

附參考書板本表

易 世界書局景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詩 四部叢刊本。

書 同上。

孟子 同上。

太平御覽 光緒二十年上海積山書局石印鮑刻本。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

通典 光緒二十七年上海圖書集成局校印本。

通考 同上。

通鑑 四部叢刊本。

廿二史劄記 四部備要本。

史通 民國十三年成都志古堂校刊本。

論衡 四部叢刊普及本。

洛陽伽藍記 民國四年上海中國書局景印道光十四年錢塘吳氏集證本。

顏氏家訓 民國十七年成都祥記書莊據抱經堂叢書校刊本。

文中子 四部叢刊普及本。

老學菴筆記 民國十五年上海掃葉山房排印本。

觀堂集林 民國十六年烏程蔣氏校刊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初集本。

燕石札記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民國二十七年)

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

本刊第二卷目錄*

民國三十一年 September, 1942.

- A Study of the Term "Year" in the Yin-Shang Dynasty; 殷代年歲稱謂考 by Hu Hou-hsuei 胡厚宣.
- Concerning the Dating of the "Four Districts West of the River" during the Han Dynasty, 漢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by Chang Wei-hua 張維華.
- Officials in the "Chun" and "Hsie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兩漢郡縣屬吏考 by Yen Keng-wang, 嚴耕望.
- "Chao Chu"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西漢詔舉考 by K'ung Yu fang 孔玉芳.
- The Six River-side Granaries of the Ts'in Dynasty, 隋黎陽河陽常平廣通興洛回洛六倉考 by Wang I-t'ung 王伊同.
-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ung Dynasty, 論宋代相權, by Ch'ien Mu 錢穆.
- The Pro-Russian Diplomacy of China Some Forty Years Ago, 四十餘年前之聯俄外交 by Shen Chien 沈鑑.
-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Archaic Scripts in the "Shou Wen" 說文所稱古文釋例 by Swen Ts'u-chou, 孫次舟.
- A Study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in the "Shou Wen" 說文諧聲字之分析 by Chen Shang-ling 甄尚靈.
- Verbs, Adjectives and Prepositions as one Word-Class in Modern Chinese, 現代漢語動詞形容詞介詞爲一類說 by Fu Mao-chi 傅懋勳.
- The Pronominal Uses of the Adverb Hsiang "相" 字偏指釋例 by Lu Hsiang 呂湘.
- Some New Light on the T>M Development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論漢藏語族中若干 T>M 之現象 by Wen Yu 聞宥.
- On the Jade Weapons of Ancient China 古玉兵雜考 by Chiang Ta-i 蔣大沂.
- A Study of the Picture of Fighting between Hwang-ti and the Ch'ih-yu seen in the Rear Stone Chamber of the Wu-liang Offering Shrine of the Han Dynasty, 漢武梁祠畫像中黃帝蚩尤古戰圖考 by Liu Ming-shu 劉銘恕.
- A Critical Study on Three Works on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Painting 古畫評三種總考 by Shih Yai 史岩.
- Divination, Spells and Taboos as practiced among the Yao Tribes at Hsiang-p'ing, 廣西象平間僑民之占卜符咒與禁忌 by Hsu I-t'ang 徐益棠.
- Migratory Legends among the Ta Hua Miao Tribes of Kweichow and Yunnan, 滇黔大花苗移入烏撒部考 by Yang Han-hsien 楊漢先.

* This issue is printed in Chengtu.

周 濂 溪 年 譜

許 毓 峯

(齊 魯 大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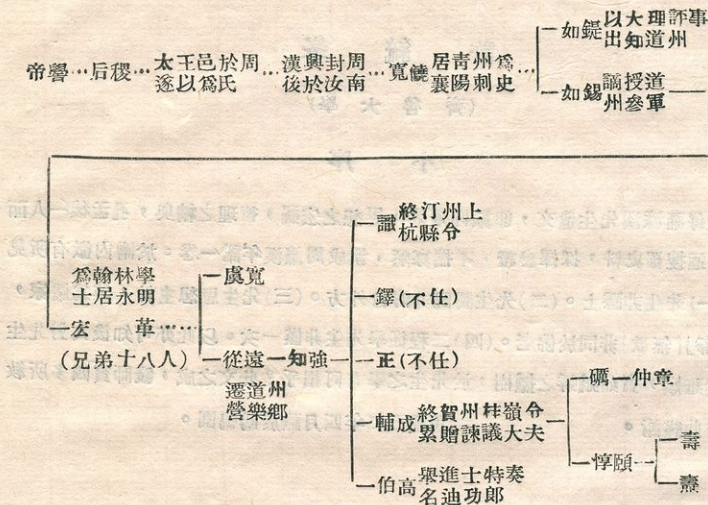
小 序

余每誦濂溪先生遺文，即歎仰景慕，思想之宏闊，哲理之精奧，孔孟後一人而已。是迺搜羅史料，採擇參證，不揣寡陋，撰成周濂溪年譜一卷。於譜內微有所見者：(一)先生非隱士。(二)先生圖說非傳自外方。(三)先生思想主幹，純為儒家，所論「靜」「無欲」非同於佛老。(四)二程從學先生非僅一次。以此亦可知後人對先生之妄為詆譏，實如蚍蜉之撼樹，於先生之學有何損乎？此文之成，錢師資四多所教正，並此謹謝。

民國三二年四月識於鶴鳴園。

題圖與謝。題者各站，精潔宗英強。人後發散，為其守定於國就其狀。
 卷之山重何堂書宛新樂對。(影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
 (。樹本史求，銀本史求)。主求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
 陣快新名號就景和，取悉情發對讓，對而脈非一十至史求。商史求史求史求
 (。去源南勝壽)。國之立開國大章學，十開查，史
 當中大氣神矣，且不飽唇區。(志源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
 有楚武，夫大業新領。今屬宗景書，其出士並理其美物士以學大對濟濟入存
 (。樹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
 (總源學史求)總典史求史求。人則科引新本史求新事東 (李譜)
 願自曹夜史求，與有許莊史求史求。新書史求史求其(銀本史求，銀本史求，銀本史求)
 其以以和事譜東面，其其審對映其(各源山重)其與與源對其銀本史求：元

周氏世系圖



先生姓周名惇實字茂叔，道州營道人。避英宗舊諱，改名惇頤。（據潘興嗣撰濂溪先生墓誌銘，朱晦庵濂溪先生事狀，宋史本傳。）後築濂溪書堂於廬山之麓，學者宗之，稱爲濂溪先生。（據度譜，宋史本傳。）

先生先世居汝南。至先生十一世祖如錫，謫授道州參軍，時兄如鏗爲道州刺史，遂同卜居寧遠大陽洞之望岡。（據湖南通志。）

至先生曾祖從遠遷居道州營樂鄉。（據寧遠縣志。）祖智強不仕，父輔成大中崇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唐氏卒，娶鄭姁女，是生先生。（據墓誌，墓碣，度譜，宋史本傳。）

〔備考〕東都事略先生本傳作舂陵人。案舂陵乃唐興縣（宋乾德初改寧遠縣）之鄉名，（據金石萃編）其地與營道爲鄰。考先生先墓在舂陵，先生亦嘗自題云：「沿牒歸舂陵鄉里展墓」（澧山巖題名）故知傳著其貫，而東都事略則用其

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樂里瀟溪保。(據度譜，墓誌，事狀，宋史本傳。)月

日不詳。

(備考) 方輿勝覽謂：營道西二十八里爲瀟水之源，東流十里爲瀟溪保左曰

龍山，右曰象山，則先生故居也。又輿地紀勝謂先生故居在道州西三十

里。湖南通志謂在道州西二十五里。

同時有關之名臣或學者：穆修(字伯長)四十歲，(太平興國三年生)。

范仲淹(字希文)廿九歲，(端拱二年生)。

孫復(字明復)二十六歲，(淳化三年生)。

胡瑗(字翼之)二十五歲，(淳化四年生)。

石延年(字曼卿)二十四歲，(淳化五年生)。

胡宿(字武平)二十二歲，(至道二年生)。

石介(字守道)十三歲，(景德二年生)。

程頤(字伯溫)十二歲，(景德三年生)。

歐陽修(字永叔)十一歲，(景德四年生)。

趙抃(字閱道)蘇舜欽(字子美)均十歲，(大中祥符元年生)。

李觀(字泰伯)九歲，(大中祥符二年生)。

邵雍(字堯夫)七歲，(大中祥符四年生)。

王拱辰(字君貺)六歲，(大中祥符五年生)。

孔延之(字長源)四歲，(大中祥符七年生)。

是年穆修與泉州李秀才復會於京師。(據河南穆公集卷二，送李秀才歸泉州

序。)文古雅味未。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一〇一九)先生三歲。

先生家居。

是年許勣(字仲容)成進士。(據宋元學案卷十二。)

曾鞏(字子固)，司馬光(字君實)生。

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一〇二四)先生八歲。

先生家居。

是年周堯卿舉進士。(據宋史卷四三二，周堯卿傳。)

宋仁宗天聖七年己巳(一〇二九)先生十三歲。

先生家居。

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月巖，先生常靜玩其間，奇峯巍聳，層巖削矗，中爲巖洞，洞門東西望之若城闕，入其中，則宏敞虛明，空且圓，若月之望，東西視之，又如月上下弦，故呼爲月巖。巖中舊有亭，先生嘗讀書於此。（據李登月巖亭記。）

先生少詩穎悟，志趣高遠，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里有濂溪，溪流縈紆，隱隱如青羅帶然，溪上有石橋，名曰大富橋。先生常吟風弄月及釣游其上。（據濂溪故居大富橋記，濂溪先生事狀。）

宋仁宗天聖九年辛未（一〇三一）先生十五歲。先生父輔成以賀州桂嶺令卒。葬於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鐘樂里。（據張南軒跋與仲章姪手帖，度譜。）

諫議公既卒，先生遂歸其田產，擇留美田十餘畝，畀族人周與耕之，以洒掃諫議公之墓。（治平四年先生返里掃墓，自永州移文中嘗言之。）

先生借母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鄭向（據墓誌，事狀）。

時鄭向公爲知制誥。（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〇。）見先生，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己子，公以厚名子，亦以厚名先生。（據濂溪先生墓誌，濂溪先生事狀，宋史周惇頤傳。）是時向似時教先生。

是時穆修（字伯長）老益貧，愛古文，時學者方從聲律，未知爲古文，獨伯長首爲之倡。家有唐本韓柳集，欲其行於世，乃募工自鑄版印數百部。是年夏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性伉直不容物，有儒生至其肆取閱，或酬價不相當者，輒奪取怒視謂之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爲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欺人！（一作相欺）自是經年不售。（據河南穆公集卷三，東都事略穆修傳，曲洧舊聞卷四。）

〔考證〕穆修祭第二子文曰：『汝沒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於中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河南穆公集，卷三，）

蘇子美哀穆先生文曰：『後得柳子厚文刻皆之，售者甚少，踰年積百緡，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胸中不下，遂卒。』（河南穆公集卷三，）

本，考程修卒於明道元年，（東都事略卷二一三，程修傳。）知修舊韓柳文集於京師，師當爲今年事。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一〇三二）先生十六歲。

先生從舅氏鄭向居京師。（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濂溪先生墓誌，濂溪先生事狀。）

夏，程修客死於淮西道中，（據河南穆公集卷三，蘇子美哀程先生文。）

是年十二月，職方員外郎陸參爲崇文院檢討，蔡齊薦也。（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

是年程顥（伯淳）生。

〔考證〕程修授太極圖與先生之說，始於朱震，朱震進周易表謂：『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程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旼，旼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程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頤。』（周濂溪集卷九，宋史四三五朱震傳）胡宏遵其說。胡氏通書序略曰：『或曰周子傳太極圖於程修，修傳先天圖於種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周濂溪集，卷七，）陸象山亦謂：『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程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象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書）

至黃宗炎更爲其排列一嚴整之授受系統，鑿鑿如有據然。其太極圖辨會謂：

河上公本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授呂洞賓，呂授陳搏，搏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種放，放以授程修，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以無極圖授周子，……云云。考東都事略李之才傳謂：『陳搏讀易，以數學授程修，修授之才』又謂：『搏以象學授種放』是種釋又同師於搏矣。

又考東都事略程修傳僅謂：『師事陳搏而傳其易學』，並稱其以古文爲天下倡。無傳圖於放，授圖於濂溪先生事。後人謂濂溪先生傳圖於修者，均係推演朱氏之說。然朱氏進周易表爲紹興四年，濂溪先生卒於熙寧六年，相距尚有六十二年，朱說有無根據？實難憑信，况依朱說而自爲推演者乎？案修於

今年夏離京師，卒於途中。濂溪先生於此一年中，從學與否？雖不可考，然

以穆修之性情觀之，授圖之說，殊屬可疑。更案穆修與先生之思想路線，亦非一途。修乃上承韓愈之思想系統，專以古文為事。其有文集行世，亦僅古文而已。毫無太極圖說思想。宋初諸賢，對彼古文亦多稱述：韓琦尹公棗表曰：『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向，力以古文為主』。（河南先生文集，卷二八，）范文正公尹師魯河南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絛輩，及有宋先達甚多。』（河南先生文集，卷二八，）沈晦河東先生集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修，鄭絛之徒唱之。……』（困學紀聞卷十五，）蘇舜欽傳亦曰：『天聖中學者為文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宋史，卷四四二，）以此亦可見修與太極圖說思想，迥不相侔，謂修授圖與先生，豈非妄語？究其傳說之所自，或以修讀易好古文，而後人竟捏造此事？然濂溪先生太極圖說之微妙，又豈種、穆所能及？故以圖說之內容與穆修之思想系統考之，則傳圖之說，亦不攻自破。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一〇三三）先生十七歲。先生仍從舅氏鄭向居京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濂溪先生墓誌。）程頤（正叔）生。是時孫復石介已著名山左，均以斥對偶，排佛老，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為己任。（參拙作石祖徠年譜。）案孫復石介之思想，與柳開穆修稍近，而先生之思想與修等迥異，由此亦可稍窺宋初南北學術之不同矣。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一〇三四）先生十八歲。先生仍依舅氏居京師。（據濂溪先生墓誌。）一日王拱辰見先生，為與先生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既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先生

走避。(據程氏遺書卷二二上，唐棣錄伊川語。)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原名拱壽，年十九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
(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傳。)

【考證】王拱辰與先生說卦事，遺書末記年月，疑爲今年或今年前事。案東都事略王拱辰傳謂天聖八年舉進士後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直集賢院。考拱辰今年似曾在京師。案今年五月歐陽修與石介書中嘗云：「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考證見拙作石徂徠年譜)然濂溪先生於明年即隨舅氏鄭向赴杭，濂溪先生遊於南時，拱辰均官於北，未嘗南往。至嘉祐五年末六年初，濂溪先生至京師時，拱辰正官於外，案宋史王拱辰傳云：「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秦、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修以爲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己，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府。八年入朝爲太中一宮。」案拱辰知永興軍爲至和二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一。)以此知嘉祐六年間，拱辰均外官，當時濂溪先生雖曾至京師，亦無相晤之機。故將此事暫列於今年。

是年范仲淹知蘇州，有與孫復書。(據續資治通鑑卷三九。)
孫復石介相會於南京。(據石徂徠集。)

宋仁宗景祐二年乙亥(一〇三五)先生十九歲
先生舅氏鄭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六。)先生與母隨舅氏同往。(據濂溪先生墓誌及事狀。)
是時蘇湖之學方興，范仲淹在蘇州首建郡學。(據續資治通鑑，范仲淹年譜，宋元學案。)胡鑿爲吳興湖州學官，(據中吳紀聞卷三。)胡先生學規良密，生徒數百。(據宋元學案卷一。)自是蘇湖之學爲諸郡倡。(宋史卷三一四，范純祐傳。)

先生是時遊蘇、湖間，所師友皆一時名賢，遂奮然有見於道。(湖南通志人物志。)

是年孫復遊於泰山徂徠間，石介似在南京，均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爲倡。（參拙作石徂徠年譜。）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一〇三六）先生二十歲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是時行義名稱已有聞於時，龍圖公以敘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作監主簿。（據墓誌，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朱子濂溪先生事狀，度譜。）

先生是年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據墓誌，度譜。）

陸參少好學，淳謹。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於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獄曰：「我仁綢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嘗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叢書十卷。（澠水紀聞卷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

〔考證〕朱子語類云：「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

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誼婿，溫公澠水紀聞載陸誼事，是個篤實長厚底人。」（董銖記）案潘輿嗣撰濂溪先生墓誌銘云：「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朱子誤以陸參爲陸誼。

是年蘇軾（子瞻）生。

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一〇三七）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奉母依舅氏龍圖公鄭向居潤州。龍圖公卒，遂葬於丹徒縣。（據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鎮江府部。）

〔備考〕湖南通志人物志謂鄭向字公明衡陽人。考文天祥題名記亦謂：「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向始」。疑宋史鄭向傳作陳留人誤。向長於史學，著有五代開皇紀等書，（宋史，卷三〇一，鄭向傳，）先生之學，當得益於鄭公匪淺也。

七月十六日，先生母遷居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據墓誌，度譜。）

是年朱光庭(公掾)生。

宋仁宗寶元元年戊寅(一〇三八)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居潤州，范仲淹亦徙知潤州，許渤胡宿至潤與先生仲淹等交游。(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明道語，濂溪志。)

許渤在潤，每起必先問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據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明道語。)許渤嘗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後伊川先生嘗曰：『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據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伊川語。)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曾祖德恭終於華州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據范忠宣集，宋元學案卷十二。)

〔考證〕晁景迂曰：『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經義考)晁氏又曰：『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寞，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調之僞』。案歐陽修撰胡公墓誌與東都事略胡宿傳，無與濂溪先生同事壽涯事，僅謂：『宿少時嘗善一浮圖』。考是時胡宿年已四十三，豈能云少？更考胡宿立朝論竟遷關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歷之學，與濂溪先生及二程夫子之學不類。晁氏所謂同傳壽涯之學者，究何據耶？至黃晦木太極圖辨，又謂程修以無極圖授濂溪先生，濂溪先生又得先天地之僞于壽涯，將其顛而倒之，成爲太極圖。程修傳圖之說，前已駁斥其非，壽涯傳圖之說，亦屬臆測。案是時先生已名聞於時，從先生游者，亦甚夥，他人均未云此事，明道先生亦僅論及胡宿從遊，而未云同師壽涯事。何晁、黃二氏反知之如此之詳乎？又案王應麟嘗曰：『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後，與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游。…』(案上蔡文今不傳，今據困學紀聞卷三。)濂溪志亦謂：『胡宿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先生與濂溪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避道先生(胡宿)

于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受易書。』度正謂隱者卽壽涯。然壽涯究居廬山抑住北固？已無確說，或曰：麻衣道者卽壽涯，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謂：『正易心法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先生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如以舊說言之，麻衣道者尚在陳搏之先，何能與濂溪先生相接？如以戴師愈僞託言之，麻衣道者乃在濂溪先生之後，又何以圖相授？又案廬山志引歷朝通紀法喜志謂：『茂叔太極圖其源從陳搏來，搏傳麻衣，今正易心法是，麻衣傳公東林總公亮之，茂叔得於總公也。』（總公傳圖之說，詳辨在後）是麻衣又在陳搏後，而壽涯亦居廬山，又謂濂溪先生太極圖傳於東林總而非傳於壽涯矣。與晁、黃二氏之說又相矛盾。正易心法確係戴師愈僞託無疑。朱晦庵先生嘗撰跋詳論。案江西通志人物志謂：『戴師愈號玉谿子，星子人。博學強記，作麻衣易，後登隆興癸未進士，授湘陰簿。』後人竟以此牽強附會。世俗矧怪不實，以此可見。豈足爲信？晁氏謂先生在潤傳圖於壽涯，純屬臆想可知矣。其臆想之所由興，或以胡宿嘗從浮屠遊，今又至潤與先生交遊，故彼等卽以此加諸先生耳。

是年孔文仲（經父）生。

宋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一〇三九）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居潤州。

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一〇四〇）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據墓誌。）先生少時，卽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故今仕而行其志，爲政有能名。（據蒲宗孟墓碣。）遇事剛果有古人風。（據墓誌。）

【考證】先生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始於今年，（康定元年）朱晦庵濂溪先生事狀，謂『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案宋史本傳亦依事狀。考是時鄭向已卒，事狀與宋史均誤。

宋仁宗慶曆元年辛巳（一〇四一）先生二十五歲

先生爲洪州分寧縣主簿。(據濂溪集卷八，彭推官詩序。)

分寧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稱之。(據墓碣，事狀，宋史本傳。)

先生嘗被外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局鮮事先生立書院以授門人學，袁之進士率從先生學者甚衆。(案度正跋彭推官詩序曰：『濂溪初任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因談及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能誦吉州彭推官(應求)篇者六七人，其字句能觀天巧，而脗炙人口，先生甚推許之。(據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六一〇，彭推官詩序。)

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或謂先生曰：『邑宰太博思永，卽嚮所誦推官之子。』先生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竟誦記不忘。(據濂溪先生集卷八彭推官詩序。)

是年王拱辰爲翰林學士。(據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傳。)

宋仁宗慶歷二年壬午(一〇四二)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爲洪州分寧縣主簿。(據宋史本傳。)

是年王安石，呂公著成進士。

宋仁宗慶歷三年癸未(一〇四三)先生二十七歲

先生仍爲洪州分寧縣主簿。(據墓誌。)

先生在洪州時，年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據孔文仲祭文。)

宋仁宗慶歷四年甲申(一〇四四)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以部使者奏舉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據墓誌，墓碣。)

〔考證〕周思誠濂溪祠記曰：『周先生慶歷間嘗宰桂陽，去今僅百八十年，……邑之士尙能記盜火前縣廳有木匾一，其高四尺，其闊視其高加尺焉。以貯官文書，其上鈔「慶歷四年置，桂陽縣令周」凡十字，而書押於下，實先生時舊物，然煨燼已久矣。』考先生今年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宰桂陽在皇祐二年，疑周記係傳說之誤。

宋仁宗慶歷五年乙酉(一〇四五)先生二十九歲

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先生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據墓誌，墓碣，事狀，東都事略本傳。)

是年周堯卿卒。

先生與周堯卿甚善，先生前赴潯州嘗取道永明訪堯卿於笛樓村，信宿乃去，時稱：「瀟川兩先生」。(據湖南通志人物志。)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強記。天聖二年進士。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探元通微。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卒年五十一。(宋史卷四三二周堯卿傳。)

是年黃庭堅(魯直)生。游酢(定夫)生。李之才(挺之)，石介(守道)卒。

宋仁宗慶歷六年丙戌(一〇四六)先生三十歲

先生仍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據東都事略先生本傳。)

先生倡明道學。(據東都事略卷一一四本傳。)然時人見先生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先生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罕知先生學之要者。(朱子語類卷九三。)適大隱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珣假伴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遂與先生爲友，並令二子顥、頤從學焉。(據伊川文集卷八先公太中家傳，朱熹伊川先生年譜引哲宗徽宗實錄，伊川文集卷七明道先生行狀，朱熹濂溪先生事狀，東都事略卷一一四周惇頤傳。)

今年明道十五歲，伊川十四歲，銳然欲學聖人(張子語錄)，自少刻勵，推明要道，以聖學爲己任。(呂氏童蒙訓。)

先生見顥，頤兄弟，愛其端爽，卽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據曲洧園聞卷三。)先生每令彼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據程氏遺書卷二上呂與叔東見錄，伊洛淵源錄卷一。)

〔備考〕二程夫子受先生之啓發，蓋始於此，後明道先生嘗曰：『學者要學

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明道語)朱子語類云：「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個大道理占地位了。』宜乎清人李光地謂此乃『周程授受第一義。』其所以特重顏子者，或以顏子乃爲講心性之最高境地者，胡瑗至太學亦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當時北方學者如孫復石介等罕言顏子，此乃宋初南北學風之不同歟？明道從先生論道，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出處孔孟從容不勉。(伊川文集卷七明道先生行狀，程氏遺書附錄河間劉立之敘明道先生事。)

〔備考〕朱熹嘗云：「周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傅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得而悉聞矣。」所著『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朱子大全七五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八一，周子通書後記。)

全祖望周程學統論略云：「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曆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潘興嗣誌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見船埼亭集。)

〔考證〕二程於今年從學先生當無可疑，二程嘗自曰：「昔受學於周茂叔。

……」(呂與叔東見錄)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考今年明道十五歲，伊川十四歲。更案哲宗實錄程顥傳，徽宗實錄程頤傳，從學先生事，亦均有明文記載。明道後日嘗曰：「吾學雖有所受，」(上蔡語錄)，所謂「有所受者，」似即指此，或謂伊川撰先公太中家傳直稱先生之姓名，且不記從遊。在遺書中偶有稱道，亦祇稱「周茂叔」不稱「先生」，而稱胡瑗則曰「安定胡公」，或「瑗之先生」。因此即謂其一親一疏，遂以汪玉山所謂：「然謂二程受學恐未盡」之說為是。梁任公撰儒家哲學亦曰：「朱派以為二程出於濂溪，其實不然，二程但稱周子，不稱先生，先後同時，差十餘歲，關係異常淺薄。」案二程對濂溪不稱先生，亦未能否認其受學事。當時直稱師之字者多矣。考最以師道倡者，莫如石介。孫明復乃石介師也，然石介與士熙道書中竟曰：「四月十二日明復至。」(石徠集卷上)何以亦直稱其字？或曰二程對胡瑗則稱先生，今考亦不盡然。二程嘗曰：「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程氏遺書卷二上，呂與叔東見錄)又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精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程氏遺書卷四，游定夫錄二先生語)何以未稱先生？如以是為門人之詞，則直稱「茂叔」安知其非門人之詞？更案橫渠乃二程長輩，二程竟屢稱子厚。朱弁，晁說之(字以道)門人也，然朱弁於其所著曲洧舊聞內亦曰：「晁以道嘗為余言。……」(曲洧舊聞卷一，)又曰：「劉器之之訃至，東里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峯」之句。」(曲洧舊聞卷二，)何以亦直稱其師之字？如此者多矣，豈能以此否認其師生關係？况二程思想之主幹均本源於先生，(辨證見後)而從學事，又出諸二程之口，豈能有誤？至於潘興嗣撰濂溪先生墓誌而未及二程從學，亦無足奇，以其他從學先生者，墓誌中亦均未論及，(李初平亦未言及從學事，)豈獨二程乎？更案前人均謂二程從學先生僅今年一次，後未相晤。今考二程從學先生二次：第一次在南安(即今年)第二次在郴縣，(考證見後)先生授太極圖與二程之說，是否在今年？已無法考證，故今將其列於二次相見時，辨證見後。

是年冬，先生以轉運使王逵薦爲郴州郴縣令。有修學記。（據度譜。）

宋仁宗慶歷七年丁亥（一〇四七）先生三十一歲

先生移郴縣令。首修學校以教人。（據墓碣，墓誌，湖南通志人物志。）

宋仁宗慶歷八年戊子（一〇四八）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爲郴縣令。（據墓誌，墓碣。）

明道與伊川至耒縣復從學先生。（據程氏遺書卷三與卷二二。）

明道前好田獵，今見先生，自謂已無此好，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明道在田野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其末。（據程氏遺書卷七。）

先生窗前草不除。明道問之，先生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據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明道語。）

〔備考〕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宋元學案，卷十四。）據此亦可見明道受先生之啓發匪淺矣。

王應麟曰：「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羈？」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困學紀聞卷二〇。）

先生嘗曰：「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良卦可了。」（據程氏外書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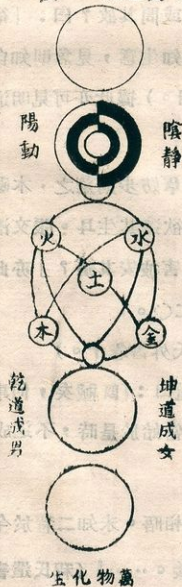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心哉？」（據二程粹言卷二。）（案先生通書論誠之理論，當始於是時，不過成書較晚耳。）

〔考證〕案前人均謂慶歷六年二程從先生遊後，後未相晤。未知二程於今明二年內又復從先生遊。考明道嘗曰：「某自再見茂叔後。……」（程氏遺書卷

三，謝顯道記明道語。）據此知明道嘗復從先生遊。程氏遺書卷七，又謂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見先生自謂已無此好。考上年明道十六歲時似未從先生遊。更案程伊川年譜知明道於十八歲後，亦未嘗與先生相晤，又伊川云：「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程氏遺書卷二二上）考李初平從先生問學在今年，而彼卒於皇祐元年。伊川既云嘗見李初平問學，又知其聽說話二年，據此知二程在今明二年內常均在郴從學先生無疑。不然，何能見李初平問學先生？此乃出於伊川之口，當信而無疑，後人所謂慶歷六年後二程未嘗再與先生相晤者，乃無據之言。

先生太極圖說當成於是年前。二程思想受此影響甚大，今錄圖於下。（說參濂溪集卷一。正誼堂全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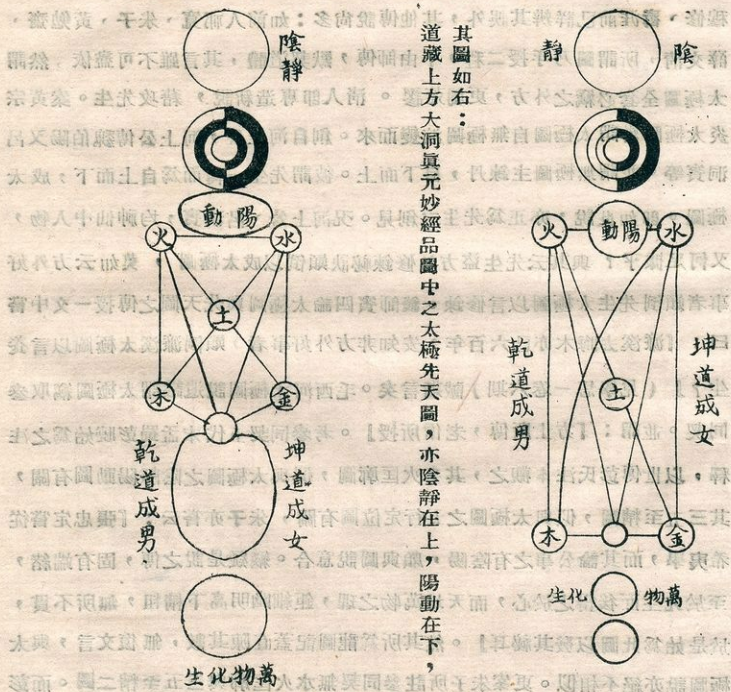
圖一：太極圖：



〔考證〕案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謂慶歷六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造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手授乎？」（曝書亭集，卷五八。）考二程於今年復從先生遊，前已論辨，毫無可疑。此乃朱氏疎忽處。更案邵伯溫周易辨惑曰：「伊川同朱公談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案先生除太極圖說外，其他未嘗論及六合之外。伊川所謂「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者，當即指此太極圖說。伊川與康節飲酒乃為熙寧七年事。而二程從先生遊共二次，首次在慶歷六年，時大程十五歲，二程十四歲，

二次即今年，大程十七歲，二程十六歲。聽聞此說究在何次？以情理言之，似應在二次，即首次亦有所聞，而有所得，亦應在此次。據此亦可知先生太極圖說理論之構成，必在是年前。至於先生是否必將此圖手授二程？雖無稿證，然二程於是年或皇祐元年聽受先生太極圖說之理論，當為事實。觀伊川之自語，及程氏後撰定性書，識仁篇，程邵公墓誌，李寺丞銘，顏子好學論等篇，亦知受先生此說影響甚鉅。至於太極圖說之淵源問題，除謂傳圖於程修、壽涯前已詳辨其誤外，其他傳說尚多：如前人邵寬、朱子、黃勉齋、薛文清，所謂圖乃手授二程，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其言雖不可盡依，然謂太極圖全套必竊之外方，更屬荒謬。清人即專造新說，藉攻先生。案黃宗炎太極圖辨謂太極圖自無極圖演變而來。創自河上公，河上公傳魏伯陽又呂洞賓等。並謂無極圖主鍊丹，自下而上。彼謂先生一轉而為自上而下，成太極圖。即如此說，亦正為先生之創見。况河上公、呂洞賓，均神仙中人物，又何足據乎？與其云先生盜方外修鍊秘訣顛倒以成太極圖，莫如云方外好事者顛倒先生太極圖以言修鍊。錢師賓四論太極圖與先天圖之傳授一文中嘗曰：『濂溪去晦木亦已六百年，安知非方外好事者，顛倒濂溪太極圖以言養生？』（見學思一卷六期）誠斯言矣。毛西河太極圖說遺議謂太極圖竊取參同契。並謂：『方士所傳，老僧所授』。考參同契五代末孟蜀彭曉始為之注釋，以世傳彭氏注本觀之，其水火匡廓圖，似與太極圖之陰靜陽動圖有關，其三至精圖，似與太極圖之五行定位圖有關，朱子亦嘗云：『張忠定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耳』。然其所為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亦絕不相似。更案朱子所註參同契無水火匡廓與三五至精二圖。而彭注本是否原有是圖，抑後人所增？亦屬疑問。即按先生圖說與參同契有關論之，亦必如朱子所云：「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構成其哲學理論，而籍以言道耳。亦非如毛氏所謂竊取也。毛西河又據南宋紹興間朱震所上先生

太極圖，即疑先生竊取道藏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圖中之太極先天圖，朱彝尊太極圖傳授考遊其說。胡渭易圖明辨亦曰：「唐真元妙經品有太極先天圖，與宋紹興甲寅朱震在經筵所進周子太極圖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載者，以三輪之左為陽動，右為陰靜，而虛其上下之二〇以為太極後人所改，非其舊也。」馮芝生先生中國哲學史亦疑此圖「或即濂溪太極圖之所本？」案朱震所



(圖二附註：此圖據漢上易卦圖卷上。通志堂經解本。毛氏太極圖說遺議與此稍異。)

(圖三附註：此圖據道藏第一百九十六册。原圖第二輪，本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毛氏太極圖說遺議故意將其改與太極圖同。似出捏造。)

朱震所上太極圖或據訛本鈔錄者。真元品太極先天圖，當係道藏抄竊並修改先生太極圖而僞託者。案朱子答胡廣仲書曰：『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又答胡廣仲書曰：『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朱子大全卷四二，）彼所謂舊圖者，卽今所謂「真元品圖」。然朱、胡均以此圖出濂溪先生後，而爲太極圖之傳鈔訛誤者。且附有圖說相證。故朱子曰：『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以此亦可見真元品圖非創於唐，乃道藏修改先生太極圖而藉言修鍊者。毛西河雖引是圖，而亦自疑曰：『道經有御製序，奉敕入藏，似非可僞者，特必得儒書考證方可據。』考道藏抄襲宋儒語者多矣，如通神庵洞陽子註解洞玄靈寶救苦妙經曰：『一曰委氣立，蓋元始以一炁分判天地運化陰陽爲萬物之本，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木火金水土者此也。二曰順氣生，蓋天地既判，陰陽既立，則人受其冲和之氣以生，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者此也。』淳祐間天慶觀道士董思靖註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曰：『專曰混洞而不曰太無，則混洞幾淪於一物，而不足爲天地萬物之宗本；專言太無而不言混洞，則太無反淪於空寂，而不足爲陰陽萬物之樞紐。』此段顯係抄襲朱子解太極圖語套。上文均出南宋，其擅於竊襲，可想見。如此者曷勝枚舉。如謂太極圖抄襲真元品，何如謂真元品抄襲太極圖。案當時太極圖傳鈔訛誤甚多，朱子曰：『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而朱震所上太極圖，當亦據訛本致誤。案圖說云：『無

道並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又云：「一動一靜互爲然，示其根。」如陰靜在上，陽動在下，太極安在？何能云：「無極而太極？」更正其何能云：「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整個圖說將均不能與之相符矣。胡渭謂今世象數傳本極圖「乃後人所改，」然後人何人所改？案太極圖說乃窮二氣之所根，衆妙之極萬物之所行，其哲學理論之精奧，哲學方法之高妙，多發先聖之所未發，皆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獨一手，決非前人剽竊，後人從而爲之說。其所謂「後人所改」者，實毫無依據，亦無由妄爲猜疑耳。關於太極圖之傳授問題，乃如上辨。除此之外，對圖說亦有持異論者，今再一一辨之：案國史先生原傳載圖說原文爲「自無極而爲太極，」朱熹於乾道間刻圖說時，爲「無極而太極，」少「自爲」二字。因此乃議論紛紜。或曰國史增「自爲」二字；或曰朱子刪「自爲」二字。據實考之，當以無「自爲」二字爲對。國史雖不致故意增添，而其所據抄本恐有誤耳。案當時無論太極圖，圖說，或通書，其抄本均有舛訛。太極圖傳鈔列訛，亦前已論列。圖說、通書亦復編簡蠲脫，謬誤散佚。案朱子題延平本通書書後曰：「臨汀楊方（晦翁門人）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如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多一生字。」其訛誤以此可見。後經朱子參互考證，始得其正。朱子記濂溪傳亦曰：「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自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朱子大全卷七一。案宋史周惇頤傳，已據朱本改正）案先生整個思想非如道家所謂有生於無，以此亦可見國史載「自無極而爲太極」顯然謬誤。又陸象山與朱子書曰：「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錢大昕亦曰：「韓康伯謂有必生於無。……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養新錄卷十八）其實老子所謂無極乃無窮之意，非若先生所言也。先生所謂：「無極而太極」，

非謂有生於無，乃謂太極不屬有無，不落方所，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非無極之後則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案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舉太極。如謂無極別爲一物，則此處豈非欠一太極字？象山又謂通書未嘗言及「無極」二字，謂圖說與通書不類。案通書乃補釋圖說之不足，思想一貫，毫無可疑。圖說着論宇宙之生成，通書着論人事入德之方法。乃欲人端莊靜一，以養誠於未發之前，而驗之於已發之後。圖說內之太極，即通書內之「誠」，「神」，與「一」也。通書內雖未明書「無極」二字，然解此二字之義者，又何能謂無？通書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即所謂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性之質也。而此實理之體，雖「寂然不動」，亦非真靜也。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以其雖涵動靜之理而不能以動靜言，故曰：『誠無爲。』所謂該貫動靜之理，而其本體則無爲也。以其「寂然不動」，更無形象可言，故曰：『靜無。』所謂靜者非真靜，無者亦非真無。以其無形象可言，乃謂其無耳。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朱子嘗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此語確爲恰當。又豈如陸，黃所云者哉。除此而外，又有謂先生主靜與無欲之說，竊襲於道家。黃百家亦嘗云：『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案先生主靜與無欲之說，與道家所謂虛無，佛家所謂空寂亦不同。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案「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謂學者用功須先有立脚之處；非靜處全不用力之謂。案先生於圖說中又自註曰：『無欲故靜。』所謂無欲者何？通書聖學章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既曰一，即非虛無空寂。所謂靜虛乃謂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者體也。

動直者用也。所謂靜虛者，卽如伊川所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豈不實則暗，暗則塞乎？然先生所謂一者，卽誠也，太極也。先生於養心亭說又曰：『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卽所謂「靜」「無欲」則「誠立明通」，既「誠立明通」則有所主矣，則可物來順應矣。故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由此亦可知先生之中心思想，既非道家之虛無，亦非佛家之空寂，乃發揮儒家「誠」之思想耳。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清儒多謂圖說有亂聖道，毛西河又謂圖說全文均竊取於老莊。其說多咬文嚼字，斷章取義，妄爲曲解，毫無辨論價值。梁任公儒家哲學亦謂圖說是道教之主張。案先生之學，有部分似受老莊及佛家影響，似無可諱言；然先生乃融會諸家之思想，以構成其個人最高之哲學理論，而發揮吾儒誠與理之妙義，又豈可謂竊取老莊或佛家乎？圖說多本於易、中庸，而發揮前聖所未發揮者，張南軒云：『太極圖乃易綱領。』朱子謂先生之言『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魏鶴山云：『求道者離於氣，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於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許白雲亦云：『太極之圖，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太極圖說乃明道體之極致，其使人用功理會之處，乃在中正仁義，故曰：『君子修之吉，』其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秦漢而後，未臻於斯。先生思想骨幹，純爲儒家，無何疑難。如以部分涉獵佛老，卽謂其竊取佛老可乎？自古及今，何個思想家未嘗稍受前人學說之影響？如其稍受影響，卽謂其竊取可乎？如此言之，恐均爲竊取矣。此不待聖智亦知其必不然矣。案先生太極圖說，乃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繼往聖，開來哲，明天理，正人心，立圖爲說，究宇宙之起源，窮萬物運行之規律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其理論之妙，思想之高，又豈爲某家所能範圍哉？先生融會先聖之思想，建立其精密之哲學理論，造成輝煌燦爛之新儒學，奠定宋代理學家之理論基

礎，其功可謂大矣。其對聖道又有何亂哉！

時知郴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先生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據墓碣，墓誌，事狀，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二唐棣錄伊川語，道學名臣言行錄卷一。）

〔考證〕案潘輿嗣濂溪先生墓誌謂：『郡守李初平最知君……』朱熹濂溪先生事狀謂：『在郴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遂與之學，』道學名臣言行外錄亦謂『慶歷八年在郴，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獨宋史先生（惇頤）傳謂：『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二年而有得。』（宋史，四二七。）考先生爲桂陽令在皇祐二年，李初平卒於皇祐元年，先生爲桂陽令時，初平已卒後一年，何能從學？案先生爲郴縣令與爲桂陽令根本兩事，潘輿嗣濂溪先生墓誌亦曰：『移郴令改桂陽令。』而宋史混作一談誤矣。又案李初平從學先生之年代，各書記載不同，度譜謂慶歷八年，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首摘要謂慶歷六年，而內文敘述仍書慶歷八年，宋元學案謂慶歷六年，姚名達程伊川年譜同。墓誌 事狀，及程氏遺書均未書明年代。考慶歷六年冬，先生始被薦爲郴縣令。到差當已年終。如謂初平問學先生，始於慶歷六年似爲不妥。又慶歷七年二程未從學先生。（據遺書明道語）何能見初平問學？更案初平卒於皇祐元年（度譜，學案），其卒時仍在郴，先生尙護其喪歸葬之。自慶歷八年至皇祐元年亦恰爲二年，故其問學先生事，當以今年始爲是。今依度譜與道學名臣言行外錄。疑宋元學案，姚名達程伊川年譜均誤。

學案所謂「慶歷六年」者，恐係依據言行外錄卷首摘要之訛。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一〇四九）先生三十三歲
先生爲郴縣令。

明道伊川仍從先生學。（據程氏遺書卷三與卷二二。）
李初平聽先生語，至今二年而有得。（據程氏遺書卷二二，唐棣錄伊川語。）

李初平卒。(據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一，宋元學案卷十二。)初平子幼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聞先生之風，臧與不臧皆指先生曰：『是能葬舉主者』。(據潘與嗣墓誌，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一。)

是年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生。(一說蘇軾言觀於秦觀，蘇川可爲詩書

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一〇五〇)先生三十四歲
先生改郴州桂陽令。(據墓誌，事狀。)明道、伊川似亦離郴州，隨其父程向居醴州。(據伊川文集卷十二，先公太中家傳，程氏遺書卷二二。)明道後日嘗曰：『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程氏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明道語。)

宋仁宗皇祐三年辛卯(一〇五一)先生三十五歲

先生爲郴州桂陽令。(據墓誌，事狀。)

先生在桂陽時，嘗於縣東鑿愛蓮池。(據湖南通志山水志。)

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一〇五二)先生三十六歲

先生爲郴州桂陽令。(據墓誌，事狀。)

是時胡瑗在太學，初人未信服，瑗使其徒之已仕者盛飾願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人士稍稍從遊。瑗亦每日升堂講易，垂觀高朗，衆皆大服。(宋元學案卷一。)

范仲淹卒。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少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慶歷間嘗拜樞密副使，又除參知政事。泛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並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疾甚，請穎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東都事略卷五九，宋史卷三一四，

范仲淹傳，及宋元學案卷三。）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一〇五三）先生三十七歲。先生在桂陽治績尤著，諸公交薦之。（據墓誌）（案：明朱守蒙桂陽縣修學記云：『昔聞茂叔嘗宰焉。雖歷世久遠，而淳風美化之在人心者，尚如一日也。』）

是年楊時（字中立）生。晁補之（字無咎）生。宋仁宗至和元年甲午（一〇五四）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用薦者言，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至均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據墓誌，事狀，宋史本傳。）先生居茲窮弊，如快刀健斧。（據墓碣。）

先生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先生好名，先生處之裕如。在南昌時嘗得疾暴卒，一日一夜始甦。先生友潘興嗣赴視先生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嘆服。（據墓誌。）

先生在南昌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久思之。（據墓誌。）宋仁宗至和二年乙未（一〇五五）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據墓誌，事狀。）

先生離南昌時，任大中有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六月，先生赴任沂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遂與廬陵蔣樂，洪崖彭德純往遊。蔣樂嘗撰巴東龍昌洞行記以記其勝。（文見濂溪集卷八。）因游者爲三人，蔣樂名此洞爲「三游洞」。（據蔣樂巴東龍昌洞行記。）

先生過秭歸後，遂遊於夔，亦曾少游。（據四川通志。）

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一〇五六）先生四十歲。

先生沿江而上，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州境，聞有溫泉寺，遂櫂舟游覽。忽視彭應求宿崇聖院詩。（文見濂溪集卷八。）先生喜豁讀訖，乃錄本寄應求子思永。（案：是時思永爲益州路轉運使。）後思永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據濂溪集卷八，彭推官詩序。）

十一月，先生至合州視事。（據度正跋先生賀傅伯成手謁。）並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君慶。（牒文見濂溪集卷八。）

是年伊川入太學。國子監直講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作論文，大驚異，即刻延見，授以學職。（據朱子伊川年譜，伊川文集卷七題下小註。）伊川此文，乃發揮先生太極圖說之妙義，今節錄於下：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據伊川文集卷四，二程全書本。）

〔考證〕案伊川文集好學論下注云：『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先生以是試諸生，得此文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朱子伊川先生年譜云：『開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河南程氏遺書附錄）宋史程頤傳云：『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致聖人之道也。」』（宋史，四二七。）以上均未書明好學論作於何時。書明作於何時者，僅朱子語類一謂：『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朱子語類卷九三，黃義剛記。）一謂：『好學論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朱子語類卷三〇，潘時舉記。）案此二說均出語類，然自相矛盾。考此二說均非，無一是。案歐陽修撰胡先生墓表云：『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歐陽文忠

全集，卷二五，）胡瑗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在皇祐四年。（續通鑑長編，卷一七三，）考伊川十八歲時，乃皇祐二年。是年十一月召胡瑗赴大學，所同定鐘磬制度。（續通鑑長編卷一六九。）並未在太學。伊川是年亦未至京師，似從其父至龍州，何能以好學論相試？且伊川十八歲時，始離郴州不從濂溪先生學，思想尚未十分成熟，自亦嘗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程氏遺書卷十九楊遵道錄。）是時亦頗難撰此深奧有系統之論文。况胡瑗伊川於是年未嘗相晤乎？伊川此文非撰於十八歲時明矣。再考伊川二十歲時，即皇祐四年，此時胡瑗雖居太學，然是年伊川丁母憂，上谷郡君家傳云：『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伊川文集卷八。）喪期內豈應外出？至至和二年服除後，又從太中公至徐州沛縣，（太中公家傳。）至今年太中公在沛縣任滿乃遷洛。伊川撰先公太中公家傳亦曰：『嘉祐初，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伊川文集卷八。）伊川至今年始得游京師，更案宋史程頤傳云：『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之。』再案龜山語錄云：『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平原（希哲字）首師事之。』考伊川二十四歲，即嘉祐元年，二十五歲，即嘉祐二年。然嘉祐二年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時，（案：伊川上仁宗皇帝書乃撰於嘉祐二年。伊川文集上仁宗皇帝書下注，朱子伊川先生年譜，及宋史程頤傳均謂撰於皇祐二年誤。疑皇祐係嘉祐之訛。）已稱「職事」，知其時已任職太學，然任職太學，應在撰好學論之後，更案今年胡瑗亦正管勾太學。（續通鑑長編卷一八四。）故知伊川好學論當撰於今年。伊川此文，全係發揮先生太極圖說之祖論，故劉宗周嘗曰：『此伊川得統於濂溪處。』陸世儀亦謂伊川顏子所好可學論「得五行之秀者，爲人」，皆先生太極圖說之言，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即自會尋路讀書，如終守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謂伊川之學不本於先生可乎？

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一〇五七）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判合州。（據彭推官詩序）

正月十五日，先生遵彭思永之託，乃撰彭推官詩序。將仕郎守合州石照縣令王夢易題額。命工刻石置溫泉寺之堂。（濂溪集卷八，王象之蜀碑記卷二，四川通志古蹟志。）（案：度正跋彭推官詩序云：『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詠，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又曰：『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思永）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益，有所自矣。』（濂溪集卷八。））

先生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爲誰氏子？蓋當時鄉貢之士，聞先生之學問，多來求見耳。（據度譜。）

時有遂寧傅者伯成者，少有俊才，勵志學古，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傅之爲人，先生遂致書於傅。傅答書謂先生『以濟衆爲懷。』（文見度譜引傅氏家集。）

後傅者至合陽從先生問學，離合後，又有與先生書。（文見度譜。）

先生是時以所撰姤說示傅者，故傅後書又曰：『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據度正跋賀傅伯成手謁，傅氏家集，遂寧縣志，濂溪志。）

〔備考〕傅者字伯成遂寧人。（遂寧縣志）勵志爲學，從學濂溪先生，蜀中學派，當首推之。（宋元學案）案程氏遺書附錄有尹川謝傅者伯壽手謁，稱長官祕書，是書又當字伯壽。

先生通書（原名易通）之作，蓋始是年。通書乃發明太極之妙，釋太極之蘊，補圖說之不足者。太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所論均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文見濂溪集卷六，正誼堂全書本。）

〔備考〕戴東原云：『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卽老莊釋氏之說。』又曰：『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

人。』(孟子字義疏證卷上)案先生所謂無欲，與佛老所講者絕然不同，前已論辨，茲不贅述。陸稼書曰：『周子所謂一，猶曾子所謂忠，至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與周子又別，周子是說不離於欲，程子是說不離於他事，不專是欲，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即周子無欲，誤矣。』(問學錄卷四)案先生所謂一，即無欲也，無欲則靜虛，所謂靜虛者，即如伊川所謂「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何能謂程子之主一非自周子來？

[考證] 濂溪先生所作通書四十章，書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所論皆陰陽變化，正心養性，修己治人之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以苟揚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故先生謂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以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故先生謂爲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又以佛氏以割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故先生謂爲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割滅彝倫非教也。故朱子答何叔京書亦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瀟灑，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誠乎其言。案通書本號易通，不知其故通書名之所自。至於通書之所傳，尹焞門人邢寬於紹興甲子(十四年)撰通書後跋嘗曰：『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獲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朱子通書序亦云：『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案先生此書之寫作，雖較圖說爲晚，然其思想之構成，當與圖說同時。案慶歷年間二程從先生問學時，先生即曰：『苟子不誠誠，』二程以後論誠亦多本諸此。知二程受此說之影響亦甚大。至於此書是否傳諸程氏？(程氏如藏此書，亦必後日所得，決非從學時所受者。)或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此說雖無法確證，然甚可能，以侯師聖先從程氏學，後又嘗從濂溪先生問學故也。此問題無關重要，姑置不論。今且論通書寫作之年代問題，余謂當始於今年。案度正跋賀傅伯成手謁曰：『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

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說，二說當即所謂易通者。』通書大部或係解卦者。疑六十四卦均有說。姤說，同人說亦必係通書之內者。其初通書之篇數，當亦較多。其所以未傳者，多散佚耳。度正書晦庵太極圖解後亦曰：『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佚亦多矣，可不惜哉。』再案先生今在合州撰養心亭說曰：『寡屬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亦與通書聖學章：『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義同。據此亦可知通書之寫作，當始於今年。案今所傳通書，在當時亦多殘缺舛誤。朱子嘗云：『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見得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延平師友問答。）朱子跋延平本又云：『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爲正。』後經朱子詳爲考證，始爲完善。又先生所著易說早佚。或曰：太極圖說即易說。因無依據，不敢妄加是非。先生更著有論語說。（據經義考，湖南通志藝文經部。）朱彝尊云：『案樂清劉氏濂川集目錄目中載濂溪論語序文，疑當有是書矣。』（經義考卷二一三。）亦早佚。先生著述多佚，惜哉。

先生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據墓碣，輿地紀勝卷一五九。）先生長子壽生於合州。（度譜，輿地紀勝卷一五九。）呂陶有賀周茂叔拜璋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是年三月，上殿試進士。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並登第。張載與二程始相晤。（據宋史卷十二，橫渠行狀，程朱闕里志。）

孫復（字明復）卒。邵伯溫（字子文）生。

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一〇五八）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判合州。（據墓誌，事狀。）

先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墓碣，事狀。）

是年趙抃爲遂寧府轉運使。（與地紀勝卷一五五。）人可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據墓碣，事狀。）

〔備考〕案釋氏資鑑云：『嘉祐中，周元公通守瀘上尋有譖公於部使者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寄師（佛印）偈……』云云，（續藏經）考此事乃先生今年在合州與趙抃事。趙疑終不釋，直至先生令度與趙抃相晤後，前疑始解（事狀）。資鑑抄寫顛倒。其所引各詩，恐亦均屬無據之談，今皆未採。

三月，先生遣人至遂寧問新合州使君。（據與傅者伯成書。）（案：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鄴、何涉來在先生前，李鄴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今年）三月。此書在三月四日，則所探新合州使爲宗式無疑。）

三月四日，先生與傅者伯成書略曰：

『……………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必作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故向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喚作漫（去聲）紗，染得好阜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縹蒲綾袴段二個。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濂溪集卷八。）

蒲宗孟（閬中人，太常丞蒲師道之子。）聞先生名，泛蜀江道合州。謁見先生。與先生款語連三日，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據蒲宗孟濂溪先生墓碣，度譜，宋元學案卷十二。）

縉雲縣君陸氏以疾卒。（度譜。）

是年明道任鄆縣主簿。（據明道行狀。）明道生有妙質，從先生學，問道甚早。張載見之，虛心求益。明道出京後，載通信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明道爲破其疑，故答是書，使內外動靜通爲一。是書仍係發揮先生圖說與論賦之旨，故今節錄於下：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向何應物之爲累哉？」（據明道文集卷三答橫渠先生定性書。）（案：陸世儀曰：『兩程之學，本於周子，……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旨。』）

〔考證〕案朱子語類卷九三，黃義剛記云：『定性書是二十二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又語類卷九五陳淳錄云：『定性書在鄆縣作，年甚少。』然既云在鄆縣作，卽不應云二十二時所作。何者？以明道在鄆縣時，已二十六七，而二十二三時，尙未成進士，亦未至鄆縣故也。考明道二十一歲時，卽皇祐四年。其母侯夫人於是年卒於江寧。（伊川文集卷八，上谷郡君家傳。）明道二十三歲間，二程俱居憂，並未至京師，與橫渠亦未相晤。案呂大臨所作橫渠行狀云：『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張子全書卷十五。）宋史仁宗本紀謂：嘉祐二年程顥張載同登第。（宋史，十二。）是知橫渠與明道在思想上之接觸，與學術上之討論，必在嘉祐之後，非在嘉祐之前，以嘉祐前，二人未相見故也。然嘉祐元年，明道已二十五歲。二年，二十六歲。是書絕非明道二十二三時所作明

矣。案游醉書明道先生行狀後曰：『明誠夫子張子厚……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疑係鄂之別字。）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程氏遺書附錄。）由此亦可知是書必係明道任鄆縣主簿時所作。考明道至鄆縣任官時日，爲嘉祐三年。何以知之？案嘉祐五年二月明道撰游鄆山詩序曰：『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又曰：『五年二月初吉，開貳車冠公來遊諸山……晁公見約同住』。又曰『今到官幾二年矣。』（明道文集卷一，）以此推之，知明道至鄆就任，必在嘉祐三年。更據張子年譜與和靖語錄，知橫渠與二程相識，與橫渠在洛說易後又歸陝西，乃嘉祐二年事，（姚名達程伊川年譜將此事列於嘉祐元年誤。以橫渠在未登進士前，未嘗至京師故也。）如以橫渠歸陝後與明道書，而明道在鄆之答書應爲今年。時明道二十七歲。姚名達程伊川年譜將此書列於嘉祐四年誤。

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一〇五九）先生四十三歲

先生判合州。（墓誌，事狀。）

先生原配陸氏既卒，蒲宗孟有妹，明爽端淑，欲求配，尙未之得，乃議歸先生爲繼室。（據蒲宗孟墓碣，度譜。）

先生在合嘗游銅梁巴嶽，並撰天池詩略曰：

『……風似相知偏到袖，魚如通信不驚槎。……』（據蜀中名勝記卷八。）

又觀巴嶽木蓮詩曰：

『……嫩蕊曉隨梅雨放，清香時傍竹風來。……』（據蜀中名勝記卷十八引碑目。）

是年李觀（字泰伯）卒。胡瑗（字翼之）卒。晁說之（字以道）生。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一〇六〇）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先生在合陽沿外臺嶽按臨赤水縣簿書。（據李臺跋先生與令君費琦唱酬詩。）與將任郎赤水令費琦游龍多。（案：四川通志龍多山在合州西北百里。）當與費琦唱和詩八首，刻於高崖。（文見濂溪集卷八。）

先生居合時，嘗撰冠蓋亭詩曰：

『紫霄峯上讀書臺，深鎖雲中久不開，爲愛此山真酷似，冠龜他日我重來。』
(據四川通志卷三九。)

又讀英真君丹訣詩，(題鄴都觀三首之一，)曰：

『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據濂溪集卷八。)

〔備考〕案朱子云：『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錢師賓四論太極圖與先天圖之傳授曰：『此謂希夷亦治參同契，非謂參同契只傳於希夷。今濂溪太極圖第二圈陰靜陽動，或謂其有資於參同契之水火匡廓圖，此或可信。然參同契在當時非難見書，濂溪嘗判合州，宜可得彭氏之注本。又濂溪有讀英真君丹訣詩，…是濂溪在蜀留心此道，亦有證明。然要之不必謂濂溪必得此於陳搏之傳授。』後人或以朱子謂『先天圖傳自希夷，』即疑先生太極圖亦傳自希夷。然先生太極圖說與通書已早成書於前，今觀此詩，益見後人所謂一派相傳之說非矣。

先生在合州，汲汲於傳道授業，士之從學者甚衆，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據濂溪事狀)，時宗範建一亭，先生見而愛之，遂題其亭曰：「養心亭」。並撰養心亭說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因題曰：「養心亭」。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濂溪集卷八。)

〔備考〕朱子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而鄉乎耳順矣。』度正記曰：「今觀濂溪養心亭說，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爲題此名。且稱其人有行有文，又語之以聖學之要，其爲濂溪

與進如此。張子之賢，不問而可知也。』案先生此說，僅知在合州時所撰，不知稿在何年？故繫於此。

何平仲亦是時至合從先生游。平仲有題張子養心亭詩，有留題養心亭詩。

（據度正記養心亭說。）又有贈先生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先生在合時，郡民心悅誠服。及去，郡民相與爲祠以祀之。（據事狀。）

六月九日，先生解合州職事歸京師。（據度正跋賀傅伯成手謁，呂陶送周茂叔殿丞序。）

成都呂陶送周茂叔殿丞序曰：

『……春褒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汎愛，及其判忠諫，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濬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廣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作，用舍惟道。……」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據淨德集卷二九。）

十月二十一日，先生至廬山。與余從周元禮、孫儼安禮、王深之長源、沈遜容達、樂岳惟嶽、相會於東林寺。（據濂溪集卷八，東林寺題。）

先生東歸，與王安石相遇於京師。時安石已號通儒，與先生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據邢恕述明道先生事。度譜。）

〔考證〕案羅景倫鶴林玉露云：『荆公年少，不可一世士，獨徙荆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是說究否屬實？無據可考。然今年安石與先生會談於京師，恐爲事實。梁任公謂：『五年（嘉祐）五月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事歸京師。則荆公已去江東，而年已四十矣。以爲二人相遇於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王荆公）案此最多不過謂二人相遇於江東爲誤。又何據知其今年未嘗相晤？考今年末，安石與先生均在京師。何嘗無相晤之機？更案謝無逸誌潘延之墓曰：『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又案潘與嗣程師孟均係先生好友。而彼等與安石亦甚善。即按彼等之友誼關係論之，而安石與



生亦早應相識。相晤談於京師，似爲必然之事。梁氏之辨，實有所偏。至於前人所以謂二人相晤時，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者，當亦有所因；案嘉祐三年正月，丙辰，安石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續通鑑長編卷一八七，）十月甲子，爲度支判官獻萬言書。（續通鑑長編，一八八。）嘉祐四年仍爲度支判官，又除館職。（續通鑑長編，一八九。）嘉祐五年五月，爲三司度支判官。（宋史，卷十二。）然東都事略與宋元學案竟謂嘉祐五年安石自提點江東刑獄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疑前書當多如此記載者。所以誤謂嘉祐五年安石與先生相晤於江東者，或由此耳。梁氏又曰『彼講學之徒之造爲此說者，欲借荆公以重濂溪耳。』（王荆公）案先生圖說與通書之妙，又豈安石所能及，有何借重於彼乎？以實論之，安石之見不見，又何足爲先生輕重，今所以辨之不憚詞費者，特欲糾其謬耳。

是時候師聖學於伊川未悟，似於今年見訪先生於京師，或返京師之途中。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遂留師聖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及還，伊川見而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生善開發人類此。（據宋史四二七，先生本傳，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

〔備考〕案侯師聖從學先生事不知何年？考他時，均無相晤機會，疑爲先生今年至京師時事，故列於此。

宋仁宗嘉祐六年辛丑（一〇六一）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既返京師，適從遊之士傅着登進士第，先生與之相遇於京師。唱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先生往賀之，刺云：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厚實專謁賀新恩先輩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據濂溪集卷八，度正跋賀傅伯成手謁。）

先生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有溪發源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潯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築室溪上，而取故里濂溪之名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謂友人潘興嗣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

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潘輿嗣濂溪墓誌銘，蒲宗孟墓碣，桑喬廬山紀事。）

潘輿嗣字延之，新建人，慎修之孫，以蔭授將作監主簿。少孤篤學。與王安石，曾鞏、王回、袁陟俱友善。（江西通志，潘輿嗣傳。）

先生既至虔州，知虔州者乃趙抃。（據續通鑑長編卷一九三。）前先生在合時，趙爲使者，或讒先生，趙疑終不釋，至今熟視先生所爲乃悟。執先生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迺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據墓碣，黃庭堅濂溪詞序，朱子濂溪先生事狀。）

先生既與趙抃相晤，先生嘗贈詩與趙，趙亦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詩略曰：

『蜀川一見無多日，贛水重來復後時。……』（濂溪集卷九。）

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一〇六二）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通判虔州，（墓誌事狀。）

七月甲子，右司諫知虔州趙抃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續通鑑長編卷一九七。）抃自虔赴召，先生送之。舟至萬安同遊香城寺，（案：香城寺在新建。又別本謂抃自虔赴召，舟至造口同遊香佛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非也。案抃和詩有「贛江頭」語，是時先生又似與抃同遊九江馬祖山，似以新建香城寺爲是。）先生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詩。抃又作詩和之，（文見濂溪集卷八。）

是年先生次子濂生於虔州。（據度譜。）

何平仲聞先生得子，嘗以詩賀之。（文見濂溪集卷八。）

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一〇六三）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先生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同游羅巖。先生有游羅巖詩，正月七日刻石。（文見濂溪集卷八。）

時雩都人有王鴻字翼道者，工隸篆善八分書，皇祐中以鄉游太學，再薦省試第一，因失韻被黜，隱於邑南四十里，築室居焉。自其山曰「蕭山」，巖曰「需巖」，從學者百餘人。先生既至雩都，遂以書幣聘鴻掌郡校，鴻不就，避隱四十

餘年。(江西通志人物志。)

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先生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柱嶺君爵郎中。先生避英宗舊諱，改名惇頤。(據宋史本傳，墓誌，墓碣，事狀。)

五月十五日，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並為愛蓮說以刻石。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搏篆額，江東錢拓上石。文曰：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濂溪集卷八。)

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一〇六四)先生四十八歲

先生通判虔州。(據墓誌，事狀。)

冬，虔州民間失火，焚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黠外縣，不自辯明，遂對移通判永州。(據墓誌，墓碣，度譜。)

先生離虔時，程師孟知洪州。(案程師孟吳下人。與安石有場屋之舊，晚相遇，猶如布衣。)有送周茂叔通判虞部赴零陵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任大中聞先生通判永州，有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案此係指營道濂溪，非廬阜濂溪。任詩有『直到瀟湘水盡頭』語。趙抃寄永州通判周茂叔虞部詩亦有『君去濂溪湖外行，倅瀋仍喜便鄉程，……霜鴻只到衡陽轉。……』等語。均知指營道濂溪。)

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一〇六五)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自虔赴永。乘舟沿贛江而上，再轉長江而西，湘水而南。

三月十四日，抵廬山。遂與宋復古(案：復古名迪，善畫。)游大林寺。至山巔，先生有題詩。(文見濂溪集卷八。)

是時，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大臨才元聞先生至廬山，遂以詩謁先生於濂

溪隱（詩見濂溪集卷九，廬山志藝文志。）

後李大臨丁憂，先生以疏慰之。（文見濂溪集卷八。）四月，趙抃尹成都，聞先生判永，有寄永州通判周茂叔虞部詩。（詩見濂溪

集卷九。）十一月，合饗天地於闕丘，加恩百官。（宋史十三。）先生遷比部員外郎。（據墓碣。）在武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宗孟，除夕方達。（濂溪集卷九。）內有對雪寄吳延之之作。（據蒲宗孟詩。）

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一〇六六）先生五十歲。春，先生到永州視事。（據蒲宗孟與先生詩。）與永守陳郎中亦有舊。（據先生與蒲宗孟書。）

蒲宗孟於客歲除夕接先生詩後，今年正月內亦成詩十首，奉寄先生。（文見濂溪集卷九。）

四月六日，先生與尚書都官郎中知軍州事陳藻君章，郡從項隨持正，零陵合黎宏巨卿同遊澹山巖，並題名刻石。（金石萃編卷一三二。）

七月六日，先生在永有與二十六叔等手帖。（文見濂溪集卷八。）又有寄鄉關故舊詩曰：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箸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濂溪集卷八。）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與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濟治之，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同遊永州朝陽洞。（案：湖南通志朝陽巖在零陵縣西南三里，巖有洞。）並題名刻石。（金石萃編卷一三四。）

是年蘇洵（字明允）卒。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一〇六七）先生五十一歲。先生仍通判永州。（據澹山巖題名。）

正月丁丑英宗崩。（宋史十三。）

二月一日，先生攜二子壽、燕自永州歸春陵展墓。初先生入京師時，嘗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洒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據金石萃編卷一三三，澹山巖題名記，度譜。）

三月六日，先生與鄉人蔣灌、區有鄰、歐陽麗、理椽、陳廣同游含暉洞，（案：湖南通志含暉洞在道州南五里，石洞如屋，東西兩門，內有泉從石罅出，極清冽。）並刻石其陰。（濂溪集卷八。）

先生歸時，與里中人言學永道間，多得親炙先生教風。先生治人純以德化，簡質平易，不務赫赫名。（湖南通志人物志。）

三月十三日，先生迴至澹山巖，又與家人，男壽、燕、姪立、姪孫蕃同遊。（據金石萃編卷一三三。）

三月十四日，先生與尚書比部郎中知軍州事鞠屋道濟，軍事推官項隨，前錄事參軍劉璞，零陵縣令梁宏，司法參軍李茂，宗縣尉周均同遊澹山巖。（據金石萃編卷一三三。）（案：湖南通志，澹山巖亦名澹巖在永州零陵縣南二十五里。）

先生在永。（案：先生通判永州，為時三載。東都事略於南安軍司理參軍後，有通判永州一語，而宋史本傳竟未載，可謂疎極。）嘗作拙賦（度譜，與地紀勝卷五六。）略曰：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乎！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濂溪集卷八。）

何平仲嘗題先生拙賦。（文見濂溪集卷九。）

神宗登極，先生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據墓碣。）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據墓誌，與地紀勝卷五九，薛瑄邵陽縣重修學記，湖南通志。）加贈先生父諫議大夫。（墓誌。）

先生既去永，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康功」。後胡寅嘗有詩曰：『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濂溪集卷九。）

五月七日，先生自永倅往權邵守，同家屬遊九龍巖（案：東安縣志，九龍巖

在邵陽縣北一百里，唐宋名賢遊此者甚衆○並刻石以志。（據湖南通志藝文志。）

六月十四日，先生有與仲章姪手帖。（文見濂溪集卷八。）

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與俾掌墓田，從先生之言也。（度譜。）

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所改定同人說與傅伯成。時傅知嘉州平羌縣。（度正據傅氏家集。）

十一月，先生因感邵州州學（夫子之宮）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獄右庑，卑陋不堪。前始至時，嘗拜堂下，惕汗流背，故今議遷之。擇地牙門之東南，因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大悅，荷鍤箠食來助。逾月而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孔延之邵州新遷州學記，朱子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薛瑄邵陽縣重修學記，湖南通志學校志。）

先生在邵嘗開池種蓮，中壘石爲亭。（據湖南通志山水志。）

〔考證〕案宋史先生本傳云：『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使。』（宋史卷四二七。）考先生爲廣東轉運判官（未爲轉運使。）在判永州與攝邵州後。潘興嗣撰先生墓誌云：『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朱子撰先生事狀云：『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趙清獻、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並未云通判永州後又曾知郴州。考先生爲郴縣令始於慶歷六年。（無復知郴州事。）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爲熙寧元年。相距二十三年之久，何以謂「熙寧初知郴州？」宋史恐爲邵州之誤。案宋史先生傳，對先生事蹟漏略不書者甚多，據先生墓誌，事狀，與名臣言行外錄，於知南昌時，已遷大理寺丞，宋史本傳未書。又通判度州後，曾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又遷駕部員外郎攝邵州事，而後始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宋史均未書，此亦將邵州誤爲郴州之故歟？

是年胡宿（字武平）卒。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爲楊子尉，召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先

生之力爲多。既去而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居注知制誥入內。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謂養廉恥，勸風化，宜有漸，如此非優老勸功之意，當稍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問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先生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時，嘗以此論之。拜樞密副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任，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師。諡曰文恭，先生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從子宗愈，嘗受學於歐陽充公。（東都事略卷七一，胡宿傳。）

宋神宗熙寧元年戊申（一〇六八）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仍攝邵州事。（據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正月三日，新建邵州學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儼乎其可觀而法，卽而趨之，觀乎其可居而樂。（孔延之邵州新遷州學記。）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先生率僚告成。並撰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又告先師文，（文見濂溪集卷八。）（案後人徇尋常便利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嘗爲詳其事而記之。）

荆湖北路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度支部中孔延之聞先生新建州學成，乃撰邵州新遷州學記。（文見濂溪集卷八）（案：先生自作祝文，與孔延之邵州新遷州學記均書治平五年正月三日，蓋神宗卽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祝文與學記皆作治平五年。）

先生治民，乃以仁愛爲心，政事務以教化爲急，今遷學既成，先生爲之講明道學，誘掖諸生。（輿地紀勝卷五九。）

傅伯成至今始接到先生所寄改定同人說，遂覆先生書曰：

『蒙寄脫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度正據傅氏家集。）

是時，呂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奏曰：

『臣伏見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莅，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繁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奏上，會趙抃在中書，遂擢授先生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據墓碣呂氏童蒙訓胡萍鄉本。）

先生後嘗以啓謝呂公著曰：

『在薄官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呂氏童蒙訓。）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至連州。與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同遊連州大雲巖並留題。（見濂溪集卷八。）

十二月二十六日，先生至德慶府遂游三州巖留題。（見金石萃編，卷一三七。）

先生題惠州浮山詩，當亦撰於是年。（文見濂溪集卷八。）

是年劉敞（原父）卒。

宋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一〇六九）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墓誌，事狀。）

正月一日，先生遊陽春銅石巖。（據廣東通志金石略。）

正月七日，先生行部至肇慶府（高要）與軍事推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緒同遊七星巖，並題名刻石。（據金石萃編卷一三七。）（案：蘇竹堂稿淳祐壬子呂中等，又題字譚先生書點點畫畫，端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徳之風。）

是年，任大中有寄先生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宋神宗熙寧三年庚戌（一〇七〇）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轉廣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據墓誌，墓碣。）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一〇七一）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九日，先生領提刑獄職事。（據事狀。）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

文見濂溪集，卷八。）又嘗按部至春州，亦有題詩。（文見濂溪集卷八。）

時虞部員外郎中杜諤知端州，禁百姓采石，蓋端溪石爲硯最良，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度譜。）

先生領提刑獄，盡心職事，務在矜恕，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宋史本傳。）施設置措，未及盡其所爲，竟以勞得疾。聞水囓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求知南康軍。（據墓誌，墓碣，事狀。）

八月朔，先生移知南康軍。（度譜，）興學善俗，民從其化，士宗其學。（據廬山志人物志。）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改葬鄭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三起山清泉社。葬畢，先生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汗應絨邪？』上南康印。未幾分司南京而歸。（據墓碣，度譜，宋元學案卷十二。）

先生領江州時，嘗題其堂曰「生靈堂」又有「太極樓。」（江西通志，勝蹟略。）

是年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充）生。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一〇七二）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酷愛廬阜買田其旁，又嘗築濂溪書堂於其麓，至是始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體不給，曠然不以爲意。（據墓碣，事狀，陳舜俞廬山記，廬山志。）

先生作濂溪書堂時，於堂前嘗鑿池種蓮於其中。（據桑喬廬山紀事。）

〔考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川之支流，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先生嘗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故名「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如胡燮本陝西安定人，父訥爲海陵節度推官，燮生於秦州，後亦自號安定。又案何象仲營道齋詩序云：『惇頤字茂叔，遠宦南歸，馳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濂溪集卷九，

伊洛淵源錄卷一。)而蘇文忠公與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揣指清濂為義若先生名之以自况者，不知何所據也？

蓮花峯之水西北行逕花山過新橋為濂溪港。(桑喬廬山紀事。)

先生嘗自題濂溪書堂詩曰：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水，清洗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澗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聖賢談無音，窗前即疇圃，囿外桑麻林，千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濂溪集卷八。)

趙抃、孔平仲均有題濂溪書堂詩。潘興嗣有贈先生詩，又題濂溪詩。(文見濂溪集卷九。)

潘興嗣初調德化縣，以不能俯仰上官，棄官築室豫章城南日讀書其中，手抄至數百卷。自號清逸居士。(據江西通志人物志，廬山志藝文志。)

先生嘗於九江城南甘棠湖(亦稱南門湖。)湖心建一墩如月，先生名之曰「浸月」，或曰：「煙水亭」，名取山面水色薄暮籠煙之義。(或曰先生子壽建。)(據同志九江府志。)

先生居廬阜時，從學者甚衆，時安仁周文敏篤學敦行，不求聞達，乃至廬山從先生游。先生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據宋元學案卷十二。)

是時佛印(案：續藏經續燈錄佛印名了元字覺老，青原十世法嗣雲門宗，鏡州浮梁林氏子……元符元年正月四日卒。年六十七。僧臘五十二。)住歸宗。先生謂之，相與論道。先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佛印曰：「疑則別參。」先生曰：「參則無畢，竟以何為道？」佛印曰：「滿目青松一任看。」(據續藏經釋氏資鑑卷十。)

[考證] 案釋氏資鑑謂先生謁佛印後有省，「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佛印)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師(佛印)作青松主追婢白蓮

故事。』考先生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一語，乃首出於明道之口，然明道自第二次與先生相晤後，再未相見。先生此語，已早云於二十四五年前，豈至今始「忽悟」而云哉？釋氏資鑑，特牽強附會，欲借先生取重耳。以此亦可知所記「以僞呈師」云云，當均出虛造，故今不取。案性學指要又謂：『元公初與東林總遊，久之無所入，總教之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總曰：「書堂几坐萬機體，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即與結青松社。』案大藏經佛祖通紀卷四五，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謂元豐三年，（廬山志謂二年，）詔升東林為禪寺，南昌守王韶請當總主持，為東林第一代祖師。元祐四年賜號昭覺大師，先生去官定居廬阜為今年。先生輩世在先。『是時已學成書就，縱有習靜獻詩之事，亦與先生學術大本無關』（錢師賓四論太極圖與先天圖之傳授，）案廬山志又引歷朝通紀法苑珠林喜志云：『茂叔太極圖，其源從陳搏來，搏傳麻衣，今正易心法是，麻衣傳涯公東林總公廣之，茂叔得於總公。』案舊稱麻衣道者授正易心法於陳搏。今反謂陳搏傳正易心法與麻衣。桑喬廬山紀事又謂陳搏受正易心法於廬山異人，或曰即許堅也。其記載顛倒舛誤，多所矛盾。當均出捏造，絕非事實。案正易心法一書，本南宋湘陰主簿戴師愈作，託之麻衣。先生何能觀此？常山道總更何能傳此？蓋方外之人，喜引名儒以自重，多偽構事實，妄為附會。後人竟以此對先賢肆為詆嫉，誠未審其實者矣。『是年歐陽修（字永叔）卒。羅從彥（字仲素）生。』宋神宗熙寧六年癸丑（一〇七三）先生五十七歲。先生居廬山。時趙抃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復奏乞留。時先生疾已篤。（據墓誌，事狀，宋史本傳。）（案朱子跋趙清獻公家問及富帖跋語後曰：『趙清獻公晚知濠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先生病革，致書與蒲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

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據墓碣。)

六月七日，先生卒於九江郡之私第。(據墓誌事狀。)八月，葬於武寧。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案：清泉社亦名清泉鄉，在栗樹嶺(亦名三起山)下。)僱居縣太君鄭氏墓左，從遺命也。(據墓誌，事狀，廬山志。)先配陸氏在太君墓右。(據明童潮濂溪墓祠堂記。)

孔延之子文仲爲文祭之。略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據朱子語類卷九三。)

先生親戚蒲宗孟撰墓碣銘。(文見周子全書卷四，傳經堂本。)

先生友人潘興嗣撰墓誌曰：(正八卷全六下末)『……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濂溪集卷十。)蘇軾後追賦濂溪詩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濂溪集卷九。)

黃庭堅濂溪詞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茂叔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整，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濂溪集卷九。)

先生二子：長子曰壽，次子曰濂。(據墓誌，事狀，宋史本傳。)

壽字季老，一字元翁。第百一。元豐五年進士。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詞翰甚妙，前輩多稱之。

濂字通老，一字次元，第百二。元祐三年李長壽榜登第。嘗爲黃池令，兩浙

轉運使。時蘇軾知杭州，與齋唱酬甚夥。終寶文閣待制。（據墓誌，宋史本傳，東坡文集，山谷全集，宋詩紀事。）

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獨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等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朱晦庵。上蔡及侯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及晦庵敬夫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晦庵又解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謬。使百世下有志之士，讀先生書，乃如親受於先生矣。後人於濂溪港建濂溪祠以紀念先生。後朱子拜先生像，嘗爲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朱子大全卷八五。）

〔備考〕濂溪書院，一名濂溪書堂。一名濂溪祠。九江城外濂溪書院共有三：案蔡錦猷（芥舟）重建濂溪書院碑記謂九江舊有濂溪書院二：在濂溪港者，建於宋淳熙間。乾隆二十一年，移築蓮花峯下。在郡城豐儲坊者，建於明嘉靖間。天啓末廢爲周子祠。乾隆五十年郡守初之璞別建於城內世德坊之南者，今之濂溪書院也。咸豐癸丑太平軍陷郡城燬焉。（廬山志。）

嘉定十三年賜先生謚元公。（宋史本傳，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端平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宋史理宗紀，宋史本傳。）咸淳元年命迪功郎鄧道主祀。（宋史度宗紀。）元祐六年封道國公。（元史仁宗紀。）明景泰七年詔以元公裔孫襲五經博士。清康熙五十三年改稱先賢。

參閱書目

宋史 脫脫等 浙江書局校刊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燾 光緒七年浙江書局刻本

東都事略 王偁 乾隆乙卯刻本

宋史紀事本末 馮琦、陳邦瞻、張溥 光緒十二年廣雅書局刻本

續資治通鑑 畢沅 四部備要本

- 因學紀聞 王應麟 餘姚守福堂本合室本刻印書華中 歐陽崇 學堂集
 道學名臣言行外錄 李幼武 洪鑾仿刻宋本名臣言行錄本 歐陽崇 公陳王
 周濂溪集 周惇頤 正誼堂全書本，傳經堂藏書本 蘭文蔚 史學書園中
 二程全書 程顥、程頤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豫志 歐陽崇
 河南穆公集 穆修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河南先生文集 尹洙 四部叢刊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正誼堂全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石祖徠集 石介 正誼堂全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淨德集 呂陶 武英殿聚珍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山谷全集 黃庭堅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張子全書 張載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歐陽文忠全集 歐陽修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朱子大全 朱熹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朱子語類 朱熹 同治壬申應元書院刊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伊洛淵源錄 朱熹 正誼堂全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宋元學案 黃宗羲、全祖望 光緒五年長沙重刊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漢上易卦圖 朱震 通志堂經解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參同契考異 朱熹 守山閣叢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易圖明辨 胡渭 粵雅堂叢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太極圖說遺議 毛奇齡 蔚山陸凝瑞堂西河全集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經義考 朱彝尊 四部備要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臚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鮚埼亭集 全祖望 姚江借樹山房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孟子字義疏證 戴東原 乾隆四十三年孔刻戴氏遺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養新錄 錢大昕 光緒十年長沙龍氏重刊潛研堂全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問學錄 陸稼書 正誼堂全書本 本齋刻大坂本日 常念 歐陽崇

- 儒家哲學 梁啓超 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王荊公 梁啓超 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佛祖通紀 志磐 日本刻大藏經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佛祖歷代通載 念常 日本刻大藏經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釋氏資鑑 熙仲 續藏經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續傳燈錄 立極 續藏經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道藏輯要 光緒丙午彭氏重刻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武英殿聚珍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蜀碑記 王象之 函海叢書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輿地紀勝 王象之 粵雅堂開雕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金石萃編 王昶 經訓堂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曲洧舊聞 朱弁 知不足齋叢書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中吳紀聞 龍明之 粵雅堂叢書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蜀中名勝記 曹學佺 粵雅堂叢書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廬山記 陳舜俞 大藏經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廬山志 吳宗慈 中國仿古印書局出版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湖南通志 商務印書館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江西通志 光緒六年刻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四川通志 乾隆元年刻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廣東通志 商務印書館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遂寧縣志 民國十八年重修本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程伊川年譜 姚名達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姜亮夫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堂全堂第五 續編王 續編學園

鄭和航海事蹟之再探

劉銘恕

(金陵大學)

一：序言

二：馬哈只碑未出以前所知鄭和之氏族

1. 南京馬府街
2. 回回人鄭阿黑
3. 鄭和以後之馬三寶

三：顧炎武所錄婁東天妃宮碑

1. 有補於吳都文粹
2. 原碑湮沒時代

四：關於鄭和航海圖

1. 傳疑之費信圖
2. 鄭和海圖之謎
3. 武備志鄭和航海圖及其盡本

五：關於所謂針位編

1. 渡海方輿
2. 舟師考
3. 武備志
4. 海道針經
5. 航海針經
6. 海道經

六：關於航海諸記述及戲劇小說

1. 大西洋記
2. 大唐西域記
3. 下西洋傀儡戲
4. 西洋記之五鬼鬧判

七：西洋名稱之原起及隨陰隆陽官

1. 南宋時代所傳西洋國
2. 五隨航海之林貴和

八：航海故事之二三與色目人之出使

1. 西域海獸美術石刻之攜來
2. 鄭和下西洋與種族政治

一 序 言

明初鄭和下西洋事蹟，比之近世大航海家麥哲倫哥倫布，殆有過而無不及。明史和傳謂：傳爲盛事，俞樾謂：赫然在人耳目間（春在堂隨筆卷七）者，固其宜。

也。故其事蹟，自馬歡費信二家之記述以降，如諸禪史筆乘，各據見聞，加以記錄者，亦所見不鮮。但前人脛炙鄭和事蹟，大抵爲好奇心心理，非真能了解其航海之重大意義，是以於其全部史事，未獲與以更真切之探討，以及有一系統之研究也。有之，則不得不謂爲自今日始。

隨文化壓力之波動，太平洋與印度洋間諸島嶼之史地，成爲近世學人之目標，就中若鄭和下西洋事蹟，即其一也。近世研究鄭和事蹟者，可略分兩端言之，一曰前期，即全憑書史記事，而從事探源者。如伯希和之鄭和下西洋考等是也。二曰後期，即依據近年所發現與鄭和有直接關係之碑刻，而纂述之諸論文是也。若是非得失之差，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閱者自知，此不煩陳。

關於以下西洋事蹟爲題之論文，迄今似不下十數篇，然限於時地，余所幸得而讀者，僅及秦宇。故雖於諸文所論，間有關疑，猶未敢自信，蓋有待也。頃又得覽鄭和有征記，並鄭和家譜考釋，皆於前人論述，廣有徵引。閱讀一過，爰與余之二三札相校，或非雷同，或無抵牾。弊帚自珍，遂隨手雜錄於此。然於諸學人之論述，非言補闕，聊云拾遺云。

二 馬哈只碑未出以前所知鄭和之氏族

雲南昆陽和代村故馬公墓誌銘之發現，所供獻於鄭和史事者至鉅，如於和之世系氏族，得知其爲西域回族，得知其原姓馬氏。此皆非前此學人所夢想能及者，蓋以明清兩季所有關於鄭和記事，向未涉及此點。故自滇南耆舊袁嘉穀（樹五）於民初著錄斯碑於滇釋，考跋於臥雪堂文集（跋語見李士厚鄭和家譜考釋）以來，漸爲學林所知，後之論三寶太監下西洋者，莫不援引，作爲典據。前謂關於鄭和之研究，有先後兩期之分，其後期之新紀元，即肇於此。

馬哈只碑所供獻於學人者之重大固矣。但關於鄭和原姓馬氏之史實，果自其父之墓誌銘發現後，而始爲世人所知乎？換言之，即前人亦從無知和之本姓馬氏，抑且無與和本姓馬之記述者乎？余竊謂不然。按早於袁嘉穀氏表揚馬哈碑之百數十年前，已有以鄭和本姓馬氏之記事，指示與吾人者矣。

江甯金甌金陵志地錄有云：馬府街石欄杆橋。澹墨小紀：鄭和本姓馬，家於此。按和下西洋非一次（原註滇系（繫）凡七，）有輩珍從之，往還三年，至番郡二十餘處，作西洋番國志，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此與碑文所記，誠屬無獨有偶之巧合，諸學人向未獲引據，必待碑銘問世，而始得論定和之姓馬，不其可惜也歟！澹墨小紀一書，吾人寡學，尙未能獲睹其書之全文。金氏書志在金陵城坊，故僅節引其一言如此。其中容更有較詳之紀述，亦非無可能。但即此一端而論，吾人可推及如下兩點。

其一：和雖經賜姓，而仍演馬氏。和於洪武中入宮，賜姓在永樂之初，永樂三年端陽日立馬哈只碑所言：事今天子，賜姓鄭云云，卽其明證。鄭和家譜更云：公和始事於永樂二年正月初一，御書鄭字，賜以爲姓，乃名鄭和。（見鄭和家譜考釋）是和之賜姓鄭氏，爲時甚早。然斯時和仍不過爲一宮廷內監，於坊肆間恐尙無有此赫赫之權威。明言之，卽其所居坊巷，難得馬府街之稱名也。馬府街名稱之起，似當在和下西洋回國以後，甚至於受命守備南京之前後爲宜。然方當此際，和之賜姓爲鄭，已達三十年，而其居里，竟仍因和第所在，而名之曰馬府街，是說明和雖久經賜姓，猶未嘗完全失其本姓。甚屬昭彰。然數百年來，幾乎不知其爲色目遺裔之馬氏，甯非怪事。

其二：圖書集成職方典江寧府部彙考所言：淨覺寺在三山門內，明洪武間敕賜，鄭和題請其子孫世守之。又鄭和下番路經泉州（仁風門外回教先賢墓）行香碑記所云：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祐。鎮守蒲和日記立。（見地學雜誌張星烺泉州訪古記又陳萬里閩南遊記。）諸如以上問題，皆須由於馬哈只碑證明鄭和之爲回教徒後，而始解決。然若據此以推，則亦不難豁然貫釋。

澹墨小紀所傳鄭和姓馬事，既如上述。茲續就永樂帝所以賜和姓鄭之因由論焉。明祖驅逐胡元，渾一天下，非特禁止漢人之再事胡語胡姓，並當時遺留於中原之蒙古人與西域人，亦不得改從漢姓。（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三）自靖難戰役之後，以疆外將士，奏功者多，致使一違前朝之禁律，而諸蕃將方多從漢姓。（參閱鄭曉皇

明異姓諸侯傳及明史一百五十六卷吳允誠等傳。)和之得賜漢姓，卽其一例也。但回族慣例馬姓，與漢姓之馬相同，並非其使人岐視。而成祖所特賜之姓，既非他姓而爲鄭氏者，蓋必有因也。揆諸古來胡漢姓氏之交涉史蹟，凡蕃胡改從漢姓者，必多參合以傅會之因由。故吾人疑和之所以得賜爲鄭氏者，與當時回族之先進鄭阿黑，得少有淵源。

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有云：默德那卽回回祖國……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二年爲徵元回回歷官鄭阿黑等十一人赴京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鄭曉皇明天文述有云：又置回回司天監。是年（洪武元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歷官鄭阿黑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鄭氏叢書）

鄭阿黑自非漢人，其依從漢姓，當在元季。茲固不明其因由所在。但鄭和之賜姓，容有取效於阿黑之先例，實甚有可能也。

關於鄭和所以得入明宮，爲應奉闕官之說，有以俘虜爲解者，竊意以明代喜於引用色目人，實爲溶合漢回二族之一種政治作用。故明季太監之色目族，非和一人也。

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云：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任司禮監。

因之如內侍奉之馬馱馬彬，殆皆難保其不與西疆大族之馬氏，容有族類之關係。

復次，試再就之和之名及其渾號三寶一言而論：

若鄭和家譜完全可信，則和之原名卽爲和，便無可疑。以譜中所列和之上世名字，早已完全漢化之故。（此乃編製年譜時所憶造）但就其父馬哈只碑所謂：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云云以觀，是和之上世三代，皆仍沿用其西域之語文以爲名字，則其受漢化也之晚可知。又安得可指其十五世祖以至二世祖，便有諱賜字恩來，並諱永生之事乎？是家譜又間有可疑之點矣。信如是，則昆陽馬氏之漢化

時期，實自和始。因而和之一名，果否係其原名？亦成疑問。按之當時靖難蕃將之命名，大抵以忠、勇、義、誠、信、允等字，和之語意，殆其流亞。故私意和之名，雖非御賜，當亦屬入宮後而改定者。至其原名，循其父祖並名哈只之先例以推，則和之先名，實不無哈只之可能云。

三寶乃鄭和加入佛教教團，歸依三寶後之法名道號。但前賢失考，竟有謂為和之小名者。（七修類稿）或有不知其名之所源起者。（殊域周咨錄）或且更疑鄭和以管理皇家寶庫而得斯稱者。（鄭和家譜考證）尤屬不典。和信奉佛教之證，向達氏已舉出摩利支天經經尾永樂元年姚廣孝題記……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等語，（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序）以證明鄭和三寶道號之起因。有明一代，崇佛特甚，開國君主，既出自禪門，又以姚廣孝為國師，佛法之宏，正如草上之風。故當時內侍閹官之受佛教洗禮者，實不祇鄭和一人。殆甚有唐宮宮嬪節娃，多與尼寺結緣之勢。

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有云：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填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名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典故，為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

此不獨足以增強鄭和道號三寶之說，若與和同時出使之王景弘，以及奉使西藏之楊三寶，（楊三寶名字為何，尚無定說。按之殘抄本針位編所云：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云云：則此楊三寶殆即隨鄭和下西洋之楊敏。）所以俱有三寶之名者，其皆為受佛教之戒禮而然者，又豈容疑。（前者見明史西域傳，後者見林謙光台灣志略，陳倫炯南洋記，李長傳中國殖民史，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

滇黔有元以來，回族既盛。當清初吳三桂開藩南疆時，實有引納。所屬將領之中，如馬雄者，有陝西回回遺種之稱，（庭聞錄卷六略云馬雄乃陝西回回種。三桂僞授廣西提督並懷甯公。）殆為色目人無疑。又有馬盤什者，亦吳王幕府中人，且擅長聲音之學，至僞吳平，為官軍所殺。揆其名字性行，亦為一回族無疑。若然，則與鄭和將有一千古之佳話出現，即盤什乃馬三寶之第二子，馬成璧之孫也。（劉

獻廷廣陽雜記卷三）此三寶一語意義，自與鄭和號之三寶無殊。得非因種類之相同，時地之不相懸遠，聞其前賢鄭三寶之美稱，而效法者歟。要之，則同族之以三寶爲名者，固非鄭和一人矣。

三 顧炎武所錄婁東天妃宮碑

關於鄭和航海史事遺蹟之大發現，厥有二焉。曰：福建長樂南山三峯塔寺天妃靈應之記。曰：太倉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蕃事蹟記是也。前者爲民國二十年長樂縣令吳鼎芬由土中搜出，碑石完好，現存該縣縣署。（馮氏星槎勝覽校注序）後者原石久佚，經鄭鶴聲氏於新刊之四庫全書珍本，錢穀吳郡文粹續集，第二十八卷中檢出，一時視爲奇獲，先後發表於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五十七期，國風月刊七卷四期。二碑銘辭大同，殊異幾稀。皆鄭和於宣德六年第七次使西洋，路經天妃宮時，答謝天妃靈佑數庫航海安全之青詞。故於歷次使西洋之年月，備記殊詳。所裨補於下西洋史事之考證者，至多且鉅。如第六第七兩次之出使，自明史以來，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自此碑一出，是非之差，便豁然明明。至於他端之補益，所在猶多，已見各家論著，不煩贅陳。但異國人士之論東方史地者，猶或未盡見聞，故旋有戴開達 J. J. L. Duyvendak 之介紹一文——十五世紀之初中國之航海遠征的正確年代。（通報三十四卷五期）除將吳郡文粹之文與長樂碑之拓片影印公世外。並指明伯希和與山本達郎二人，前此依憑明史所論六七兩次下西洋之混亂錯謬。此足見兩地天妃宮碑，爲中外學人所注重之程度。但余於二碑之發現過程，若長樂碑刻，則無聞言。但如婁東一碑所經過之事跡，則大有不能已於言者。

吳郡文粹著者，爲嘉靖時人，正當明之中葉。其文粹一書，向藏勝朝秘府，人間罕覩，輾轉於民國二十四年，始行復印問世。是婁東碑文之得顯現於世者，實不得不謂爲學林至尙之徵幸。但萬一不有錢氏文粹之記錄，與夫文粹之不刊行於世，則吾人將永久莫得獲觀此重要史料乎？此大謬也。蓋稍晚於錢穀百數十年之後，當晚明清初之際之學人，所著重要而且通常之史學地理書，亦曾將婁東天妃宮碑，加以記錄矣。此即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也。所異者，特僅省錄全碑前段之一節浮辭耳。茲移錄於下，俾與錢氏文粹所記，加以比較證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十九江南第七：

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蕃事蹟記（此處蜀本空白一行，據吳都文粹補之。）

通蕃字迹石刻，在劉家港天妃宮壁間。

宣德六年，正使鄭和王景宏，副使太監朱良周福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吳忠，都指揮朱珍王衡等立後記。

永樂三年統領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聚眾於三佛齊國，抄掠蕃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還。

永樂五年統領舟師，到爪哇古里柯枝暹羅等國，其國王各以方物珍禽奇獸貢獻。至七年回還。

永樂七年統領舟師往前各國。道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賴神明顯應知覺，遂生擒其王，至九年歸獻。尋蒙恩宥，俾復歸國。

永樂十二年統領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有蘇門答刺國僞王蘇幹刺，寇侵本國，其王遣使赴闕請救。率官兵剿捕，生擒僞王。至十三年歸國。是年滿刺加王親率妻子朝貢。

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舟國進麒麟，蕃名祖刺法，並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國進花福祿並獅子。卜喇哇進千里駱駝並駝雞。爪哇國古里國進麋里羔獸。各進方物，皆古所未聞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葉表朝貢。

永樂十九年統領舟師，遣忽魯謨斯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各還本國。其各國王貢獻方物，視前益加。

宣德五年，仍往諸蕃開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昔神明護助之功，勸文於石。

觀顧炎武氏所記，校錢穀之錄，除碑文前段加以省略外，至後半段，所不同者，僅數字耳。如其王遣使赴闕陳訴請救，此脫陳訴二字，又神功默助，遂生擒僞王，此脫神功默助一句。然諸如此瑣細訛奪之點，未始非手民之誤，當不至為原文

之固有。然顧氏所以不盡錄存其全文者，亦有其故，特顧氏以存此重要之史實為主耳。故首錄序言，以示其原本顛末，次之，則略其神怪侈談，頌揚浮辭。復次，則自永樂三年統舟師下洋之紀事，逐年逐條，加以抄錄。其非以和之文章為寄意，獨企宣揚此偉大之史蹟，於天下後世者甚明。此上係就顧錄之闕失者而論，然其校之錢錄之長處，亦不可不加以論列。

顧錄校錢錄之最可詫怪者，即為立碑題名之人物之殊異。按錢錄題名人物，計有鄭和等七人，茲分列於下：

正使太監：鄭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監：朱良 周福 洪保 楊真

左少監：張達

計顧錄凡有鄭和等十八：

正使太監：鄭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監：朱良 周福 洪保 楊真

左少監：張達 吳忠

都指揮 朱珍 王衡

實較錢錄多出三人，誠足驚奇。若左少監吳忠，尚可勸言有張達為代表。而都指揮一項，根本闕如，豈非憾事。如非有顧氏之錄，恐於吳忠等三人之預此盛事，將永久莫明。則顧錄見優於錢錄之處，即此一點以觀，已大足使吾人振奮不置。更况吾人且將藉諸顧錄之此種優點，以探求錢錄之疏略因由，並進而解決此碑與南山寺碑，更親切之姊妹關係乎？故顧錄之價值，實不多讓於錢錄也。

婁東與南山寺二碑，同為鄭和宣德間第七次出使所建，其時間前者在六年春朔，後者在六年仲冬。日月之差池，蓋因舟師於五年奉命後，先到婁東劉家港，以飾修天妃廟，久經遲留。次年始至長樂灣，復重建天妃廟，又作相當勾留之故（參看中國南洋交通史十章，鄭和南征記四章）天妃碑建立時間雖殊，而建碑之人，固仍屬該次出征舟師之重要人員，自無可疑，觀乎二碑銘文之肖同，尤用信憑。既如是，則二碑題名之人物，亦自必無殊。但事竟有不然者，茲試列舉南山寺碑題名

之人物於下，以與錢錄比擬觀之。

正使太監：鄭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監：李興 朱良 周滿 洪保 楊真 張達 吳忠

都指揮：朱真 王衡

此碑題名本身之疑問，姑置不論。但較之錢錄所列者，大有逕庭。既增吳忠，又多出都指揮朱真王衡二人，復有李興一名，亦為顧錄所闕。舉此以推，錢氏所錄婁東天妃宮碑之忠實程度，不能不與以重新之估計，甚為明白。然試以此碑題名，與顧錄較之，除李興外，則反而無不脗合，如出 軌，豈非可怪！但此三種差殊紛歧究為孰得孰失？又何以生此差池？閒嘗思之，得有如下之疏通。

(甲)長樂南山寺碑：原石見在，銘文既班班可據，所列各點，自無容疑之餘地。但一與婁東碑相校，便啓異辭。先如張達吳忠，婁東碑有左少監三字領銜，而此則直接混鑄於副使太監李興等之名下。使二人之身分權限不明，得非失實？按此點闕略因由，可得兩說，一則限於碑石地位之不敷用。二則趣從簡便，遂爾省略。若以羣珍西洋蕃國志所記（見讀書啟求記）宣德五年五月勅語：「勅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保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往西洋公幹。勅至即照數支放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是洪保原為右少監，而二碑銘刻，即得略其領銜。則左少監一語之省略，亦不容驚怪矣。次之，若真錢錄婁東碑諸人物以校此碑，則將發生吳忠張達等三人，未曾參與建立婁東天妃碑之盛事，且彼等於第七次航海，或非必係自南京出發，而係於鄭和等到泉州後始參加之疑問。蓋以錢錄碑銘，未見其名氏故也。然一與顧錄碑銘相校，此種疑問，便行豁然冰釋。

(乙)錢錄婁東碑：二家所錄婁東碑優劣之處，主點已如前述，即錢錄側重於文，偏失於史，故於碑間諸人物題名，未與逐錄，僅以…張達等立了之。此等字所代表者，即顧錄之吳忠及都指揮三人也。致使與長樂之姊妹碑，符契未合，乖舛是生者，即緣於錢錄未能逐句忠實抄錄之故也。顧錄則是，乃注重於史實，忽略於文藻。故自其辭曰，以至昭示永久焉一段航海之神奇

不經之說，讚頌天妃之華而不實之文，皆不與錄。據今視之，自亦難免不周之議。但比諸錢錄之重要史實之關帛，此不獨可相互抵消，則吾人寧以顧氏之去取態度為歸依，而難贊許錢氏之略史實，尚浮辭之態度。觀乎上舉錢錄優點，可得而知。要之，文粹係以文華取碑，利病書係以史事取碑，間有出入，固其所宜。若特以史眼觀之，顧錄即覺優勝。即此以觀，長樂婁東天妃宮碑，因其相輔之比勘研究，而生出相互差池之重要的糾紛，迄莫見決。逮夫顧錄天妃宮碑，出而為之證明，方知長樂碑之記事，不容揣測。錢錄婁東碑，實有疏失，礙難諱言。事實昭著，易待多贅。然則顧錄之碑，既得補錢錄之闕文，因之又獲疏通前此南北二碑內容之抵牾，其於鄭和下西洋事蹟之裨益，實非巨細，寧云小補而已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所錄婁東天妃宮碑之供獻，尚有一尤重要者，吾人不可不知也。即藉諸顧氏所謂：「二碑。下卷云：『婁東天妃宮碑，在婁東天妃宮壁間，通蕃字迹石刻，在婁東天妃宮壁間，由因額額額額額；實決非』」語，以推索此碑存佚之年代問題是也。錢錄之書，成於嘉靖年間，下去顧氏之時代甚遠。當時碑之存殫完好，固不足奇。而利病書纂成，適當明清兩朝之際。乃於天妃宮碑文字，爰加抄錄，且竟云：「通蕃字迹石刻，在婁東天妃宮壁間，是當時確見斯碑，或親據石刻，而從事撫摹者矣。若然，則婁東天妃宮碑，即使永無發現之日，其與有明帝室，其存之精神，比諸長樂之碑，並無遜色，俱足擊賞。」

斯碑自顧氏之後，雖間有記天妃宮之故事者，然於石刻文字，未見提及。故此碑自顧錄之後，其壽命之延長，究復年有若干，淺學如余，未由是明。然按之天妃神靈，入清以後，以至中世，猶盛受海上商賈之崇拜，則斯碑定當不至有所變遷。更況三寶太監所攜來異域之海棠故物，尚依然猶存於妃宮者乎？

清張大純姑蘇采風類記有云：天妃行宮在劉家港北漕灣口舊名靈慈宮。中有西域海棠，明永樂中使鄭和攜歸所植。

欲求其存亡之年代，則必自其變者而觀之。所謂變者，乃從天妃宮所遭遇之奇變浩劫，以推索斯碑之存亡及其年代云。鄭和為世界航海史上之偉人，而和之成

功，所受天妃之靈佑與訓教者多且鉅，是天妃亦大有功於航海事業矣。但如吾人下方之論說爲不謬，則婁東天妃之空前浩劫，却又係來自於之大西洋之海上。尋其前因後果，誠足玩味。然余不敢謂爲妃之作法自斃，獨以明季航海事業之發達，未至頂點，拓殖事業之勵行，未獲貫徹爲憾。

清曹晟夷患備嘗記事略附記——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八日英艦犯滬：天妃靈應非常，海洋中尋聲救難。凡佑於海者，無不尊信之，……自洋人入，毀諸神天后，去其鼻，殿宇泰半剝落。……

英軍既佔領其地，盤據其中，建設自多破壞。況偶像崇拜，乃基督教國民，所最厭惡而唾棄者，故毀天后，且割其鼻。是天妃宮中之破壞蹂躪情況，實不可言喻。然則方當是時，四百年來表揚天妃靈應之珍貴的紀念石刻，謂其不有柱礎杵砧厄運之虞，將其誰信之！

再者，縱使婁東碑，未被毀於一八四二年英人陷滬之劫，而得萬一幸存。則斯後不久，又遭咸豐三年匪氛之毀。甫經修建，猶未落成，更由髮亂，又因緣於航海之因果，而遭法人焚焚之浩劫。

王韜瀛壖雜志有云：閩粵海舶多使往南洋，較航日本者利數倍之。舶中敬奉天妃，甚至一有觸忤，風濤立至。祈求輒應，捷若影響。閩人乃於東關外，建立天妃宮，古稱順濟廟，頗巍煥。創自宋末，成於元初。海舶抵滬，例斬牲演

劇，香火之盛，甲於一方。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妃誕，市人敬禮備至……咸豐三年，寇亂廟毀。紳士郁泰峯郭長祚捐資重建。庚申十年秋七月，髮逆竄滬，土木之工，猶未畢也。法人假防守爲名，附郭之屋，盡付一炬。火光燭天，七晝夜不熄。於是東門外地盡爲法人所據。與英畫界以居。而天妃之宮亦遷矣。

天妃之廟，竟一至如此。天妃之碑，更何堪問！此婁東天妃碑第二次之厄運，亦即是碑所愈益可能被毀滅之機會。無怪晚清以來之敘陳婁東天妃宮，與探討鄭和盛事者之未嘗提及是碑，及按據是碑，以論天妃之事蹟者矣。循此以觀，則是碑之湮沒或毀滅年代，實當道光二二年（一八四二）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間之事，甚爲明白。迴視長樂一碑，尙完好如故，而此也云沒，固知物之有幸與不幸者矣。

然既有吳都文粹之錄存，茲又檢得顧炎武之記錄，得彌補錢錄之重要闕漏，俾使廬山真面，竟成完璧，亦云不幸之大幸矣。

四 關於鄭和航海圖

甲：關於航海圖

航海必備條件有二：曰地理知識，曰指南針之利用（天文學包括此二項之內）鄭和既有數肆之遠程航海，必具地理知識。既有地理知識，則航海之先，或其後，容有東西洋地圖之繪製，可無疑義。於是則鄭和航海地圖之問題生矣。爰加追尋，厥圖有二，一曰費信所傳疑之圖，二曰茅元儀所傳似之圖。關於此點，糾紛不一。茲先就異國學人之考說（茲以馮謩鄭印下西洋考為基幹）加以論列。

費信所傳之圖 一鄭和當年航海有無地圖？史無明言，尙待考索。固不得律以航海必具地理知識，有地理知識，即必有航海地圖之說也。然外國學人於研究鄭和下西洋之伊始，便侈談鄭印有地圖。且言之鑿鑿，若其目睹者然，循其大故，初不過以紀錄彙編中之附四卷本，星槎勝覽費信序中

……於是臣繼成役，至永樂宣德間選隨中使至海外，經諸蕃國，前後數肆，二十餘年。歷覽風土人物之宜，採輯圖寫成帙，名曰星槎勝覽。不揣寡陋，輒敢自敘其首。一覽之餘，則中國之大，華夷之辨，山川之險易，物產之珍奇，殊方未俗之卑陋，可以不勞遠涉而盡在目中矣……。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吉臣費信稽首謹序。

之一語攸關所致耳。按諸家之論證曰：

羅克希耳 Rockhill 躊躇之下，終以「圖」（即指費信序「採輯圖寫成帙」之圖字，下同）作地圖解。並曾考究此地圖是否為非力卜士 Philipps 在王立亞洲學會華北支部報（簡稱 Jnchbras），第二十冊及第二十一冊中所研究的十五世紀地圖之原本。

戴開達 J. J. L. Duyvendak 則以此處之圖非地圖，而為繪畫。麥耶兒思 Mayers 早已作此解，我意亦然。可是在後來所說的別本星槎勝覽序文中，並未說到地圖，亦未說到繪畫。但此非言非力卜思所言的地圖，與鄭和的旅行毫無關

係也。

藤田豐八在他的島夷志略校注中，竟名此圖曰鄭和航海圖。我頗信鄭和旅行時已繪有此圖。又因種種理由，我很相信此圖的原本，就是一張阿剌伯Arabian人航海的地圖。戴開達亦已有此感覺。可參考費耶 G. Ferrand 撰阿剌伯人及葡萄牙人行程對位編第三冊（一九二八年刊一五七頁。以上並見馮譯鄭和下西洋考二四頁註二）

所論雖非絕對幻想，而可疑之點殊多。其主因，即說者未能深切尋求費信序言之意味，并其序言之時間性。遂爾傳說，甚可惜也。彼輩諸論中之最有力亦最誤謬者，即爲伯希和所附和之藤田豐八之說。此爲討論之核心，不能不先與批判。按費信序中明言：星槎勝覽之所以纂就原起，乃輯先後數四使往蕃國，歷時二十餘年，隨時隨地所獲之資料，至此，（正統元年）而方彙成一編。是全書資料，不獨非出使以前所預置，且又非七次航海之前數次所盡有甚明。若然，則所謂費信地圖之誕，不言可喻。又安得有鄭和初事航海之地圖，即爲此圖之祖禰者乎？而藤田竟名此圖曰鄭和航海圖。武斷之誣，不攻自破。伯希和容亦知此弱點。然爲慇懃此說，乃變本加厲，爲之補充曰：我頗信鄭和旅行時已繪有此圖。再則曰：又因種種理由，我很相信此圖的原本，就是一張阿剌伯人航海的地圖。爲此說基點的藤田之論，其妄旣彰著於前。故姑無論伯氏之種種理由爲如何，想象鄭和之地圖則可，而假費信一言，便率而相信費書摹有完全之航圖，並承認此圖即鄭和地圖之後身，即阿剌伯人航圖之再傳嫡裔。所論荒渺，未見其可。

費信所言圖寫成帙之圖，縱有圖繪意味，而所圖者，當亦非南洋諸國之山川河流，尤非東西洋航程中所經由各各島國驛站之系統聯絡圖，有如後日針位編所述之情形者。特不過如中國歷來慣有之蠻夷圖，職貢圖。圖其風俗人物，若王族，若狩獵，若遊戲，若珍禽奇獸等，以爲畫題之宗旨。正序言所謂：物產之珍奇，殊方未俗之卑陋者是也。至所謂山川之險易，殆全指其書中文字之敘述爲言，與圖繪無涉。是固不可因一言所關，便指其與想象中之鄭和航海圖，有甚深之瓜葛。

鄭和航海圖之謎——前人推考此圖之階梯，乃構成壹關於此圖之聯環系表，茲

摘其說，表舉於下：

鄭和航海圖系表(據鄭和下西洋考)

阿剌伯人航海圖→鄭和航海圖→星槎勝覽(原本)鄭和航海圖→茅元

儀武備志，鄭和航海圖→菲力卜思所刊布地圖——阿剌伯人航海圖

關於此種圖表公式之構成，其主要憑證之費信圖，說已見前。次之，則為菲力卜思圖—阿剌伯圖—鄭和圖之公式的比擬論說。故伯希和戴開達等復有如下之主張，即鄭和之航海圖，當非中國所固有，乃見取於阿剌伯人所有者，蓋阿剌伯人曾先有此種地圖也。如謂不信，試觀阿剌伯人之航海技術，與地理知識，乃多與中國所傳南洋島嶼之地理及航海技術有所符合。

黃省曾在其書中轉錄航海訓教時，嘗用針位二字，顯是取之於所謂針位編者

……此外黃省曾屢指以代針位，然則與菲力卜思刊布之地圖，及阿剌伯人的製圖術，有關係矣。(同上引書八四頁註二)

吾人在此種種引文中應注意者，中國人之視蘇門答刺島，以為亘延東西，不以其自西北達東南。菲力卜思所刊布之地圖亦如此，蓋本於阿剌伯人製圖術者。而阿剌伯人之視蘇門答刺方位，恰亦如是也。(註略)史萊格爾 Schlegel 不明此理，反以為異。(註略)(同上書一〇一頁註二)

遂於阿剌伯人與鄭和地圖之授受，愈信不疑。於費圖之考信，尤行加強。但若僅據此類比擬為論證，則猶有可疑者。一則菲力卜思所刊武備志之地圖，與理想中鄭和地圖，其可能供獻於考說鄭圖之程度，幾與所謂費圖相等。(語見下文。)再則若就中阿兩地航海史上之指南針言，中國為最先發明，且阿剌伯人使用指南針之知識，乃由中國人學習而得者。說者更謂：阿剌伯人使用指南針，較遲於中國一百年。(約當一一〇〇—一二〇〇參閱桑原隲藏蒲壽庚之事蹟陳譯本九八及九九頁)是指南針之使用技術彼此二地，恐將無甚懸殊。更況以菲力卜思所刊武備志之圖，以為比擬之對象乎？

統此以觀，此種假設聯環性之地圖系表，既不足以決鄭和航海圖之問題，而論者猶堅持其說者，實以成見過深，故株守不移。是以於想像中之鄭和地圖，徒持論

懸遠，侈談影響，始終未尋得其絲毫之真蹟。且愈受此循環性系圖籠罩之束縛，其於幻想中鄭圖之有無之謎，愈不可解。

費信地圖傳說，既屬子虛。菲力卜思所刊之武備志之圖，又不足以證明鄭和航海圖之有無。自更難覓得鄭和受有阿剌伯人地圖之影響。則鄭圖之想象，實有泡影之虞。然以航海與地理知識之關係而論，當時數肆出使，必攜有海道圖經，最少亦將有精通海程者隨行。故私意當時所攜者，或為元代回回人所製海道水程等圖經，以為指南。

王士點商企翁元秘書監志卷四纂修——回回文字：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奉祕監台旨：福建道騙海行船回回每，有知海道回回文刺那麻具呈中書省行刺那下，合屬取索者。奉此。

否則亦將有回回人之有地理知識者，隨時撰作簡略水程，或隨航前往，有如通譯員之馬歡等也。要之，鄭和航海即使攜有阿剌伯人之地圖，而其航海地理知識，又縱與阿剌伯回回人，有相當關係，乃不得以撲風捉影之費信圖，以推索鄭圖。更不得憑晚出之茅元儀航圖，以比擬於阿剌伯圖，因之又輾轉辯護，以實現其幻想中之鄭和航海圖。結果並構成此種聯環不實之圖系。

一 武備志鄭和航海圖——撰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進呈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之武備志二四零卷，有所謂鄭和海圖者，凡達二十頁之多，航程起於贛江關，以忽魯謨斯為終點，此頗類鄭和航海驛程，和之七次出使中之四、五、七三次，皆曾以忽魯謨斯為目的地。但私意此圖雖稱為鄭和海圖，實非如近人所想，此圖即鄭和古航圖之重摹，藉此圖即可證明下西洋時之必有航圖。初不知此種航路，乃昔日海上交通之孔道。當下西洋後，固為人所熟知，即其以前，亦自非自和而始通。獨以下西洋一役，特為顯著耳。猶之大旅行家之行程，曰循馬可波羅之舊道以往，曰跡玄奘之行程而前，豈二人之前，果無人履行其道路，又二人果遺有當時彼之驛程圖，以畀與後人者乎？武備志海圖，殆亦此比，特不過以此圖與鄭和之行程相符，遂假和之名以名焉。

二 關於此圖之原委，國人研討鄭和事蹟，似未見有如西人之積極論定者，此即表

明中外學人研究目標之殊科。茲舉王庸氏中國地理學史之言以概括之。

……此等海圖，據箇人所見，除廣輿圖以降所附西南海夷等圖外，似以附刻於明茅元儀武備志中之鄭和海圖為詳。明清之際，施永圖之武備三大祕書中所刻外國，蓋亦相類，而姚虞之嶺海輿圖則較簡略矣。此等地圖之內容與淵源，尙未詳考，但竊疑其蓋出於海舶賈人之手，是則此圖至少與一部分人之實際生活有深切關係（頁一百十一）

武備志海圖，既無幻想中鄭和筑圖及傳疑之費信圖以為藍本，則必有他圖以供參據，否則便如說者所謂之成於海賈之手，有如元代海道圖之成於閩海之回回旅行家也。但余謂武備志海圖，確有據諸以下二圖之一而成者之可能。一曰重譯圖經，讀書敏求記卷二重譯圖經；圖共一百三十有四，五色繪畫，精妙絕倫，博採朝貢典錄四夷考島夷志略成書。核而可稽，昔人作王會圖，亦不過是矣。此書人間絕少，惟吾家有之，披視之間，洵足驚人。保惠錄雜採山海經為之，今已不傳。然既曰圖經，循之故例，便不以地圖為重。況圖有百三十餘，是又以蠻夷之風俗繪畫為主，而未嘗側重於道里驛程者可知。可見此圖不足為茅氏海圖之藍本。更况繪成時代，亦不能確。故欲求武備志圖之源泉，不能不以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吳朴所纂之航海方輿為依歸。

明董漢陽碧里雜存下卷渡海方輿條云：余於癸丑歲（萬歷四一年）見有渡海方輿，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並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牽牛星，離地則二寸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制之。直至朱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交則喜悅，拒之則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船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

言自山東抵北直隸(下略)……

渡海方冊所根據者爲何種圖書，茲不能明。而其書則有圖有經，且其經以記述海中諸國之里程爲主，而不以風俗繪畫爲事，此與茅氏海圖，已形近似。其圖又以海中諸島嶼山崖爲標記，與海圖中逐處所現之島山，亦形逼肖。其尤奇者，卽二者皆以往波斯灣之世界商埠忽魯謨斯爲終點，而以中國劉家河之港口，爲出洋之起點，又治與鄭和下西洋行程之起迄，正相符合。是二圖之關係，不據就其經文說明之意義，以及山島圖繪之情狀而論，武備志海圖，實與渡海方冊圖經有極端之類同。因之二者必有一種遞襲之交涉，亦意中事。若直言之，茅氏航圖，雖不能保其於馬歡費信等書，無所參考，但實有以渡海方冊爲該圖之規模，爲該圖主要藍本之可能。

由此以觀，武備志鄭和海圖，既與疑似費信航圖無關，而與幻想中鄭和之原圖尤無瓜葛。則一八八六及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二及十三年)菲力卜思在壬立亞洲學會華北支會會報及壬立亞洲學會報根據武備秘書所刊之武備志航海圖，(鄭和下西洋考一頁及八八頁)其與阿剌伯人之航海地圖，雖偶有近似之處，豈得因想象之鄭圖與阿剌伯人航圖之關係，而遽承認武備志圖(=武備秘書圖=菲力卜思圖)卽爲阿剌伯航圖，爲一脈相傳之物？又得因此種首尾之虛無假定，而完全證實懸空之中，竟有鄭和與阿剌伯人以圖授受之事實乎？是前此所想象構成之鄭和航圖之聯環，幾乎有節節破碎之虞矣。今重表於下，俾作比較。

阿剌伯人地圖——元回回人製海道圖……？……鄭和航圖。

……？……渡海方冊——武備志鄭和海圖——武備秘書圖——菲力卜思圖

五 關於所謂針位編

與航海圖對航海家具有同等之重要性者，曰講求針位之書。循前此舊例，姑以針位編名之。此書之引起後人注意，雖非直接因之鄭和，但初見於西洋朝貢典錄，西洋朝貢典錄序有云：余乃撫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理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寶訓，始自占域，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

著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錄云。

是與和亦有間接關係。關乎此點，前引諸書已有所論。並又有殘而不完之另種針位編，發現於世，（見下）故茲不再贅。而是下所待言者爲二事，其一即前文所陳伯希和等所言中國針位技術與阿剌伯之關係，此點本文已惑疑於前，是茲端亦可略而不論。今專就第二點言之，即自西洋朝貢典錄以降，或其同時，關於針位編之二三史料者是也。

黃省曾於西洋朝貢典錄序，似已指明針位編爲一專書。而其書中述及海程針位之時，於針位之上，又間有冠以航海訓教者（頃檢粵雅堂叢書本典錄，未見此例）。

黃省曾在其書中轉錄航海訓教時，常用針位二字，顯是取之於針位編者。然從未仿星槎編之例，明言其出於針位編。（鄭和下西洋考頁八四）。

然則針位編雖非爲航海訓教之別名（鄭和南征記頁一四）乃爲其中之一部分甚明。蓋航海訓教於天文地理針位等，所包括者，固非一端，而針位編使用之發動與對象，亦以海洋之天文地理爲標準也。即如西洋朝貢典錄本書所述針位之情實以觀，便不難而知。循此二者以往，所可追索者，有以下數端。

渡海方程之針位——少晚於西洋朝貢典錄之渡海方程，亦有航往各國之針位。原書雖經久佚，幸有顧炎武著書之徵引，而不難得窺其梗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太倉使往日本針路：（原註）見渡海方程及溝造針經。

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註略）吳淞江用單乙針及己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匯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註略）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邊。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西後門用單己針，三更船至荊山。荊山用辰己針取廣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羅嶼（註略）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嶼港（註略）雙嶼港用丙丁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註略）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註略）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註略）又有從烏沙門

明，開南洋，七日即至日本。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良針。此等四更且，宗錄其，則渡海方程乃吾人據之以論證武備志鄭和海圖之所自出，以破除前人論鄭和航海圖系表之迷惑者。今又有其中針位編者之出現，則於西洋朝貢典錄所引航海訓教並針位編之考說，及前人對之未能十二分自信之疑慮，真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又可豁然開朗矣。

黃書曾書先於此書僅二三十年，二家所錄取針位編，或屬同源。但黃書所有者，限於西洋，此則並東洋而有之，似又不能必其出於一源也。再者顧炎武僅錄其東洋日本國航程針位者，諒亦有故實。蓋明之中葉以降，東南沿海，即屢苦於倭寇之騷擾，故利病書特加詳陳，以究其利病，企警時人之耳目。

張雙舟師考——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為世人所稱知者。其細目為內港水程，西洋針路，東洋針路，祭祀，占驗，水曜水忌，逐月定日，惡風潮汐等八事，實略俱航海訓教之規模。此八事中之要者為東西洋之針位，據是書凡例所言：

船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鑄成一片，沿途直敘。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轉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

。圖本

是此針位一則，既非取之於西洋朝貢典錄，又非取自渡海方程，乃詳錄船商所經用之航海針經而成者，此固為渡海方程針位編後之新起事，但所謂船人舊有針經，既經張氏加以修飾鑄改，其真面目果將如何？是吾吾人尙可得見其梗概？說見下文，茲不贅。又如所謂航海訓教之內容，亦可藉此舟師考而推想及之。

武備志鄭和海圖之針位——武備志海圖後，又有航行針位與星辰方向之聯合圖。乍然視之，令人瞠目。然幸間有說明：

蘇門答臘開船，用乾戌針十二更，船平，龍涎嶼開船，用辛戌針十更，船見翠藍嶼，用辛針三十更，船用辛酉針五十更，見錫蘭山。

猶得勾其綫索，且可明其針位之概括。若妄信其海圖，即昔年鄭和航圖之複製，則此針位云云，亦將為和之故有矣。實則亦茅氏參據渡海方程，或海道針經等而成者。

海道針經——與渡海方程同時且同一項目之下，而被引於顧氏著書者，又有海道針經。此種名稱與東西洋考所言之航海針經略同，而實兼有西洋朝貢典錄之航海訓教與針位編二種之名義。顧氏既以此與渡海方程混而為一，故茲再錄取福建使往日本針路一段於下，以作此經之參照。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福建使往日本針路：（此項緊接太倉使往日本針路下，故無重註）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至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西邊過船。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嶼，七山島內谷叫兵之妙是麻山嶼（？）野嶼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至？）但爾山，用艮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註略）……東北邊過船用單壬針。一更船至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大門山跨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三更船取兵袴（庫）港。兵袴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此與渡海方程針經略同之海道針經。且又與渡海方程湮沒情形相同之下，而僅遺之殘文。二書文字，既經顧氏之滲混，而二者異同之真貌，究為如何？茲不能明。然與其謂為相同成分之多，毋寧謂其異點之多。何也？如二書無大差異，則顧氏便不得參互並用矣。至此二者之針位，將與張瑄所改纂之航海針經，容有何種關係與否？則下文詳焉。

航海針經——在西洋考舟師考中之東西洋針路，乃依據所謂舶人舊有航海針經而粉飾纂修以成者。是通常海舶皆於針位編者，有入手一編之勢。且彼輩所持者，又或非屬如西洋朝貢典錄，與夫渡海方程者所有之近乎典雅者之針經，故張氏奮而

爲之修飾。然則此等海上水手實用之針經，其真面目果如何？誠屬吾人所渴望，亦吾人所最或興趣之問題。蓋今日所見針位之資料，大抵皆失本色也。但所不幸者，航海針經雖曾經人題及，莫奈無賞於吾人追求真面之希冀，而僅屬概括之敘述。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三福建漳州洋稅項有云：「明初設交市舶之意，每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其餘海禁利害漸如也。然市舶之與商船，其說稍異。市舶者，諸夷船舶吾近地，與內地民互爲市，若廣之濠鏡境然。商船則土著民鑄錢造船裝土產，經往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國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廣洋巨浸，船一開帆，四望惟天水相粘無畔岸。而海人習知海道者，率用指南針（原註：卽羅經）爲其嚮道。相傳有航海針經，或單用，或指西辰間以前，知某洋島之所在。約更時常行水路幾許。打量水深淺幾托（原註：方言幾仞爲幾托）海中島嶼作何狀，某洋礁險宜慎，或風雲氣候不常，以何法趨避之。異時海販船十損二三，及循習如常，所往來之舟無慮，若安瀾焉。蓋海濱民射利之精如此。」（下記東西洋貿易諸國名從略）」雖然，於航海針經之真貌，仍可得一二之認識。其一：東西洋考例言，僅言其舟師中之東西洋針路，爲依據船人之針經而成。但觀顧氏所述，船人通用航海針經，非僅限於針路一端，若風雲氣候不常，如何趨避之技術，亦在其中。然則是舟師考中占驗以下諸目，亦爲船人針經所包有無疑。而東西洋考竟未題及，設不有顧氏之一言，則吾人將認航海針經，專限於針位一端而已，豈非大失是編之真貌乎？因此，若西洋朝貢典錄之航海訓教與針位編之分合問題，亦可得而窺知，卽航海訓教，乃針位編之統稱其名，針位編特係訓教中之一部分耳。其二：舟師考東西洋針路所變易航海針經之真面者，尙有一端，卽原經針路所赴各國道程，絕不輾轉假借，所謂各自爲障子者是也。而舟師考爲庶幾尺幅具有全海之計，乃漫加增損併吞，令人眩目。初不知船人於諸國針位航綫之各自獨立，乃正爲利於實用，便於披覽。諺譏紙上談兵，卽此之謂。其三：此航海針經之真貌，既經張氏修飾，失其本色，而繼張氏之後，復有對舟師考加以修飾者。

呂調陽校東南洋針路序言云：明張燮作東西洋考，並載兩洋針路，諸所傳述，不無訛謬，故詳加校正，俾覽者識其形勢焉。圖明之賦錄其詳，入此於舟師考固有小補，但於船人舊有航海針經之廬山真面，失之益遠，得非每况愈下？至呂調陽以何種針位編校離此書？是否與下述者有關？今尙不能明。天

海道經——殘抄本針位編——涵秋館抄本各省進呈書目第三冊浙江第四次汪啟淑家進書目，有：

海道經一本 清西東封爵，素士黃強查驗與吳士加補新。餘詳其詳之類。余淺學，尙未獲見此書端的。然顧名思義，殆亦海道針經一流之書物。若然，則有明一代爲人所抄襲修飾之船人實用航海經典，此雖非屬最後一種，要亦有寒山片石之感矣。

殘本針位編乃向達氏所藏，傳爲清初抄本，然書無序跋，原委不明。又未經公布，故僅知爲針位編之類似品，而內容莫從得詳。惟其中一事，

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及鄭和李愷等三人，往檳榔刺等蕃邦，周遊三十六國公幹，至永樂二十三年經烏龜洋中，忽暴風浪（以下言天妃救應神靈）

爲論下西洋事蹟所屢引。而藉此可推知是書內容，除關於航海針位地理之必要知識外，又頗有航海故事之參入甚明。然則本文前謂東西洋考下諸節目，皆應爲航海針經所固有者，視此而益信。蓋此段天妃昭應記事，甚洽合於舟師考祭祀之一項也。又本文所論隨航陰陽官卜筮雜事，與天妃靈應，傳說故事之資料的來源問題，亦可因此而加強焉。

統此以上列舉各書，茲略以其系傳脈絡關係，及時代先後之次，列表於下，俾便省覽。標題之處，姑以航海針位編一名冠之。

航海針位編沿革略表

- | | | |
|-----------------------------|--|-----------------------|
| 洋洲可談所
記宋代羅針
4: 注肇人航海篇 | 1: 阿剌伯人航海針經
2: 歐洲航海針經
3: 鄭和航海針經
4: 注肇人航海篇 | 1: 西洋朝貢典錄航海訓教針位編 |
| | | 2: 渡海方程 |
| | | 3: 海道針經…張燮舟師考…呂校東南洋針位 |
| | | 4: 航海針經 |
| | | 5: 海道經 |
| | | 6: 武備志鄭和海圖所見針位 |
| | | 7: 清初抄本針位編 |

據桑原滄壽庚之事蹟（陳譯本九八及九九頁）所考：宋朱或萍洲可談卷二舟師，天象，陰晦時觀指南針之說，（當一零九九至一一零二年間）及高麗圖經指南浮針，夢梁錄針盤等記事，乃航海指針最古之記錄。而歐洲使用羅針，初在十二世紀末及十三世紀之初。阿剌伯文獻上所見羅針之使用，亦在十三世紀之初，皆約遲中國百年。故阿剌伯人之使用羅針，乃見學於中國者。歐洲之羅針使用，又係由阿剌伯人轉販而往者。

中國航海羅針之使用知識，西傳以後，是生歐洲與阿剌伯人之針經。而後來注肇國亦似有針位編一流之書物。鄭和下西洋考（頁七〇）云：「費瑯曾在速來蠻 Sulayman al-Mahri（十六世紀上半葉人）書中見有假諸注肇 Cola 航海家著作之指示，乃註釋云：『如此看來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時，有注肇人的航海篇之存在』，此事好象無人言及。」至此編究系直接取之於中國者，抑轉假於阿剌伯人者，尙待討究。

六 關於航海諸記述及戲劇小說

甲。關於大西洋記
 學問精益求精，考究下西洋者，且進求關於鄭和航海事蹟之史料的板本校刊問題。伯希和之鄭和下西洋考（一九三三年）幾乎可謂專爲此而作，故於星槎勝覽瀛涯勝覽，以至西洋朝貢典錄之先後刊板問題，發揮殊多。此考之次年，（民國十八年）向達氏復將彼所見聞之諸板本，爲伯希和所未見者，公布於小說月報。（關於三寶

得拉取西遊記中若干故事，或脫胎換骨，或生存活剝，以入其書。但羅懋登乃晚明時人，當其西洋記之前，近似之作，亦有開其先河者。即反以下西洋之事蹟，混入於西域記者是也。此點前人已經見及，不容多贅。惟學人似未能道及其中之委細。山本達郎略謂墨海金壺與守山閣叢書中之西域記，借佛羅國正文下，纂有鄭和征錫蘭島之事蹟。（文哲季刊四卷王古魯譯鄭和西征考）伯希和曾舉列明大藏經中西域記所屬入鄭和赴錫蘭島之記事，並西人翻譯此文之經過而已。（馮譯鄭和下西洋考頁三二）俱未說明所以。關於鄭和西征事蹟之纂入大唐西域記之故實，吾人亦僅有如下之知識。

明錢希言戲瑕卷三膺籍條云：昔人著膺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然其書雖假託也，其書不得謂之偽也。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悅俚耳足矣。……坊刻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寶太監下西洋事，令玄奘絕倒地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僞託者。余欲起而糾謬，聞者不啻其舌乎？

據戲瑕序言年月，其書乃成於萬歷年間。是鄭和赴錫蘭事蹟之屬入於西域記，其時期至遲亦當在萬歷年間。如衛里 Wylie 所說，此種纂亂，已早見於一四五〇年（景泰元年）出版的西域記附註（？）十八卷中者，語焉不經，不足置信。（見前引書）古今本西域記無有附以「附註」Fou-choo 爲名者，更無十八卷之說者。

以下西洋事蹟屬雜於西域記，固非甚當。然鄭和玄奘西征意義雖殊，而二者於異域之見聞，即雖有千年之隔，則仍足以加以比較互證。戲瑕未審此意，遂與架名隱喻小說之瓊環記女紅餘志，同提而並論，與以激烈評擊，得非偏激之見。而費三寶太監揚威耀兵於西南洋諸國，所向功成。永樂帝爲目睹此勝事，與表揚此功計，乃於宮廷御戲院中，排演爲劇。

錢曾讀書敏求記，叢珍西洋番國志之書錄序言有云：蓋三寶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劇戲，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有，皆俗語流爲丹青耳。即其例也。說者於此內府劇戲，曾舉也是國書目古今雜劇類之奉天 命三寶太監下西

洋以爲證。(鄭和下西洋考頁八二)今按明之中葉以降，內府梨園，尙有下西洋傀儡戲之排演。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衙門職掌——鐘鼓司條有云：又木偶戲，其製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蠻王，及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餘，止有臂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聖駕陸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南，將(傀儡戲)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遊門頑耍，鼓樂喧哄。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贊傀儡登答，道揚喝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縱，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如要把戲耳。

所謂內府之劇戲者，藉此可知。奉天命三寶太監下西洋——乃明代雜劇之一。今所見趙琦美抄本，向藏於趙氏脈望館，繼歸於錢氏，絳雲樓也是園。又幾經滄桑變幻，於滬海兵燹之際，(民國二十七年)始爲鄭振鐸氏所得，以歸教部。(文學集林第一輯鄭振鐸跋脈望館抄本古今雜劇)據鄭氏所列是書輾轉之迹如下：

趙琦美——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焯——汪士鐘——趙烈文——丁祖蔭——鄭振鐸——教育部脈望館抄校雜劇之出現，固爲文壇之至寶至幸，然久噪人耳之下西洋劇本的問世，實又爲鄭和之大幸。當必有若干語文，可供鄭和事蹟之參證。惜其複製影印本，尙遲遲未就，致吾人未由得睹爲憾。揆之鄭氏之跋語：

右明代故事劇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寫得活潑些，但實在卻是笨伯之作。羅懋登的西洋記，鬼怪百出，謊話連篇，還比這有生氣些。羅貫中的龍虎風雲會，訪普一折之外，無一折不是浪費的筆墨。而這劇卻自始至終是浪費而且無聊的。直孤負了這好題材。

則下西洋之文筆，近乎寫實者之莊嚴，而缺乏文學之生動。若明內府戲劇以此爲脚本，當實際演唱之際，詞曲道白之間，必有更多穿插無疑。然若據之以參證下西洋之事蹟，此種簡樸質樸之描寫，或保有較羅氏西洋記更真實之史料，亦在意中。然

尙待原書之檢點以爲定。

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本書自俞樾以來，便甚爲人注意。書中所根據資料，除口碑相傳下西洋之事蹟外，並參及馬歡費信二家勝覽。神話傳奇方面，於西遊記封神傳二書，套取甚多。（魯迅小說史略）若見取於其他說部如異纂者亦有焉。（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但以上諸點之指明，乃學人偶一言之，非爲西洋記俱體研究之論文也。若專以此書爲題之考說論文，則有趙景深三寶太監下西洋記。（見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小說史引）參據前人諸說，發揮殊多。惟西洋記中五鬼鬧判一事，自俞樾獲讀此書時，已加注意。但迄此專篇考證論文，似猶未能說其所以，茲試與以探究。

五鬼鬧判乃述說下西洋時之陣亡士兵姜老星等，歸至陰司，不爲陰司判官所矜宥，而惹起之辯論與紛爭者。但五鬼鬧判之傳說，果起於何時？據之後文所引學人之口臆，甚有卽以西洋記所記爲權輿者，似不容卽爾置信。按文中判官之崔判官，其由來頗早，據今日所知，唐代已有冥司崔判官之傳說。倫敦博物館所藏唐太宗入冥小說殘卷有云：

判官憎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進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

王國維先生之跋言更云：『今觀唐人所撰小說，已云冥判姓崔名子玉。故宋仁宗景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滌邑，恩結滄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可見傳世小說，其所由來遠矣。』（考古學零簡敦煌殘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職此之故，五鬼鬧判故事之原委，實有考核之必要。茲節錄西洋記鬧判於下：

第九十回靈羅府五鬼鬧判：

……五鬼道：縱不是受私賣法，卻是查理不清。閻羅王道：那一個查理不清，你說來我聽着。劈頭就是姜老星說道：小的是金蓮象國一個總兵官，爲國忘家，臣子之職，怎麼又說道我該送罰惡分司去！以此說來，卻不是錯爲國家出力了麼。崔判官道：國家苦無大難，怎叫做爲國出力？老星姜南道，

人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勢如壘卵之危，還說是苦無大難。崔判官道：南人何曾滅人社稷，吞人土地，貪人財貨，怎見得勢如壘卵之危。姜老星道：既是國勢不危，我怎肯殺人無厭。崔判官道：南人之來，不過一紙降書，便自足矣，他何曾威逼於人。那是你們偏然強戰，這不是殺人無厭麼？咬海干道：判官大王差矣，我爪哇國五百名魚眼軍一刀兩斷，三千名西才官步，煮做一鍋。這也是我們強戰麼？判官道：都是你們自取的。圓眼帖木兒說道：我一個人劈作四架，這也是我們強戰麼？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盤龍三太子說道：我舉刀自刎，豈不是他的威逼？判官道：這也是你們自取的。百里雁說道：我們燒做一個柴頭鬼兒，豈不是他的威逼麼？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五個鬼一齊吆喝起來說道：你說什麼自取，自古道殺人的賞命，欠債的還錢。他枉道殺了我們，你怎麼替他們曲斷！判官道：我這裏執法無私，怎叫做曲斷。五鬼道：既是執法無曲，怎麼不斷他們墳墓我們人命？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余聞許子社言：杭人有爲筆註者，推其中有五鬼鬧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洋記。第九十回云靈囿府五鬼鬧判，即其事也。開卷有益信矣。

（春在堂隨筆卷七）

是俞氏殆直以後世鬧判故事之肇始，爲發軔於西洋記矣。周氏小說史略亦如俞氏說，含渾言過。趙景深氏論文，又因仍周說，而未加討究。按五鬼鬧判故事，今雖無從推溯其淵源，然有明一代，頗尚此事，所見非一。其時代容有較西洋記更早者，亦未可知。先如趙琦美脈望館抄校雜劇，有所謂本朝教坊編演之：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而不暇查其詳。考其詳不詳：董正正……鍾馗與崔判官名義有殊，五鬼自與西洋記所述金蓮象國爪哇國等之五鬼亦有異。知五鬼鬧判之不必盡如西洋記所言矣。若此雜劇之編演時期在明初，即使在西洋記稍前，則五鬼鬧判之有所自來，便無可疑。

再者，明代戲劇故事，又嘗表演於他種場合之中，此與唐代人以鴻門宴之故事劇，為戚友送葬之榮者略同。明代演元人舊俗，有所謂走驃騎之賽馬遊戲。徵之爾時歌詠，賽馬會中之驃騎，曾表演有八盤進寶，四毛女，六臂那吒，姜太公釣魚，五馬追曹，張子房進履，二郎趕日，玉女擲梭等故事。此諸故事，大抵為明代雜劇之題目。如五馬追曹，即陽平關五馬破曹，張子房進履，即張子房圮橋進履。姑無論二者之時代孰先孰後，要之，可知此等雜劇故事，乃明代所慣常熟知者。然則茲試再觀走驃騎時所表演之五鬼鬧判。

雍熙樂府卷十三門鶴鶉——走驃騎……夜叉探海潮，倒捲簾懸高。餓虎撲食，滾球獅子臥倒，耿恭拜井把香燒，五鬼鬧判亂揪着。歸湖的范蠡，樂道逍遙。雙馬解拖着，斜插柳梢，五匹馬，亂爭跑。……又卷十四集賢賓——端陽走驃騎……(么)張良跨海東，夜叉探海西。有踏梯夜月望眠遲。五鬼鬧判使見識，總不如陳搏蓋被，騎踪倒探烏騷。

此中陳搏高臥耿恭拜井范蠡歸舟等故事，皆元明間戲曲之本事。則五鬼鬧判一劇，雖與五鬼鬧鍾馗有異，然似決不致與西洋記中之鬧判相同。判官或容為姓崔名子玉，而五鬼自不得為南洋爪哇等地之幽靈。至鬧判劇形成年代，以走驃騎樂府之時代而論，雍熙樂府為郭勳所選輯，刊板於嘉靖末季，所選各曲，皆為嘉靖以前以及元人之作品甚明。而羅懋登為萬歷年間人，則西洋記之纂成時代，比諸雍熙樂府懸殊固明，同時而西洋記五鬼鬧判一劇，非所獨創，亦不言可喻。

總括以言，中國神道史上之俗獄冥府，遠起於漢代。逮佛教東來，又攫取其陰司之說而大備。於是不獨有冥判之法制，且有判官大王崔子玉出矣。冥府既有法司，冤魂便起辯訴，正為古來善惡報應一貫思想所促成。故五鬼鬧判之幻想，以至演成里巷流言，實非奇事。而羅懋登西洋記鬧判一章，殆緣此成說，演繹而成章者。實礙難謂鬧判之事之創始於羅書也。

七 西洋名稱之原起及隨航之陰陽官與醫官

西洋名稱之原起

西洋名稱，自鄭和而顯。如所謂三寶太監下西洋，又如費信之大西洋記，羅懋登之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等，皆其明證。然西洋之名稱，實早起於鄭和之前。據之日下研究海上交通史者言，明代西洋一稱，乃承襲元代島夷志略而來者。即在大淵島夷志略中，為初經應用此種名稱者。（參閱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篇第二冊頁三〇八馮承鈞南洋交通史序例）

島夷志略下卷古里條云：常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刺密邇，亦西洋諸國馬頭也。

雖然，凡一名稱之起，必非突然者，汪大淵既得用之，安知其以前之著書，不已有此名稱？故謂：元代島夷志略一書，才見東西洋名目，到明代才通用之說（鄭和南征記頁一五）實非的論。

西洋名稱之見於元人著作，較早於島夷志略成書之時代（至正十年一三五〇）者，則有：

元風雅後集卷三王尚志邇國迴使歌……東南島夷三百六，大者只數暹與倭……方今聖人嚮德化，繼呈壤貢朝鸞和……奔裳口口錢塘客，能以朔譯通南訛，遙授將軍領州牧，拜舞兩頰生微渦。樓船歸指西洋路，向國夜夜瞻星河。金鷄鳴嘶火龍出，三山宮闕光嵯峨，鄱陽驛吏親為說，今年迴使重經過……

此詩之年代，以而今聖人云云，已知其在順帝即位之初。詩序更言：今天子嗣位，繼進金字裘章云云，所陳尤明。此外與汪大淵略為同時之文人，則有西洋布之吟詠：

元謝子蘭龜集彙卷二：至僉憲自黃州以西洋布遣騎見惠，作詩謝之。（詩略。其一——毛夕里紗「Mousseline」即西洋布之一種）而。事查表實，言將卷里類此資料，雖未能證明西洋名稱之更早的原起，但其起源絕非濫觴於島夷志略者，是所得斷言也。

循是以觀，則西洋名稱之起源似當尤早，實不無追求之必要。西洋名稱之廣播於世人耳目，三寶太監下西洋小說，似乎居功獨多，乃今者吾人於元室創業甫始之

南宋末年宋人所纂評話中，竟發現有西洋名稱之用語，得非奇遇。

金瓶梅凌王荒淫評話有云：女侍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說怎麼活寶不活寶？（汪乃剛輯宋人話本八種）

海陵王評話原藏於錢曾，葉德輝得而傳刻之。至其書之撰作時代及應有價值之價值，論者已有評議。（周樹人小說史略）胡適氏更略謂：此諸小說（指話本八種）之年代，就其內部證據，可知其產生年代約當南宋末年，其中容更有早者。然不得在高宗之世。（宋人話本八種序）不特此也，即其內容語句，亦未曾經後人篡改。如緬甸國之奇，胡氏亦曾加考說，言不容疑。然則是西洋名稱之起源，豈非藉諸此院本小說，比之前此以島夷志略為濫觴說者，更可推早一二世紀乎！雖然，兔園稗史，恆有萬一之失，况單文孤證，易資疑竇。故言是言非，尙待通人有以教之。

乙 隨航之陰陽官

下西洋遠征艦隊之組織，甚為龐大，故人員亦有相當之多。似關於長期航海遠征之技術人才，大抵皆備焉。據之明抄說集本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校註古城國註引）前開記鄭和家譜考釋等所言：則下西洋之人員，計有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事、民梢、買辦、書手、指揮、都指揮、千戶、百戶、戶部郎中、鴻臚寺序班、陰陽官、陰陽生、教諭、舍人、醫官醫士、正副使太監、監丞、少監、火長、舵工、班碇手、書算手。以及鐵錨、木艙、搭材等匠，並水手、餘丁等等，共八百六十八員（此明抄本瀛涯勝覽數字）再加之士兵等無官職者，凡二萬七千六百名左右（瀛涯勝覽作二七六七零名，長樂碑作二七五五零名，與前開記同。家譜作二七四一一名。）職員水手之多，舉此可知。

先後數四大西洋之遠征中，近乎千名有專責職守之人物，得遺其名氏於後世者幾乎不及百一。據前文列舉婁東長樂二天妃宮碑上所現下洋人物，除鄭和王景弘外，僅十人耳。是外可得而知者，即為聲名藉藉之馬歡與費信。但即彼十人中，其事蹟亦間有不得而知者，若非緣天妃靈應石刻永垂，將恐亦已名落孫山矣。若其他

百分之九九，何堪究詰？乃近年經向達氏之精勤探索，更發現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 Hasan 者，曾參加第四次下西洋之役，擔任如馬歡相同的阿剌伯語之通事要職。此乃由於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重修清淨寺記而得知者。

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敕差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

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見馮譯鄭和下西洋序）

是外更得一人，乃係一佛教僧人，名曰勝慧。此為根據永樂十八年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後題記而知者。其參加下西洋之時為永樂十四年，亦正當鄭和第五次之航海。（同上註）至此人之任務為何？竊謂初不外兩端，一曰担任梵語之翻譯，二曰担任卜筮一類之陰陽官。然前者之可能性，或較多也。所可奇者，即此二人一為回教徒，一為佛教徒，同為宗教圈中人物，分隨第四五次之出征，所担任職務，又似同屬通事，至為趣事。今吾人更檢得曾隨鄭和數四出使担任卜筮陰陽官者一人。此人非獨與宗教有關且亦曾參加第四次之隨航出使。比之哈三勝慧，得非十分巧合者乎！

明吳寬吳文定公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五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云：惟林氏之先為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南土。有諱通者，仕為瀾清尉，家於閩。八傳至誠山公，公之大父也。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於其家。公，蓋溫，諱太夢，臨江，士，調官，入奇，痛，主，百八此數四大規模之長期航海，自屬鄭和下西洋之事無疑。則所謂中貴人者，即指和與王景弘者，亦無可疑。惟據前所列下西洋之職官中，無卜筮一格，乃有陰陽官，則易卦卜筮，必預於此項無疑。明抄說集本瀛涯勝覽卷首所舉陰陽官為一員，鄭和家譜於官一員外，復有陰陽生四名。陰陽官生之職守，在卜休咎，占吉凶，關於航海前程之安危的預測，討伐蕃國之利鈍的推算，雖臆而不實，然皆非取決於此不可。卜筮占兆迷信，應用於行軍作戰者乃一尋常現象。况航海以天妃為指針，出師以天妃為護符者，其視卜筮一項，自尤重大。循是而論，下西洋舟師中之陰陽卜筮事業，雖以卦書為出發點，而其對象之主宰神，實應屬天妃，即天妃得昭示以吉

凶休咎也。誠如是，則如長樂婁東二天妃宮碑，以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等。所傳下西洋時之種種靈應，必與五次隨航之陰陽官林貴和，所有卜筮靈應之資料，大有參合之處，可無疑義。是貴和隨航事蹟，雖未能直接傳世，而於天妃諸靈驗傳說中，誠不難想象得之。

是下再就貴和之室家一言：

林公墓表云：自城山以來皆不仕。

其先世實爲寒族，自貴和以卜筮技，隨中貴下西洋，始膺以陰陽官職。但自此以來，林氏門第，已非復舊觀。其子士隆，亦有文學。

林公墓表云：公諱昌，字士隆，號守軒，生末期，其父行役於外。祖母范氏，一出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遵奉不懈。既冠，謀以養親，卽出授徒。士隆本身雖未得貴顯，但以其子之貴顯，而亦大貴。

林公墓表云：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勅封監察御史者幾三十年……朝廷有纂修事，遣官下吳中，郡守輒以公預焉。及公年益高，凡行鄉飲禮，輒居賓僕之位。

貴和之孫符，官任廣西按察使，已光門戶。且復友愛兄弟，引掖孤寒。其德行又大，有可嘉。

林公墓表云：（符）與弟士朋友愛。見宣聖裔孫鏞孤貧好學，察其氣識，非終困者，以女弟妻之。後鏞任至都御史，有賢名。

明史卷一七二孔鏞傳略言鏞字韶文，長洲人，景泰五年進士。知都昌縣善治民，又隨軍剿撫廣西盜賊，兵部上其功，進按察使。繼以平滌浦賊功，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歷任邊陲者三十餘年，觸瘴成疾，乞骸骨不許。宏治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年六十三云云。觀此孔鏞行實，與林公墓表之孔鏞正相契同，卽屬一人無疑。

貴和原爲前賢范文正公裔族季女所出。以母氏教，而林氏以顯。茲又與宣聖後裔結婚姻，則其敬賢懷德之心，於此可見。

下西洋舉凡七次，若並明史鄭和傳永樂二二年正月舊港之行而言，共爲八次。

而林貴和之隨航出使，凡有五度。殆居下西洋先後之次數者泰半。即如鄭和航海史上之最鉅聲者，若馬歡郭崇禮，不過「三隨鄭和往西洋諸蕃」。（瀛涯勝覽後序）若費信者，亦不過「四次隨征」。（星槎勝覽序）皆非所及，可謂卓出。但此五次隨航，究當彼七次出征之某五次，林公墓表無明言，不得盡知。惟據上舉墓表所言貴和子士隆「生未期，其父行役於外」云云，可證士隆之降生之年，其父即有隨航出征之役。若再按之士隆之生卒年月，即可推知此次行役之為何年，且當七次下西洋之何次。林公墓表云：

（士隆）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六月十七日卒。今以一四九六年，向上溯八十三年，正當一四一四年。一四一四年，又正當永樂十二年，是士隆即生於是年也。而鄭和第四次之南征，雖云奉敕於永樂十年十一月，其實際出使之期，自有伸縮，長樂碑所云永樂十一年是也。若按之西安重修清淨寺記，而鄭和本年四月尚在西安，是出使時間，至速亦當在夏秋間矣。下洋船艦之在長樂港，為候季節風，與夫最後種種籌備事宜，猶須有甚長日月之勾留。例如：

乾隆年長樂縣志卷四祀典志云：南山三峯塔寺，明永樂十一年，太監鄭和同僧重修。（據南洋交通史上編十章注引）是也。又如和之最後一次之西駛，明史和傳作宣德五年六月，碑文僅云宣德六年，沈允明則謂：和於宣德五年閏十二月自南京之龍灣開船，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福建長樂港，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始行出帆西駛。計在長樂延擱有十月之久。故當此第四次下洋，和縱於十一年夏自西安赴閩，然究否起錠開帆，實資商榷。而若果依林士隆之生年，其父貴和有隨和行役之事實以論，則此第四次下洋之年，實為永樂十二年，甚屬明確。若然，則向者明史等謂此次行期為永樂十年，長樂碑出，而知為十一年。今者據之林公墓表，方知十一年之說，亦殊為未確矣。緣其先後之差池，蓋以前者為舟師敕發之年，次者為預發或擬發之年，後者方屬實發之年故耳。

信如是，則林貴和隨中貴人出使一端，不獨得見鄭和舟師隨從之盛，且並其第四次出發年代——永樂十一年，亦有商榷之餘地矣。惜乎未能於士隆墓表中，更見出餘四次之隨航，以與碑史所傳年代，互相比證。

陰陽卜筮者流，爲預防天時海空之變者，固屬重要。然以三萬人之衆，航行數萬里之遠，爲應人衆之不時疾病，醫官醫士，自亦屬不可或缺之人員。前文所述諸書見記之下洋人員中，皆舉有醫官醫士，卽此故也。關於陰陽卜筮者，僅考得林貴和一人，不期於從役下西洋之醫官，卻得三人焉。此三人事蹟，雖云簡短，然所補於鄭和航海事蹟者，絕非淺鮮。茲試列其事文，予以疏釋。

陳以誠

按嘉興府志，陳以誠號處孟，楓涇人。善詩畫，尤精於醫，永樂間應選隸太醫院，累從中使鄭和往西洋諸國，擢院判。歸。臨終作詩有：九重每進千金劑，四海曾乘萬斛船之句。

彭正

按江南通志，彭正字恩直，太平府人。永樂間以良醫再使西洋。子資世其業。按松江府志，陳常字用恆，上海人，世業儒，常使外氏鄭芝菴，卽有名。永樂十五年遣使下西洋，常以醫士從，歷洪熙宣德間凡三往返。恭勤厚懲，日以衣上官皆器重之。常言：海中行以六十里爲一更，往返一千六百更，爲九萬餘里。行皆候風占星，以針取路，以千支取某山某嶼，進某澳，轉某門，以至開洋，避礁避淺，皆以針定。計所涉歷，自古城至忽魯謨斯，凡三十國。平生足履人所不到，目見人所不知，未嘗自多。臨終但曰：今不葬魚腹矣。子經，字宗理，世其醫，教授里中，循循有矩度。

以上嘉興府志等三條，皆據之圖書集成藝術典三百五十一醫部醫術名流列傳所錄。玩其文義，斯三人者，皆無甚卓著事業，特以醫術一科之能，得從役於三寶太監下西洋之役，而留名於史志耳。然循此以觀，亦大足見世人之重視於下西洋史事者之深長矣。就中如陳以誠，累從鄭和往西洋云云，是其隨航，定非一再。惟不能確其每一次之年月，殊屬遺憾。以誠後以此功，擢升太醫院院判，足知明庭之重視下洋

之役，以之而重視以誠之功。故渠本人，亦視此諸役爲生平偉業，讀其「絕命詩」之四海曾乘萬斛船之句，可以思過半矣。次之如彭正，亦曾兩度隨航西洋。江南通志雖未明言係隨鄭和以往，然究以隨和西航之成分爲多。蓋永樂間縱有尹慶張謙洪保等，亦嘗掛帆西駛，而規模殊小，不足以動閭巷之視聽傳頌，因之而見採於地方志乘也。更況通志原文，尤如集成之引述，有簡略不完之可能乎？

再次之若陳常，松江府志所志略詳。然根據此文所纂之同治年修上海縣志二十二卷之陳常小傳，爲以下之解說計，仍有錄出之必要。

陳常字用恆，漢成里人，以醫名於時。永樂十四年遣使下西洋，以醫士從。歷洪熙宣德間凡三往返，所歷自占城至忽魯謨斯，凡三十國。（據中華書局編上海研究資料一五八頁。）

陳常乃上海縣漢城里人，因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有敕命三寶太監下再西洋之命，遂於次年（十五年）鄭和到上海時，以醫術之專長而被命同往。逮鄭和於永樂十九年（容亦爲二十五年舊港之行），及宣德五年二次下洋，以常有前度隨軍航海之經驗，仍約其偕行，故前後有三往返焉。比之陳以誠之累從下洋，林貴和之五隨航海者，固不多讓也。然最值注意者，爲其所述之中國西駛，至忽魯謨斯之更數與里程。如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皆僅記有艦隊西行緣途之日數，於中阿間之海程的數字，究不得確知。卽如祝允明前聞記，所記宣德五年鄭和西征之里程，雖最詳委，亦以日月爲說也。關於敘及此海程之較詳者，厥爲黃省曾之西洋朝貢典錄，典錄中曾提及以更記里之說：

舊港條中云：三佛齊國，其國在占城南可一千里，東屬爪哇，西抵滿刺加，南倚大山，北臨大海，是爲舊港。由爪哇新村而往，鍼位五更。（原註：六十里爲一更。）至杜板。又五更至那參之山。又四更至胡椒之山，又四更至吉里門之山。又三十五更至三麥之嶼。又五更至夾門大山。又五更至舊港。他條更有所見。說者謂黃省曾此記，當係取諸所謂「針位編」者。（鄭和下西洋考頁一零一註五）本文前考東西洋考，曾參據當時流行之航海針經，而舟師考中二洋針路，方有極周詳之針位方向，與計程之更數，故此說容非謬言。但黃省曾之說，

婆羅琪樹——七修類稿事物類婆羅琪樹條有云：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者可二圍。永樂間三寶太監帶來之種。余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成長矣。

動石銀鑄——同上奇蹟類動石銀鑄條有云：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鑄，鑄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者亦三四尺，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寶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鏽，視之直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關於三寶太監船鑄條說，前人已舉有長溪瑣語之記事。又若東西洋考卷三載：下港之形勝名蹟中，石碇條云：相傳是鄭和所遺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擡之不起。及徙置他所，瘟疫甚多，國王乃移還其處。）

靜海寺水陸羅漢像——遼園居士（即顧起元）諸寺奇物記靜海寺條云：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王三寶之箭鳥——陳倫炯南洋記云：七洲洋中有種種鳥，狀似海雁而小，喙尖而紅，脚短而綠，尾帶一箭，長二尺許，名曰箭鳥。船到洋中，飛而來示，與人爲準。呼是則飛而去。間在疑似，再呼視決疑，仍飛而來。獻紙謝神，則翱翔而不知所止。相傳王三寶下西洋，呼鳥插箭，命在洋中爲記。

鄭和與暹羅神門法——同上又曰：又有一種其人……相傳三寶到暹羅時，番人稀少，鬼崇更多，與三寶門法，勝許居住。一夜各成寺塔，將明而三寶之寺未及覆瓦，視鬼之塔已成，引風以側之，用頭巾頂插花代瓦幔覆。今其塔尚側。三寶寺殿今朽爛，櫻繩猶存於屋瓦。洋艘於蓬頂桅上加一布帆，以提吊船身輕快爲頭巾頂。又於蓬頭之旁加一布帆，以乘風力，船無鼓側而加快爲插花。番病每向三寶求藥，無以濟，施藥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唐人尚以浴溪澆水爲治病。

右列二三故事，如海獸虹橋石畫，乃鄭和攜來物品中之異色者，可視爲美術工藝史上一資料。下洋兵事，足以測知下洋時之注重星野位置，以求行程地理。水陸羅漢像事，又別見他書，姑列於此。箭鳥傳說，與今日南洋鄭和與汕板洮魚之故

事，略爲近似。然卻表有航程指針之意味。門法傳說，當由暹羅三寶廟而來。三寶施藥事，台灣亦有此傳說，或非爲一地所有而傳播者。彼時該二地醫藥知識，至爲幼稚，下西洋舟師隨有醫官，而施藥彼等，固有可能。況此舉又爲懷柔之一策？直至近世，醫藥猶爲潛攻初民者之利器，其來尙矣。

乙 明代色目人之出使

明繼元後，元人雖退居北疆，而聲勢仍張。且中原所遺殘人亦夥。又元季回回遍中國，而其故國（中亞一帶）於元亡之後又未即式微。職此兩端，則明政府之人事方面，殆頗有重演李唐時代胡臣蕃將之勢。此事言之甚長，姑簡括是述，即明政府方當是時，頗有引用蒙古與回回人之機會，而同時爲對蒙回二族之交涉便利計，此舉殆尤所急須。故明之辦理外交人員，不能不以二族之人爲適當，尤其如色目人者是也。茲僅以一二事實列舉於下：

明史卷三三二撒馬兒干傳有云：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國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勿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變。部議從之。

陸深谿山餘話有云：我朝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故……向見選巷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英廟以爲得人。召問王公（翻），以爲不可用。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爲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明史卷一五六）
瑾傳云：英宗嘗欲使瑾守甘肅，辭曰：臣外人，若用臣守邊，恐外裔輕中國。帝善其言，乃止。

明史卷一六六陳友傳云：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正統初官千戶，累遷都指揮僉事。頻年使瓦剌有勞，尋復進都指揮使。九年充寧夏遊擊將軍。

同書卷一七一趙榮傳云：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舅薩琦（即薩都刺之裔孫）官翰林，從入都。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正統十四年十月也先擁上皇至大同……榮慨然請行。大學士高穀附其背曰：子忠義人也。

實此諸點皆表示色目人之獨被出使，皆以諳達諸蕃風俗地理，通曉語言文字所促成者甚明。至若明史外國傳中所見出使之蒙回外交官員，尤不一而足。由劉帖木兒白阿剌忻帖台之奉使西域諸國，前人已度及明政府所用蒙古人之多。（鄭和下西洋考）然如下列事實，則又表明色目人居於明政府中之活躍。

拂林傳……已而復命使臣普刺等齎救書綵幣招諭其國（洪武年間）

瓦剌傳……十六年（永樂）春海童偕瓦剌貢使來。馬哈木子脫歡請襲爵，帝封為順寧王。而海童及督都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

哈密衛傳……六年（正德）始命寫一虎仙督都滿哈刺三送之（真帖木兒）西還……九年事聞，命都御史彭澤往經略……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誘人日也。遣通事馬曠諭令還侵地及王，當與重賞。滿達兒偽許之，澤即賜幣二千，及白金酒器一具。

曲先衛傳……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史西域，命賜阿速綵幣，俾護送往還。尋日色里進職左都督。事畢。贈金賜寶玉且。五站命宜，領其國本非番，人

哈烈傳……七年（天順）帝以中夏乂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書綵幣往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往哈烈。自是來者頗稀，即哈烈亦不以王聞。時真

各端中使臣及通譯員之音譯人名，固為色目人之顯明者，即若馬全馬雲馬曠等，亦不無盡屬回族之可能。殆皆以諳識西域之風俗語文，所以方膺此職。然則鄭和之下六西洋，雖因靖難功得天子寵，而獨當此空前之盛舉者，不拘鄭和於已經漢化後，是否猶能慣識回疆之風俗言語，然其出使於南洋諸回族之聚藪，以至天方阿剌伯西非洲等諸回教國土之意義，亦洵足令人深長品味。世之論下西洋者，莫不盛稱此舉，為明季政治上含有重大意義之一頁。今吾人更謂：在此重大政治意味之中，乃實更含有甚顯然的種族政治之意義，非亦明灼之事實乎。

海國圖志，圖中入朝貢，人獻西戎其，二張半；云朝貢圖一十一卷書同十平四十歲五。人含書中雙，書縮尺。聯人對，林納育（活倫之陳那壽明）說。事人義忠生；曰昔其田雖高土舉大。詳滿慈濟榮……同大至皇王朝伏也具

論漢字意符之範圍

甄尚靈

(華西協合大學)

一 漢字意符之自由更易

二 漢字意符更易之範圍

甲 名詞與名詞

乙 謂詞與謂詞

丙 名詞與謂詞

三 漢字意符更易之傾向

甲 形體之簡單化

乙 意義之廣泛化

丙 意符之重複——意符之音化

文字之構成，皆基於作者對事象之觀察，故事象雖同，而因作者主觀之出入，每有不同形式之表現。例如逐也，小篆从走从豕⁽¹⁾，而在甲骨文中則从此而外，或从豕或从犬或从兔，但象獸走墻而人追之之形，並不限於何獸⁽²⁾，此所謂因主觀之出入而

1 說文逐从走从豕，豕之契文，似可逐云从豕。

2 參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

呈差異者也。亦有因地域之不同而呈差異者。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¹⁾，六國之中，又不無小異。亦有因時間之移易而呈差異者。如小篆从竹之字，漢隸多變从艸⁽²⁾。是以時間也，空間也，作者之主觀也，皆所以助進文字自由活潑之孳生也。此類自由孳生之事象，在文字發展之初期，至為繁賾，而以之施於合體字者尤夥，在金文契文中，不難檢得其例證⁽³⁾。

迨秦兼天下以“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為大不便，李斯乃奏罷不與秦文合者，而倉頡爰歷博學諸篇，皆屬小篆，許君所謂“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者，於是文字漸有定型矣。及乎後漢，叔重慎小學之不講而著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中重者竟達一千六十三⁽⁴⁾，其中籀文、古文、奇字，蓋古代異體之尚用於漢時者，或體俗體，則漢篆之異於秦篆者⁽⁵⁾，要皆紀東漢

1 參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初集卷七。

2 例詳本文。

3 契文可參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金文可參容庚金文編。

4 依王筠說文釋例異部重文之說，則數目尚不止此。詳覽王氏所舉確笏不刊之論，其餘例亦足與同部重文相發明。

5 王筠說文釋例卷五：說文之有或體也，亦謂一字殊形而已，非分正俗於其間也。自大徐本所謂或作者，小徐問謂之俗作某，於是好古者概視或體為俗字，或微言以示意，或昌言以相排，是耳食也。又許瀚攀古小廬文與王君筆友論說文或體俗體：不惟或體非俗，即俗體亦猶之或體也，俗者世俗所行，猶玉篇言今作某耳，非對雅正言之，而所其陋也。凡言俗者皆漢篆也。（亦見說文釋例引）按二君皆力辨俗體之非俗，較之貴古賤今之徒，實遠勝矣。

時文字上之異體而已。是則文字自由發展之生機，未因秦令而停滯也。兩漢以來，雖字型日趨固定，然碑碣所留，字書所載，異體之多，猶有出乎說文之外者。則自由活動之情形，殆其發展之天然趨向，非可完全摧毀者乎？

然構成合體字之成份，固可自由更易，而於表現意義上，並不因此而含混，則其自由更易之中，自有法度規範，而非漫無條理可尋者，亦又情理之所當然也。合體字包括會意與形聲，而形聲一類，佔漢字之絕對多數，說文九分之七強皆屬之，重文亦以形聲為夥。惟形聲字雖屬形與聲之結合，然既成一字之後，於表示意義上，吾人每側重其意符，自形聲字形成之背景觀之，此種趨向尤為顯明。例如裘皮衣也，从衣求聲。而求本即象皮衣之形，其後本義為借義所奪，乃更加衣作裘。但既成合體，求遂為純粹表音部分，衣遂為純粹表意部分。吾人乍視裘字，知為衣之屬也，於願已足，曾幾何人追問其與求義是否相關者？又如蓐艸也，从艸魯聲，或作茵，音符形體雖異，而音讀一也，意義一也。蓋在吾人意識中，形聲之字，但當注意其“从某”部分，義即已得“某聲”部分，固無關字義也。是以合體字自由更易之成份，以意符為主要，其活動之範圍亦正吾人今日所欲探討者也。此篇之作，擬以形聲字為主，因許書重文為骨幹，上溯契文金文，以明秦一文字前意符交換之自由，下及碑碣俗字，以見秦一文字後意符交換之餘緒，則意符活動之範圍及趨勢，庶幾可因此而畧得綫索乎？至會意字之足與此相發明者，間亦採錄，以資旁證。惟值此時會，載籍不備，訪求為難，即羅振玉碑別字一書，亦未克寓目。所得者，僅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容庚金文

編，全文續編，翟雲升隸篇，錢慶曾，隸通，邢澍金石文字辨異，易本煊字孳補，以及龍龕手鑑以下諸書。以材料之限制，其結論自不免粗疏，補苴之功，願俟異日。

以文法學言之，漢語詞類不盡同於拉丁，詳細討論，非比短篇所及，茲依李方桂先生說，畧分為名詞謂詞虛詞三類。而所謂意符者，幾都屬名詞與謂詞。故據此以論意符之更易，其活動範圍不外下列三種：

甲 名詞與名詞之交換 此類自由更易之意符，雖皆為名詞，然以性質不盡相似，猶可別為四類：

一、形式上甲意符為乙意符之疊文，意義上彼此相生，在合體字中表現之作用亦相似者。例如⁽²⁾

芬	或作	芬	
𦵏	籀文	𦵏 ⁽³⁾	
		𦵏	(散盤)
		𦵏	(中侯毀)

蠹	或作	𧈧	
蠹	...	𧈧	蜜
蠹	...	𧈧	蜜
蠹	...	𧈧	蚤
蠹	...	𧈧	蚤
蠹	...	𧈧	蜜
蠹	...	𧈧	螺
蠹	...	𧈧	蚊
蠹	...	𧈧	虵

強	籀文	𧈧
𧈧	...	𧈧
𧈧	或作	𧈧
𧈧	...	𧈧

1. 見漢藏系語言研究法(二十八年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
2. 例字出諸說文者，不注。
3. 說文艸部自芥至藟五十二字大徐本署大篆以𧈧。

蠱或作𧈧

蠱作𧈧(上大山竟)

蠱作𧈧(漢張壽碑)

蠱作𧈧(北魏司馬景和妻墓誌銘)

壘或作星

壘... 晨

尊或作尊¹¹

羞²作𧈧(魯伯鬲)

招作𧈧(孟鼎)

擇作𧈧(沈兒鐘)

尊作尊(大良造缺方量)

緇古文緇

緇作緇(師酉毀)

歸納上列例字，此類意符有中一艸一艸，虫一虫一蟲，糸一絲，晶一日，及又(寸，丑)一尸之交換。

二、形式上甲意符與乙意符各成單位，意義上或相近或相異，在合體字中表現之作用則相同者，例如：

候或作候

媯... 媯

媯... 媯

僕或作僕

嬖或作嬖

嬖作嬖(齊罇)

媯作媯(吳季良父壺)

僕作僕(公伐郟鼎)

召作召¹³(頌鼎)

嬖作嬖(漢史晨碑)

嬖作嬖(西魏曹綽生造像記)

嬖作嬖(東魏義橋石像碑)

1. 說文，扌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按又寸皆手也，多互用，其例詳下。

2. 說文，丑紐也，象手之形。

3. 金文編謂了象跟形即人字是也。

4. 金石文字辨異謂嬖即婢字而龍龕手鑑作乃胡切殆俗奴字按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蓋會意兼形聲其讀如婢者猶用卑聲，其讀如乃胡反者單用卑義，無論其為形聲或會意，男之與女，均為表意部分之更易也。

好作妯 (龍龕手鑑)

孤作瓜 (龍龕手鑑)

儻作艘 (龍龕手鑑)

顏籀文顏

頰籀文頰

頂或作頂

額或作額

臆或作臆

膀或作膀

髀或作髀

脣古文脣

吻或作吻

髮或作髮

衄或作衄

體或作體

膺或作膺

聘或作聘

聽或作聽

職或作職

聆俗作聆

臆或作臆

郤或作膝

聖作躬

腆作腆 (東魏武定二年造像頌)

躬作躬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髓作髓 (唐平西郡王李晟碑)

聃作聃 (唐李文憲誌)

臉作臉 (五代傳室鏡銘)

哮作哮 (本草綱目草部)

哲或作哲

哲作哲 (曾伯簋)

喧作喧 (漢平輿令薛君碑)

哲作哲 (漢衡方碑)

態或作態

愔古文愔

媿或作媿

咳古文孩

儻或作儻

擢作擢 (楊君郭寬二碑)

掾作掾 (建平縣縣碑)

倦作倦 (唐道振禪師塔銘)

怡作頤 (唐道法法師碑)

跟或作跟

踵作踵 (漢張表碑)

1. 龍龕手鑑髻俗作髻與此性質相近。

距作距(石經論語)

歷俗作躡(龍龕手鑑)

漫作溲(漢孔彪碑)

蔓作導(堯廟碑)

奪作奪(景君銘)

變籀文字

叔或作村

羞作𦍋(齊侯壺)

叔作村(漢華山亭碑)

曼作曼(孔彪碑)

拒作距(石門頌)

跋作拔(耿勳碑)

獠或作齧

上列例字意符有：^a·人—女—士—臣—頁—身—尸—男之交換；^b·頁—首—鼻—耳—骨—足—肉—口—髟—血—心—身之交換；^c·口—心之交換；^d·心—人—女—子—口—手之交換；^e·又—寸之交換；^f·足—止之交換；^g·手—足之交換；^h·牙與齒之交換。凡此數組，本多互通之字，難為嚴格之劃分。茲以次數之多少，畧為界限。a組之中，人與女互換較常見，男與女之交換最特異。b組之中，頁與首之交換最常見，頁與鼻之交換惟見頤或作𦍋，今頤行而𦍋廢。首與髟之交換亦僅有髮或作𦍋，今髮行而𦍋廢。至於身與耳之交換，不見說文，而用諸碑碣則甚多，殆因形體近似耳。

龜或作蛛

龍或作蟹

龍或作虫

龍或作猛

蟬或作鱗

雌籀文鳥

雌籀文鵬

籀文 鷓

籀文 鷓

籀文 鳩

籀文 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籀文 駮

牝 契文作𠩺(从馬), 𠩺(从牛), 𠩺

(从羊), 𠩺(从犬), 𠩺(从豕)

牡 契文作𠩺(从牛), 𠩺(从羊), 𠩺

(从豕), 𠩺(从鹿)

狸 契文作𠩺(从牛), 𠩺(从犬)

牢 契文作𠩺(从羊), 𠩺(从牛)

牧 契文作𠩺(从羊), 𠩺(从牛)

逐 契文作𠩺(从豕), 𠩺(从犬), 𠩺

(从兔)

類 作類 (漢高彪碑)

麟 作駿 (漢景北海碑陰)

麟 作麟 (後魏造太上老

君名像記)

鷓作鷓 (歸父盤)

雁作鴈 (建昭雁足鐙)

上列例字, 意符有鬲—虫—鼠—豸—魚之交換, 隹—鳥之交換, 及豸—犬—馬—牛—鹿—羊—豕之交換。其中隹之與鳥最為經見。而牛羊犬馬之更易, 多見於甲骨文字中, 其殆游牧生活之自然表現來。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或作鷓

鷓作鷓 (蘇公敦)

鷓作鷓 (陳公子甌)

鷓作鷓 (婁壽碑)

鷓作鷓 (桐柏廟魯峻二

碑)

鷓作鷓 (漢衡方碑史記

漢書亦作鷓)

稂作粮 (三公山碑)

稟作稟 (淳化帖司馬攸書)

麩作糲 (字彙補)

蔦作楊 (漢費鳳別碑)

荻作核 (北海相景君銘)

筆作樺 (武祠象字)

叢作叢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

范作范 (范氏洗)

竿作竿 (西狹頌)

節作薄 (武榮碑張納韓勅)

二碑陰)

筍作苔 (漢武梁祠畫象)

筵作筵 (漢孔宙碑)

筵作筵 (漢費鳳別碑)

簿作簿 (西狹頌)

管作管 (漢北海相景君銘)

簡作簡 (漢孔宙碑)

符作符 (北海相景君銘)

篋作篋 (漢祝睦碑)

範作範 (漢張平子碑)

算作英 (漢張遷碑)

篤作篤 (漢孔宙碑)

篳作篳 (漢郭禧斷碑)

篳作篳 (漢造橋碑)

策作策 (漢張遷碑)

芋作芋 (漢曰有意竟)

箐作箐 (漢張遷碑)

節作節 (張遷碑)

籩作籩 (禮器碑)

筵作筵 (石經儀禮殘碑)

篇作篇 (孔褒碑)

箐作箐 (張遷碑)

笙作笙 (史晨後碑)

籍作籍 (孔褒碑魏受禪表)

答作答 (石經儀禮殘碑)

箸作箸 (魏中尚方著爪鑊)

筵作筵 (魏受禪表北魏刁遵

墓誌)

箕作箕 (北魏孝文帝比干墓文)

簫作簫 (北魏孝文帝比干墓文)

簣作簣 (北齊馮翊王平等寺碑)

簣作簣 (北齊劉碑造像銘)

篋作篋 (隋龍藏寺碑)

筵作筵 (隋龍藏寺碑)

歲作歲 (唐蘭陵公主碑)

禦作禦 (唐干祿字書)

第作第 (唐張府君墓誌銘)

藝作藝 (漢張表碑)

花作華 (北齊天統三年造像

記)

藍作籃 (隋龍藏寺碑)

蕭作簫 (唐張安生墓誌)

薦作薦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藉作籍 (唐漢陽吳府君墓誌銘)

蔣作籛 (南宋本業寺記)

粒或作糈

饅或作糈

餳作醞 (祝睦後碑)

飢作汎 (袁氏鏡銘)

脯作酉脯 (唐石經儀禮)

叔俗作致

1. 列例字，意符有艸—木—禾—麻—米—麥—

黍—竹—艸之交換，赤—豆之交換；他若米—

食—酉—肉—水之交換性質雖稍異，但為字不

多，亦附於此。其中艸與竹之交換最多，艸與麻之

交換惟見葩或作靡，華與艸之交換，僅見嵩山少室

石闕銘之叢作蕞為字甚少，後者更屬特異。

宅故玩，虎

寫或作厲

窳或作窳

宕作宕 (名伯虎啟)

窳作窳 (毛公鼎)

窳作窳 (漢周勃功勳銘)

窳作窳 (漢李翺夫人碑)

宇作宇 (漢孔耽神祠碑)

窳作窳 (漢堯廟碑)

定作定 (漢張遷碑)

室作室 (漢韓勅修孔廟後碑)

窳作窳 (漢韓仁銘)

窳作窳 (石門頌)

窳作窳 (樊安碑)

窳作窳 (尹宙碑)

窳作窳 (樊敏碑)

窳作窳 (劉寬碑)

窳作窳 (衡方碑)

窳作窳 (漢堯廟碑)

窳作窳 (晉孫夫人碑)

1. 北齊通畧等造像記夢作夢按說文夢从首，非从艸，而此處一並作竹，殆草與竹混用之極度表現。

究作究(後魏武定六年邑主造石像碑)

寫作寫(東魏中岳嵩陽寺記)

寂作窳(隋龍藏寺碑)

寢作寢(唐茹守福碑)

竄作竄(唐干祿字書)

窺作窺(唐岳府君碑)

宕作宕(龍龕手鑑)

宏作宏(龍龕手鑑)

膠作窳(周憬銘)

厲作厲(元賓武榮二碑)

嘉作坊(校官碑)

字作字(北魏安定王造像記)

宅作庀(唐碧落碑)

廡作闕(唐大德寺造像碑)

上列例字。意符為宀一冫一广一宀一山一門一厂一尸之交換。其中宀與冫之互用最為普通，餘不經見。

垣籀文 𡩂

城籀文 𡩂

堵籀文 𡩂

壘或作 𡩂 古文 壘

堍或作 隄

墉或作 墉

障籀文 𡩂

址或作 址

墮古文 墮

岫籀文 宀

崩古文 崩

阱或作 阱

邨或作 岐

堵作 𡩂 (鄒鐘)

城作 𡩂 (微壘) 𡩂 (城隍遺碑)

坏作 𡩂 (競貞)

隄作 谷 (綸伯貞)

峻作 隄 (漢周憬功勳銘)

峭作 隄 (漢周憬功勳銘)

崎作 隄 (漢周憬功勳銘)

峴作 隄 (漢周憬功勳銘)

隅作 岨 (漢李翺碑)

峭作 峭 (任伯嗣碑)

隄作 峴 (淮源廟碑)

隄作 隄 (魏大嚮記殘碑，雍勸闕碑)

險作 嶮 (東魏中岳嵩陽寺碑)

隄作堤(漢孫叔敖碑)

陵作竣(西狹頌)

阮作阮(晉太公呂望表)

域作陔(漢孫叔敖碑)

巖作巖(唐碧落碑)

峻作竣(漢陳球碑)

崖作埕(漢西狹頌)

崖作埕(潘相曲阜縣志)(見

字彙補)

壇作壇(漢從事武梁碑)

壇作壇(武梁碑)

确作确(孫叔敖碑)

谿作溪(東魏太公呂望表)

谿作溪(唐景雲二年岱岳題名)

填作濡(漢史晨饗孔廟後碑)

陵作凌(唐孟法師碑)

隱作隱(魯峻碑陰)

澳作澳(唐鄭恒墓誌銘)

激作激(樊安碑)

泮作畔(史晨後碑)

瀑作曝(唐石門山瀑布詩)

郊作岐(華山廟碑)

上列例字，意符為土—阜—阜—谷—穴—邑—山—水—日之交換。土，阜，山之互用較普遍，阜多見於籀文金文；水與日互用較奇詭，惟見諸石門山瀑布詩，疑是音假。

期故日

期作晷(沈氏鐘)

曠作曠(秦公敦)

曠作曠(漢武班碑)

上列例字，意符為日—月—夕—土之交換。曠之作曠蓋一以時間言一以空間言耳。

灼作灼(漢魯峻碑)

煥作煥(漢魯峻碑)

耀作耀(漢孔彪碑)

燿作燿(唐李承嗣造彌陀像記)

耀作耀(唐楚金禪師碑)

燿作燿(字典，燿字注集韻本作燿)

燿作燿(字典，燿字注集韻本作燿)

上列例字意符為火—日—光之交換。

盞或作盞

甌籀文甌

盃作鍾(伯公盃)

鬻作鬻(婁壽碑)

盞作盞(仲臣父鼎)

缶作瓦(吳仲山碑)

甌作甌(陳獻翁)

甌作甌(占鏡甌)

上列例字意符為四—瓦—甌—鼎—缶之交換。

劍指其劍

戲作戲(魏受禪表)

殺作殺(曹全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刃—刀—戈—戍—戍之交換。皆兵

器也。惟刃係指鋒利之部分而已。

幘或作幘

裳作裳(武梁祠畫像題字)

帙或作裳

帙作袋(唐乾符年王夫人墓誌)

常或作裳

銘

帙或作裳

帙作裳(唐道因法師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巾與衣之交換

緡或作緡

緡或作緡

鞞或作鞞

鞞作鞞(劉熊碑)

鞞或作鞞

上列例字為意符糸—麻—韋—革—素之交換。

樽或作鐻

簠或作角

枱或作銘

饋或作饋

槃或作鑿

管或作管

鐸或作槩

鞠或作鞠

鈕古文玦

茵馬相如說革因

鑣或作鑣

鑣作鑣(尚浴府行燭鑣)

玩或作玩

垣作垣(東魏僧惠造像記)

璽籀文璽

埴作埴(隋啟法寺碑)

橋作礮(隋石裡村造礮碑)

壁作璧(五代後周周敬墓誌)

錫作賜(唐石經春秋左傳)

碑作琿(粵東筆記)

上列例字為意符木一金一玉一角一目一土一竹一角
一革一艸一石之交換。因物說質故更換極其自由。

氛或作霽
雩或作翳

搖作颺(北魏孝文帝比干墓文)

上列例字為意符气一雨一羽一風一手之交換。

朽或作朽

殳作沒(魏封孔墓碑)

朽作朽(孔宙碑)

終作殳(唐尹府君朱夫人墓誌銘)

上列例字為意符殳一木一水一糸之交換。

扉俗作開(龍龕手鑑)

為戶與門之交換。

三、形式上甲意符與乙意符各成單位，意義上多相異，在合體字中表現之作用，或言其體或言其用，例如：

邊籀文 匚

栝籀文 匚

柅籀文 匚

柅或作 罍 或作 罍

槃或作 盤

籩古文 匚

觥或作 觥

輶或作 轍

輶或作 輶

輶俗作 輶

鬲或作 釜

鼗或作 鞀

鞀或作 鞀

鞀古文 鞀

鬲作 釜 (晉右尚方壺)

盤作 槃 (唐寂照禪師碑)

扉俗作 扉 (龍龕手鑑)

鼗作 鞀 (漢堯廟碑)

盪作 柅 (漢韓勅碑)

閭作 柅 (漢柳敏碑)

闕作格(漢鄧君開石門刻字)

轄作鎡(漢祝睦後碑)

版作板(華山亭碑)

轄作鎡(漢祝睦後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行一匚一木一缶一皿一龠一車
一鼎一金一鬲一革一鼓一門一尸片之交換。十木金
革言其體，匚，缶，皿，龠，車，鼎，鬲，鼓，門，尸言其用。

冕或作纁

襜作縕(漢曹全碑)

綌或作綌

縕作縕(漢蔡湛頌，魏元石碑)

緦或作緦

縕作縕(魏受禪表)

袞作緦(漢衡方碑)

衲作納(唐玄奘塔銘)

上列例字為意符曰一糸一巾一衣之交換。糸言其體，
曰，巾，衣言其用。

軻作軻

冑司馬法作冑

鞞作鞞

上列例字為市一韋一弓一冑一革之交換。韋，革言其
體，市，弓，冑言其用。

枹作枹(費鳳別碑)

軀作軀(北魏滎陽太守元寤造像記)

鐻作鐻(韓勅碑陰)

軀作軀(東魏路文助等造像記)

上列例字為意符木一耒一金一刀一身一土之交換。
木，金，土言其體，耒，刀，身言其用。

標或作標

裨作裨(史晨奏銘)

醮或作醮

裨作裨(魏受禪表)

崇作崇(華山廟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木一示一酉一火之交換。木，火，
酉言其體，示言其用。

四形式上甲意符與乙意符各成單位，意義上多相異，在合

動或作蔀

動作𠂔(伯勇父簋)

劫作劫(武祠像字)

勳作劇(景君銘)

劇作劇(漢唐扶頌)

上列例字為意符與戈、刀之交換

靈或作靈

填或作填

上列例字，巫與玉之交換為巫執玉以祀神，玉與耳交換為用玉以為耳飾。

(七) 謂詞與謂詞之交換

此類意符，形式上或各成單位，或彼此相生，意義上則多

近，在合體字中表現之作用亦相同。例如：

往或作往

趾或作趾

証或作証

飯春秋傳作飯

組或作組

起或作起

糗或作糗

舞作舞(余義鐘)

趨作趨(毛公鼎)

趨作趨(曾子簋)

趨作趨(師趨鼎)

趨作趨(叔父饗蓋文)

迓作迓(大保鼓)

迓作迓(呂鼎)

還作還(鄂侯鼎)

遣作遣(宀鼎)

遺作遺(尚鼎)

迨作迨(周公鼓)

遠作遠(番生鼓)

迨作迨(居簋)

邊作邊(孟鼎)

德作德(王孫鐘)

復作復(散盤)

遲作遲(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返作返(漢開母廟石闕銘)

退作退(漢梁休碑)

遲作遲(婁壽碑)

迨作迨(唐淨業法師塔銘)

道作道(北齊天保八年造像記)

趨作邁(費鳳別碑)

延作延(漢曹全碑)

衢作衢(隋石裡村造橋碑)

迂作迂(北魏刁遵墓誌)

述作術(樊敏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彳—彳—走—來—辵—及—行之交換。

歌或作訶

歌作訶(漢孔耽神祠碑)

虧或作虧

謳作歐(漢三公山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欠—言—亏—兮—之交換。

速或訖

迄作訖(韓仁銘)

訖或速

訖作迄(邨閣頌)

上列例字為彳—言之交換。

(丙) 名詞與謂詞之交換

在名詞與謂詞交換時，名詞所表現之作用，頗有差異，故此類又分為二：

一、名詞表現主詞作用者，與之交換之謂詞或說明其動作或表示其狀態。例如：

扶故扶

敘作叙(漢北海相景君銘)

揚故敬

啟作啓(周公禮殿記)

播故敬

救作掇(武祠象字)

動故連

激作激(漢邨閣頌)

啟作啓(師望鼎)

整作整(魏呂君碑)

敏作敏(師贊鼓)

敕作勅(漢史晨後碑)

啟作啟(番生鼓)

效作効(耿勳碑)

度作度(秦二十六年詔權)

動作邊(唐碧落碑)

上列例字為手，又力與攴，走之交換。

翼篆文

翼作翼(漢鳳皇翼鏡)

上列例字為羽與飛之交換。

近古文 𠂔

道古文 𠂔

迹或作蹟

躋作躋(齊侯壺)

远或作踔

蹤作蹤(揚著碑)

猥或作躡

趨作躡(漢費鳳別碑)

纒故 𠂔

迹作跡(北齊劉碑發像銘)

撫故 𠂔

上列例字為意符止，足，手，寸與走，彳，走之交換。

麟或作麟

竣作俟(禮器碑)

儻作覲(張遷碑)

述作俶(唐張銑夫人樊氏墓誌)

詭作詭(鄭固碑)

巡作車(宋鄭文寶重摹嶧山碑)

佇作佇(漢孫根碑)

端俗作端(龍龕手鑑)

上列例字為意符人，車與走，見，立，又之交換。

詠或作咏

歡或作嘽

諧或作谐

哲作智(番生鼓)

謨故 暮

詠作咏(李詠父鼓)

嘖或作讀

基作基(齊侯壺)

吟或作吟

詠作咏(漢韓勅碑)

訴或作愬

善作嗟(鄭固碑)

諄或作諄

謀作喋(張遷碑)

懲籀文 懲

謙作口(漢馮煥殘碑陰)

嘯籀文 嘯

謠作謠(東魏敬史君碑)

呦或作呦

歡作歡(漢西狹頌)

悅作說(漢華山廟碑)

訴作愬(漢桐柏廟碑)

愬作訴(唐石經公羊傳)

鳴作馵(漢北海相景君銘)

上列例字為意符口、心、與言、欠、之交換。

睹古文覩

上列例字為意符目與見之交換。

睛古文康

煩或作疒

眇古文疹

痺作瘳(漢費鳳別碑)

備或作痲

上列例字為肉、心、頁與疒之交換。

皃或作顛

上列例字為頁與白之交換。

皃作日皃(漢劉修碑)

皎作皎(唐褚書聖教序)

皃作皃(漢孔憲碑)

上列例字為日與白之交換。

二、名詞表現實詞作用者，與之交換之謂詞，或以此名詞為

工具而有所活動，或此名詞即活動所及之物。例如：

啟或劇

肇作𦉰(叔向鼓)

𦉰作𦉰(漢景君碑)

啟作𦉰(號叔鐘)

整作整(漢張綱叙)

啟作𦉰(漢帝堯碑)

𦉰作𦉰(漢石經書)

改作𦉰(漢北海相景君銘)

殺作𦉰(漢孫叔敖碑陰)

數作𦉰(漢西狹頌)

𦉰作𦉰(魏受禪表)

寇作𦉰(漢史晨後碑)

敵作𦉰(魏受禪表)

肇作肇(漢衡方碑)

啟作𦉰(北魏始平公造像記)

救作救(漢石經書)

散作𦉰(北魏馮元興墓誌銘)

鼓作鼓(唐寂照法師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支，與刀、戈、殳之交換。

壞籀文𣪠

馬區作𣪠(師案鼓)

馬區古文區

鼓作𣪠(韓勅碑)

上列例字為意符支與土、馬、皮之交換。

綜上例字，漢字意符之活動，以名詞自相交換者為最多，名詞與謂詞交換者次之，謂詞自相交換者最少。其交換之情況，驟視之似極龐雜，然以表情達意之心理推測之，繫聯之，亦皆不出常理之外也。

更綜言之，漢字意符之可任意變易，其範圍似廣無畔岸。就形聲字之構成言之，無論其主右文說或假借說，實均予意符活動以極大之自由。蓋右文之說，義取於聲，聲即是義，則意符不過用以明瞭其界限，其可任意配置固無疑矣。假借之說，以為制字之初，為字尚少，依聲託事，隨文活注，則意符者，更可因情而異。是以六書之中，形聲之法，最為寬易，而孳乳亦最多也。夫意符之更易，自殷商契文以訖後世俗字固均呈自由發展之形迹，然文字之有古今猶語言之有古今也，文字發展之紛歧，猶語言發展之紛歧也，而時移世易，有行有廢者，一則以示主觀之適應性，一則以示客觀之選擇性，故情況儘極交互錯綜，而其活動趨勢，亦自有灼然可見者。

甲意符形體之簡單化 表示類似意義而彼此交換之數意符，如形體有繁簡之別者，則多採用形簡之意符。例如从艸與从艸相通之字，則艸行而艸廢；从虫與从虫，蟲相通之字，則虫行而虫廢；从糸與从糸相通之字，則糸行而糸廢；从

日與从晶相通之字，則日行而晶廢，从又與从奴相通之字，則又行而奴廢；此皆廢疊文而用基形者也。又如从土與从阜相通之字，則土行而阜廢，从虫與从黽相通之字，則虫行而黽廢；此則意符雖非疊文，而仍採用形簡者也。他如从宀與从穴之字，雖有大量之交換，然而从宀之字今日究仍从宀，而不从穴，从艸與从竹之字，亦有大量之交換，然而在漢隸中，即已表示竹變作艸之強烈傾向，艸變作竹者，究極少數，今日从竹之字，吾人每可簡寫从艸，而以艸之字，未有繁寫从竹者，是漢字意符形體簡化之又一類也。

乙、意符意義之廣泛化 表示類似意義而彼此交換之數意符，如所含意義界限有廣狹之別者，則多採用義廣之意符。例如从頁與从首相通之字，則頁行而首廢，蓋頁乃像人之全身，首則只象頭部，从土與从阜相通之字，則土行而阜廢，以阜即古城郭字，而土之含義特廣，此一類也。如槃字說文或从皿或从金，軀字南北朝有作鉅或軀者，而今日惟从皿之槃與从身之軀通行，蓋金、木、土乃分別言其所从之質，而皿也身也則為在任何品質下所共具之義，此一類也。又如專義之柴可以煙代之，專義之煙可以柴代之，然廣泛之柴與煙，却未見以柴與煙代之者，此又一類也。

至於藝之作籜（漢劉熊碑），搖之作颺（北魏孝文帝此干墓文），域之作馘（唐碧落碑），怡之作頤（唐道法法師碑），哮之作驍（本草綱目草部）諸字，雖意符形體有一度複襍化，意符意義有一度專門化之傾向，然終不為後世所採用，惟叢之作叢（漢嵩山少室石闕銘），固合乎意符變化之趨勢，而後世仍用叢者，當別有理由以解說之。按說文“叢麻蒸也，从艸取

聲一曰葦也，自有本義。羅振玉讀碑小篆亦謂“叢从艸从取，茲媯艸為北，又譌艸為北，於是遂與訓麻蒸之叢不別，其實非一字也。”故後世之取舍，實有其選擇作用，不容任意含混。今之俗字燈可作灯，而證不作訂者，亦以訂本有其字也。是以更易部分，雖有音符意符之差異，而其或行或廢之理由，則如出一轍。此外如說文味鳥口也，从口朱聲，誅討也，从言朱聲，喝漱也，从口曷聲，謁白也，从言曷聲，拓捨也，从手石聲，跣足下，从足石聲諸字，音符全同，意符相通，而含義迥異之現象，似亦可以此理說明之。何則彼字義相同意符有異之諸字，或時代有先後，地理有南北，但不期而有同一之意象，故吾人得視為一字之或體，而無所軒輊，惟因時代及事實之淘汰，自然或存或廢耳。此結構近似含義迥異之諸字，制作之初，固亦有空間之阻隔，而時間之限制，恐尤重要，如先已有鳥口之味，則討也之誅，決不可仍从口，而誅亦決不可與味相通，其不出諸同一意象，顯然可見。故雖音符全同，意符相通，亦不彼此併混也。是以漢字因意義相通而意符有簡單化廣泛化之趨向，因意義各別，亦有不容彼此侵併者。此固可以表示文字之作，非一時，非一地，非一人，而尤可以說明漢字究為重意之文字也。

丙意符之重複即意符之音化”形聲字中有音符原即

(1) 凡音符先具而兼含義之形聲字均屬此類，拙作“說文形聲字之分析”一文，重在小篆前之情形，本文重在小篆後之情形。

又近閱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黃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組織及其與中國六書之比較一文，論埃及象形文於多音字之旁，添入符號（即音符），以示區別，於同音字之旁，附加表意字（即意符），以補表

本字或為獨體之象形，或為合體之會意與形聲，而乃更加意符以爲形聲者。若改其原形聲，皆具表意之作用，是意符之重複也。若自增益意符者觀之，必原有之字，已不足表示意義，僅具音讀而已，故別加意符以明之，是原有意符之音化也。此類情況，可於下列例字中證明之：

勿或作勹

亢或作頑

淵或作淵

雲或作雲

乙或作亂

臣或作頤

又或作刈

或或作域

圭或作圭

睪或作睪

鏗或作鏗

矛古文茅

休或作麻

樞古文互

棟或作木

糠或作康

保故示

丘故丘

音文之不足，埃及人之用義符，有時不厭其詳，而至再至三；義符可由複襍之圖畫變而為簡單化，一字可有幾個不同之義符，任便應用，及義符用途之普遍化諸點，與漢字發展之情形，頗多吻合。而未謂：

“中國文字之最高原則為形聲，以義符配音綴合之而成一字，此為最簡單而又最便利之方法，既無重重疊疊之音符與義符，又無音外加音形外加形之現象”

竊有疑焉。漢字音符之重疊固極少見，然如漢田君碑賦之作賦，固音符之重疊也，惟不多見而已。至於意符之重疊，則甚普遍，與埃及文之形外加形，實出一轍，何以謂漢字無此種現象乎？

居或作踞登籀文彝冊古文册鬲或作甌彗或作彗窆或作窆筮或作互H或作垆圭作珪(漢桐柏廟碑)哀作懷(漢柳敬碑)來作徠(漢唐公房碑)爭作諍(漢成陽令唐扶頌)登作躋(漢蔡湛頌)典作筮(漢祝睦碑)典作蕘(漢孔彪碑)叟作叟(漢無極山碑)吊作吊(漢夏湛碑)豆作豆(漢韓勅造禮器碑)卓作卓(漢韓勅造禮器碑)卒作卒(漢劉衡碑)凶作凶(樊敏碑)泉作泉(孫叔敖碑)茂作茂(白石神君碑)原作源(淮源碑)卑作卑(西狹頌)阜作阜(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容作容(北齊等慈寺殘造塔銘)區作區(北齊宋買造像碑)瓜作瓜(北齊治疾方)沓作踏(北齊南陽寺碑)果作菓(唐彌勒像碑)阜作阜(唐大德寺造像碑)帚作帚(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韭作韭(唐干祿字書)冊作籍(唐郭公廟碑銘)自俗作鮑(龍龕手鑑)重作團(張奎祥萬騎將軍傳)套作套(新增禱字)扇作扇(顏氏家訓)麻作麻(俗字)旋作旋(新增禱字)泉作泉倉作倉(方苞李伯子哀詞已)

用此俗字

以上原字尚非形聲者

閫或作閫防或作墜

粵或作惻

嵬作隗(漢鄴閣頌)

崔作確(漢西狹頌)

隗作隗(漢帝堯碑)

顛作顛(漢西狹頌)

沙作望(漢國三老袁良碑)

甞作攬(漢高彪碑)

廉作礪(漢修堯廟碑)

舞作儻(漢修華嶽碑)

野作野(漢孫叔敖碑)

痛作癢(漢武榮碑)

惻作惻(漢王純碑)

昏作昏(漢孫叔敖碑)

厓作崖(漢西狹頌)

涂作塗(漢史晨碑)

泥作塗(貴鳳別碑)

堊作堊(漢華嶽碑)

堊作堊(漢韓勅碑)

然作燃(武氏左石室画像題字)

恢作恢(石門頌)

殷作慇(漢禮器碑)

園作園(北魏比干碑陰)

頂作嶺(北魏鄭道狀基山詩刻)

忌作忌(北魏司馬景和妻墓誌銘)

慮作慮(北魏孝文帝比干墓文)

幹作幹(東魏李洪溪造像頌)

悟作悟(北齊道畧等造像記)

界作界(北齊張景暉造像記)

岸作岸(北齊劉碑造像銘)

忽作忽(安陽隋人殘經刻)

架作架(唐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頤作頤(唐東方朔画像贊)

憂作憂(唐石經毛詩)

飢俗作飢(龍龕手鑑)

頭俗作頭(龍龕手鑑)

輩俗作輩(龍龕手鑑)

閣作閣(新增禱字)

駕作駕(俗駕船字)

以上原字已是形聲者

總之形聲孳乳本極活潑其意符更易尤有極大之自由。但在一般應用上則意符形體之簡單化意義之廣泛化其傾向至為顯明近世譯西洋科學名詞如氣氣氣之類皆从气鉀鈉鐳之類皆从金結構鬆懈當亦此種傾向之影響也。

歌戈麻古音新考

張維思

(齊魯大學)

一 歌戈麻之舊說

廣韻下平聲卷第二有歌第七，戈第八，麻第九，上聲卷第三有舒第三十三，果第三十四，馬第三十五，去聲卷第四有箇第三十八，過第三十九，禡第四十，皆歌戈麻之類。有韻書以來，即有此韻部也。自宋人鄭庠至今七百餘年，言古音者，皆有此部。茲表列於次：

鄭庠六部	魚虞歌麻為三部
吳棫九部	歌(戈通麻轉通)居第二部
顧炎武十部	歌戈(十麻十支)居第六部
江永十三部	歌戈(十麻十支)居第七部
段玉裁十七部	歌戈麻居第十七部
戴震九類	歌戈麻為第一類
孔廣森十部	歌戈麻為陰聲第一部
姚文田十七部	歌麻居第十七部
王念孫二十部	歌居第十四部
江有誥二十二部	歌(麻平支三各一)居第六部
夏桐孫二十二部	歌居第六部
張惠言二十二部	歌居第十四部
劉逢祿二十二部	歌居第十三部
章炳麟二十三部	歌居第五部
葉德輿二十二部	居陰聲第一

高本漢二四部 歌戈麻居第七部

凡十人分部不同，而皆有歌戈麻部或歌部。蓋於上古音系中之有歌麻或歌部，未有致疑者。

民國十三年（公曆一九二四）四月，汪榮寶著歌戈魚虞模古韻考（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一文，引起當時之論辨。汪氏定唐宋以上歌戈韻之字皆讀 α 音，不讀 \circ 音。魏晉以上凡魚虞模之字皆讀 α 音，不讀 ι 或 η 音。易言之，周秦時有 α （麻韻音，無 ι （虞模韻）或 η （魚韻音也）。汪氏立論，所據1中外譯語，2各民族語史通例，3復參以自然現象，4轉語，5附近我國諸民族之語音，立論固當確實。錢玄同林語堂唐弼等和之。至今二十年無復辯難之者（當時章太炎雖曾駁議而無效），已成定論矣。然由今考之，周易詩經楚辭老子荀子漢賦作者以周秦西漢為上古期，皆用韻之文，古籍異字，及訓詁，假借，諧聲，重文各方面，甚疑汪氏之所考論，不足以定周秦西漢之音。蓋彼時不惟無麻部，即歌戈音亦無之。疑所謂各民族語史通例，非周秦西漢之音。各民族語史中有有 α 音，中國語音，代有變遷，曆代國語（即雅言），皆以京師為準，詳拙著語音歷史觀解載齊大季刊新二期。周秦以鎬京語音為雅音，是原為方音起而為國音者也。且此方音通無 α 音，並不足奇。中國幅員廣大，方言之種類亦多。章太炎分為二十種，胡以魯分十種，黎錦熙分十二系。各種方言亦各有特異之點。彼時之雅音，通無歌戈麻，又何足異。中國民族，歷史悠久，周秦以前雖無信史可徵，語音歷史，實甚遼遠。鎬京語音中無原始民族之 α 音，本不足異。且汪氏所據之譯音，皆東漢魏晉之音，原不足以斷定西漢之音，更無論周秦之音。試一讀下文所舉例證，可

以知其究竟矣。

二詩經中之歌戈麻古音

凡廣韻麻部當歸無虞模者，悉從舊說，但考音家讀歌戈韻者，以詩經為主。

(一)『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在蛇。』名南羔羊一章，音家以皮純蛇三字為歌韻。考皮聲也，披字，春秋寺人名，披又曰物鞮，疾呼曰披，徐呼曰勃鞮，猶乘之，又名壽蓐，以鞮從是聲，知披非歌韻。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編辜祭四方百物，注引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知披罷並與編音近，皮聲不為歌韻，又可知。』

『純』蛇並從它聲，而委蛇或作禕禕，漢衡方碑云：『禕禕在公，』即持之委蛇，又選西征賦：『登峭坂之威夷，亦同語也。又費鳳別碑：『若有連也之節，』董子逢夷碑：『當逐過也，』大雅四牡：『周道倭夷，』釋文云：『連韓詩作夷。』凡此類雙聲疊韻之語詞，義託於音，字形往往不同，而音則不異。以夷連二字推求之，委蛇之音可知，純之音亦可知也。楚辭東君以蛇雷協。『遠逝以蛇』虬歌：『夷飛徊。』上林賦：『始終灑灑，出入涇渭。』鄧錫：『潦漓，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高西北，馳驚往來。』蛇與渭內態來韻。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有專為。』蛇又與訾化為韻。由此而論，不惟皮純蛇三字非歌韻，即披罷委禕地過化九字亦非歌韻。

又漢書楊雄傳上：『配藜回施，』注引張晏曰：『配藜，被離也。』披與配離並音近而為支韻，非歌韻也。音家不能強使鞮、編、威、夷、連、雷、飛、徊、涇、渭、內、態、

來、楚、配、蕪入歌部，獨使與其疊韻之字皮、鏡、蛇、故、龍、精、地、地、委、遠、為、化、離入歌部，何其疏也。

(二)『以有沈，史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有凡三章。)舊以沈過歌三字為歌韻。考『過』字，見于成相篇『論臣過，反其施，專王安國為賢義，拒諫飾非，惡而上同國必禍。』過施義禍韻。又『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用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禍去秋施韻。禍過同聲，士徙施(說見下)為支韻，過亦為支韻。羽韻賦『壁壁天旋，神扶電擊，邊之則碎，過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括野掃地。』西漢之末，仍以過協擊破地。路史禪通紀以女希為女媧，必有所本，希媧音近。論語『季隨季駟』，隨駟協韻，或士之名皆兩兩協韻。更由上稽字言，駟媧禍過必非歌部。且廣韻平聲十三柱中，尚收媧，媧、媧、駟等字，亦足明過之原非歌部，此廣韻存留之上古音也。

『歌』字，楚辭天問『攸林實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也。』歌地韻(地非歌韻，說見下)又司命歌韻池阿來(池阿說見下)。遠遊以歌協妃夷飛徊，已見上。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歌韻離嗟(離嗟並非歌韻，說詳下，離已見上文)。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歌韻罷(考三節兩引成相篇以填修云『歌字時有方音讀如基。』不知彼時之雅音正讀如基，讀韻為後世之方音起而為雅音者也)。上林賦『巴渝宋蔡，

淮南子通，文成韻歌，族居遠秦，全武起，徑斷輜，動心駭耳。歌起耳韻。讀如基。況字從它聲，說見上，不復論。

音家不能強次士、徒、擊、希、夷、起、耳為歌韻，而猶揚、過、沔、施、義、破、地、隨、駟、媽、罷等字為歌或麻韻，亦未見其當也。

(三)『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坤風新基三章。)舊以離施為歌韻，說不入韻。段氏以設入十五部，歌為十七部，故不知設當入韻。考『離』字，一節中引漢書注，二節引易已明其與黎音近。又老子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修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夫門闔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離兒疵知離為六字韻。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離唯穀光韻。』莊子山木篇『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卑則毀，性(度從坐得聲)集韻祖對切音時義同，必有所本。』議韻。史記秦本紀溫醜，文選作織離，明離音近。故說姬，竹書作維姬。上林賦『荅還離支，晉灼曰『大如雞子，皮麗，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火。』是離支即荔(霽韻)枝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流離之子，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其字或作鷓鴣(入聲質韻)支部。吳都賦『羣歷江海之流，』劉淵林注『第離分覆被也。』是以爾雅之第離釋羣歷，音訓也。明第與羣，離與歷並音近。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離糝兮，惟昭質其未虧。離虧糝。
 少司命離又韻辭旗知。

「施」字，說文引此詩作「得此醜麗」，古本詩當有如此作者。字從爾聲，與施之從也聲音近。段氏注但言「麗麗猶施施也」，不言其音近，是其粗疏處。其言「古音在十六部十七部之間」，尤為草率。上引成相篇，已明其非歌部。成相篇又云「何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此鏡，忠臣蔽塞主勢移。」施韻罷（見引周官）私移。又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施罷戲為韻。由其字與私協韻，又知施與私當讀支脂之類。上林賦以施韻起地離追；甘泉賦又韻壺旗沙陴，段氏不知離施為十五部十六部之音，不以設入韻，真不得古之本音，漫言爾聲在十六部十七部之間，自掩其失耳。

又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施兮」，文選作斜。日施字與莊子天下篇「日方中方暎」之暎音義並近。作斜，後人妄改也。越絕書「日昭昭兮侵以施」，亦正字。說文言部「設施陳也」，設施疊韻為訓。段氏但以爲雙聲，亦疏。段又引於部云「施旗倚施也」云「有布列之義」。設施固有布列之義，顧此處許君取其聲音，非施之本義。說文又云「倚、旗、倚施也」。倚施即倚施，亦即倚狝，倚灘，阿那、倚移、皆支韻齊韻之類。段氏以也聲奇聲並爲歌部，因謂「施改爲施，殊失音理」，不知其自失音理也。（參下九節攤字說）王念孫讀書雜誌餘上一條，說施讀作也。也區施並從也聲

讀支韻。

音家既不能讀慕、兒、疵、知、雌、黠、驪、蕩、栗、歷、爾、私、起、迨、壹、旗、晚、解、尼為歌韻音，何得讀離、為、毀、撰、議、菱、虧、施、罷、移、地、沙、厓、倚、阿、離、那、倚為歌韻音乎？

(四)『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為我儀，之死矢靡他。』(邶風柏舟一章)舊以河儀他為歌部。考『河』字，周易泰九二『用偏河，不遐遺』河遺韻。上林賦『其北則威夏合凍裂地，涉水揭河。』河韻地(地音見上二三節)淮南子說山訓『決鼻而羈，生子而儀，尸祝齊戒，以投諸河。』河韻羈儀。三節已明阿為齊韻，更詳見下五節。

『儀』字，從義聲，二節已證其本為支韻。老子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義協偽慈。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義協智悟慈有。高唐賦『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丘山赫其無疇兮，道五折而曾累。』儀累韻。上三節引山木篇，明儀亦非歌部音。又古書以誼為義，宜字從多聲，詳下五節。

『他』字，從也聲，與地、施、地、迪、音近，不復考論。然則此詩為支類之韻無疑也。

(五)『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君子偕老一章)舊以珈佗河宜何為歌部。考『珈』字，從加聲，天問加與虧協，子虛賦與隄儀施薦協。隄儀施為支部，則加驚亦必為支部

。長揚賦又以加協夾馳，夾指韻，馳支韻，則加聲亦不同部。

『佗』字，從它聲，說詳上文一節，讀與絕規同。且『委委佗佗』即『委蛇委蛇』也義。以與四柱之『周道倭倭』同，亦即玉築登樓賦『路倭迤而脩回兮』也義。

『何』字，已詳上四節。又字從可聲，老子二十章『絕學無憂，惟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以阿何何協畏，知可聲非歌部。上林賦『魚鼈雜糅，滿物眾夥，明月珠子，白珠交輝，蜀石黃璣，水玉磊砢。珂協影靡。又『攢立叢倚，連卷攏倪，隹錯參亂，九健開何，垂條扶疎，落英踳纒。珂協倚倪。』樂韻以為似木字。』凱纒。『珂』聲亦可知，鼎象傳所以協氣，九歌大司命所以協離為也。

『宜』字，亦作『移』，從多聲，與上移字（三節引成相篇）從多聲同。並見下七節引莊子。又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深，離之者辱，執他師。移協儀為師。』楚辭又『聖人不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流而揚波，眾人皆醉何不餓而飲其醪，何故佩高舉而自今效為。』移協波為。移歸為俱諸字收廣韻支部，波從皮聲，亦當入支部（另去一節），說詳下二十節。不說移。『路不周以左，轉以右，指黃海以為期，屯倉車其千乘兮，齊王款而運馳，為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移協待期馳。且此委移即委子之委蛇，亦即說文之旖旎。天問『簡狄不壹，何其

玄鳥致胎女何喜。宜喜協。子虛賦『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移協池。論語『啟予足，』說文言部引啟作諺，是啟諺音近之證。論語正義云『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疎也。」服虔本作「祇見疎，」解云「祇，適也。」晉本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炎炮鼓（從校刊記）清融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也。』按此明論語左傳並讀多為祇為適（摘音），不讀歌韻。邢昺所引西京賦四句，其下接云『徒御悅，士忘疲，中車命駕，迴旆右移，懷佻乎五柞之館，旋憇乎昆明之池，』三韻，亦皆支部。張平子東漢人，時為歌麻韻萌芽時期（說見四章），仍不以多字入歌韻，更無論施疲移池矣。

音家不能改限，夷、迓、叟、佻、軌、纜、師、待、期、啟、祇、適、鼓諸字為歌韻，雖改玃、河、宜、何、虧、驥、施、驚、加、迤、阿、夥、靡、砢、倚、儀、為諺、移、波、醜、馳、池、疲、義、離諸字為歌韻亦不可從。

(六)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皮一章）舊讀皮儀為歌韻。皮字說已屢見各節。又南都賦『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滄滄，互望無涯。』古讀皮涯並為支韻。百里奚妻歌『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麩彛，今日富貴，忘我為。』風俗通（逸文）皮不入歌部，多聲亦讀支韻。

『儀』字，亦屢見上文。又淮南子說山訓『遺人馬而解